

壹、前言

「太魯閣國家公園合歡古道西段調查與步道規劃」研究計劃，是承續筆者於民國 75 年 7 月完成之合歡越嶺古道「錐麓斷崖段」與「立霧溪掘鑿曲流段」之後，再深入往立霧溪上游所做的調查研究。

原本立霧溪流域，聚居了 97 個泰雅族部落，自有他們的部落間交通步道以及獵徑系統。日據時代大正 3 年（西元 1914 年），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發動「太魯閣蕃討伐戰」，意欲以強勢軍警力量，一舉殲服立霧溪沿岸的「內、外太魯閣蕃」，大正 3 年 4 月起，南投廳長石橋亨，親自率領「南投廳道路開鑿隊」，自埔里出發，經眉溪、霧社、三角峯、合歡山、關原（位石門山東稜下，塔次基里溪畔，非目前中橫公路上之關原）、塔次基里溪、無名溪、魯比社、魯比合流點、卡拉寶社……，於同年 7 月 17 日開路抵達天祥（當時稱為三角錐山西麓倉庫地）。

此道路開鑿隊總共動用 300 名漢人苦力，60 名日警，利用原有蕃路之路徑，配合炸藥使用，故效率很高，平均每日開路 1.9 公里。

太魯閣蕃討伐戰於當年 8 月 13 日結束，之後二年內，日警派遣「搜索隊」，繼續清理道路，自埔里至太魯閣峽口，此為合歡越嶺道最初的路徑。此路線沿用了十多年，皆做為警備之用，至昭和初年，立霧溪上游部落已被遷村至峽口，又因原有路線上下坡度較大，於是改線經北合歡埡口（大禹嶺）、關原（目前中橫公路之關原）、畢祿至卡拉寶。新路於昭和 10 年（西元 1935 年）完成，成為當時相當熱門的健行路線。舊路合歡山至卡拉寶段則日漸廢棄。

民國 45 年東西橫貫公路（今稱中橫）的開鑿，係沿用合歡越嶺道大禹嶺至畢祿段，因此前次調查計劃僅及卡拉寶以東路段。此次調查計劃則向上追溯至昭和 9 年之前，即大正 3 年所開的合歡越嶺道原始路線。

調查研究此段古道的目的，是希望此條沿著塔次基里溪（立霧溪上游）而鑿的步道，能接續自天祥至卡拉寶的步道，繼續向西抵達合歡山稜線，使得太魯閣國家公園內能有一條貫穿全區的步道。

由於此段古道，自昭和 10 年以來即因新步道的開通而廢棄，其路況與卡拉寶以東的古道現況不可同日而語。而文獻上，雖然有關太魯閣蕃討伐戰的記載很多，但均側重於戰況的報導，對於當時路況的描繪極其有限，僅能由當年軍報的字裏行間濾取所需資料，並從當年的照片背景中找尋道路的蛛絲馬跡。

此外，為取得口傳史，調查隊特地專訪目前居住於花蓮新城、秀林一帶原托博潤部落的老人，並到中央山脈西麓平靜、靜觀部落，訪問當年參與日軍討伐戰的泰雅族托洛克及塔烏查部族的後裔，更遠至清流部落以追查當年的戰況與路徑。

在實地勘查中，由於古道通過地形極險惡的屏風山北支稜，巖陡溪深，加上原有的棧道、吊橋悉數腐朽，調查隊備嘗艱辛，所幸在經過七次的大型踏查與無數次的試勘，總算能把這一段煙沒的古道接續起來。並因為調查的需要，也踏勘了本島最惡劣的地形——屏風山及奇萊北峯一帶、托博閣溪源頭斷崖、屏風山東

稜至杜銑山、托博闊社舊址等等地域，將這些地帶的地形地貌現況一一描繪出，希望有利於專家學者進入本區研究，並使巡山員之足跡到達以遏止盜伐及偷獵。

調查計劃的合歡古道西段主線，始於合歡山莊的東北側，經由石門山東稜下至立霧溪源流而達關原舊址，其間路迹明顯，並有鉅倒大樹及炸開岩壁之痕迹，而立霧溪源流溪澗幽美、關原舊址地勢平潤，皆是未來規劃景觀遊憩區的絕好區域。自關原至無名溪一帶，雖因立霧溪之切鑿，76年來已使路基崩毀無數，但在地質情況較佳處，仍可見鑿於崖壁上的路徑，斷續地顯示當年克服萬難築路的成果。而由無名溪經魯比上、下部落，以至塔次基里溪與托博闊溪交會的魯比合流點，沿途則可見清晰的上、下駁坎、警所舊址遺物，以及當年所建吊橋——敕使橋的橋桁。

綜觀合歡古道自合歡山東側至魯比合流點的路徑現況，雖然斷多續少，但沿線可飽覽立霧溪上游塔次基里溪的壯麗景觀，以及源自屏風山的大支流無名溪的深邃峽谷及清澈溪澗，更是珍木如紅豆杉、扁柏、野生動物如山羊、山羌、藍腹鵲的天然生聚之地。（調查隊在魯比一帶勘察時，即在二天之內，見一隻山羊、五隻山羌中陷阱而亡。另次勘察時，也在附近山麓親見大規模的紅豆杉盜伐行為。）倘使能藉由古道的再次開通，讓健行者往來於途，或可因公衆的監督而遏止殘害野生動植物的行徑。

至於魯比合流點，地當塔次基里、托博闊兩溪會流，本身為一平潤的河階，其景觀與腹地亦合於建遊憩點以供徒步者利用。可以想見一旦太魯閣國家公園完成關原、魯比以及立霧溪中游的古白楊遊憩點及其間之合歡古道重建工作後，健行者將可在四天之內，由合歡山順立霧溪直下天祥，加上現已進行整修中的錐麓段步道，則合歡古道將成為世界頂尖的景觀步道！

筆者有幸能繼錐麓段及立霧溪中游掘鑿曲流斷的調查後，再度有機會完成合歡古道立霧溪上游路段的調查，雖然備嚐艱辛，但在高雄市登山會及台大登山社同學的協助之下，及泰雅族石恒柱、江清春、賴春光三位好友熱心負責地幫忙尋路之後，總算能在地圖上把整條古道點點描繪出來，希望這一條早已被世人遺忘的古道，能在幾年之後重新恢復原貌，讓充滿活力的健行隊伍，把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山水之戀寄託於此。

* * *

在撰述本報告時，為顧及文獻的引用與行文方便，對台灣原住民的稱呼，有時候沿用日據時代早期的「番族」、晚期的「○○蕃」或「高砂族」，也襲用「理蕃」、「蕃地」、「蕃社」、「蕃路」等舊稱，並非對原住民的歧視，請讀者鑒察。

日據時期，原住民反過來稱台灣的漢人為「土人」，見於理蕃文獻，如明治30年（日人據台第三年）大科坎部族總頭目「泰模、蜜切」的對外談話。日人則稱漢人為「本島人」，台灣光復後改稱「漢族系住民」。

許多地名，因日據時代音譯原住民的原稱，光復後再轉化為中文名稱，而出現同地異名的現象，實際上以日語發音皆相同。如「立霧溪」的日語發音即為「塔次基里溪」，「杜銑山」即「托博闊山」，「空尾巴」即「卡拉寶」，「世良岡橋」即

「西拉歐卡橋」等等，為配合現有地圖的標識，仍照用不同的稱呼。

另外，在實地勘查古道的記錄中，所列各勘查點的海拔高度，均係使用高度計測出，僅能作為參考。因氣壓變化，導致同一地點的測出高度有所出入。由不同地點的高度差，可以看出古道與其他路徑的上下起伏度，參考價值較高，請讀者留意。

貳、調查範圍與方式

本調查計劃的研究範圍，包括中央山脈主脊合歡山東峯以東，立霧溪上游兩大源流：塔次基里溪與托博濶流域內的合歡越嶺古道的路段，調查其道路的路線、現況，旁及地形地貌的描述，以及區內景觀區、動植物資源的初探。

研究過程採取文獻與實地踏查並重的方式，蒐集日據時代台灣總督府的藏書資料、近代新出版的日文資料，以及當年地圖與照片集，做為重要佐證。口傳史方面已訪問現居於新城、秀林、霧社、平靜、靜觀、清流等地的耆老，與文獻對照查證，剔除其矛盾部分。

實地勘查工作則記錄其路線，高度、路寬、崩坍…等現況，並與文獻資料相互參照。

最後統合了所有資料，提供步道的規劃構想，希望自合歡山至布洛灣，能完成一條貫穿太魯閣國家公園全區的史蹟、景觀步道。

（一）有關合歡古道文獻資料之評述

台灣東部立霧溪流域與南投濁水溪上游的道路訊息，並沒有出現於前清的文獻。清末為了開拓台灣西部的疆域，隘勇線（註）業已向中部山地推進，但是漢族移民與原住民族間的交涉、紛爭僅在南投埔里以下的平地，即所謂「水沙連六社」，埔里以上的山地根本就沒有「漢、蕃」的接觸。在東部方面，因為後山的開發較晚，漢族與平埔族勢力入侵山地，也不過到立霧溪口新城一帶，移民的文化接觸並沒有擴大到立霧溪沿岸的部落，因此外人對這一大片山區全然不知。

註：隘勇線就是清末以及日據初期，鋪設有鐵刺網的山地警備線，沿着山稜向蕃地延伸，目的是封鎖界外原住民的出入，路寬 6 台尺，清理草木的範圍約 100 公尺，使視野開闊，沿線設有監督所、分遣所、隘寮。每座隘寮派隘勇 2 人至 4 人駐守。隘勇是民兵，雇用漢人或熟蕃充任。隘寮周圍設有木柵、通電的鐵刺網，以及地雷，而在掩堡上有槍眼，並設置野砲、山砲、臼砲，以防止蕃人越界入侵平地。隘勇線每隔 2 日里設有一個監督所，每隔 1 日里設有 4~6 個分遣所與 8~12 個隘寮。監督所與分遣所除了隘勇外，尚有警部補與巡查駐守。

直到日據時代大正 3 年（民國 3 年）太魯閣戰爭起，此時日本已據台 19 年，立霧溪與南邊的木瓜溪流域，以及西部濁水溪上游一帶，因為戰事擴大，一躍成為歷史舞台上的角色，原來外人無法窺探的山川形勢、蕃路狀況等，因為戰爭的

需要而探查、拓修、測繪下來。因此，有關合歡古道原始路線的訊息，首次出現於當年的戰報，也出現於台灣總督府理蕃本署測繪的「五萬分之一台灣蕃地地形圖」上。

現存的文獻資料，差不多集中在當年服務於台灣總督府的囑託（編審）以及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台大人類學系的前身）日本學者所做的學術調查報告，例如番族的分類、系譜、族群的遷徙、口傳史、祭儀、酋首、蕃社的分佈、蕃社間的姻親、仇敵關係等研究。換言之，是民族學、民俗誌方面的學術資料，而不是地理學上有關蕃路或蕃社對外連絡道路的探討。本計劃在文獻方面的蒐集與分析工作，也只能集中在日據時代早期的日文檔案上，以及目前研究台灣原住民文化的日本新銳學者新發表的作品。

荷蘭與西班牙竊據台灣的更早年代，因為西洋探險家與傳教士的足跡未達濁水、立霧、木瓜等溪的流域，沒有留下西文的文獻。至於台灣本土人士，因為過去對原住民的歧視，而且因為地形險阻，在這高山地帶的田野調查非常有限，沒有第一手資料可供參考。

關於合歡古道的直接記錄，僅散見於日文的探險日記、遊記，以及日本官方的理蕃檔案上。此外，上述有關原住民的學術調查資料也透露一些古道的訊息，也值得我們參考。在本研究計劃中，筆者參閱考證了四十餘冊有價值的文獻，擇其中的十九冊與「蕃地地形圖」對照，評述分析如下：

1.『理蕃誌稿』——（日）大正 7 年~昭和 13 年，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理蕃誌稿』共有五篇，採用編年史的體裁，所收集的理蕃史料，鉅細靡遺，參考價值很大。第三篇收集自明治 42 年至大正 3 年的文稿，正是太魯閣多事之秋，除了理蕃大事記、法令規章外，也收錄探險全盛期的各項重要資料，如各次蕃地探險日誌摘要、探險隊復命書等。

根據「合歡山探險日誌」大正 2 年 10 月 3 日的記錄，立霧溪上游托博濶一帶部落的情形如下：「……托博濶社 25 戶、布拉瑯社 41 戶（部落中有巨屋，似乎是隘勇監督所）、孫墨克社 20 戶、屯巴拉哈社 8 戶、沙卡亨社 15 戶、馬希央社 12 戶、西拉歐卡夫尼社 60 戶、波希蘭社 20 戶，另有兩個無名部落共 10 戶，計 10 個部落、201 戶。自奇萊北峰東鞍北下卡利亞諾敏，地形急峻，處處斷崖，尤其托博濶溪岸耕地很小，地勢高冷，標高 5,000~6,000 尺山坡地才適合耕種。」

「通往內太魯閣的道路分析如下：(1)自櫻峰下濁水溪上游，攀上奇萊主峯鞍部後，從北峯東鞍下至卡利亞諾敏。卡利亞諾敏位於奇萊北峯東北方 2 公里處，北、東兩面有數百尺的懸崖峭壁，需迂迴下降。採此路線進軍，弊多於利。(2)從櫻峯經東合歡山的東北方上屏風山，東下托博濶社。此進軍路線較為容易。屏風山以西部份經過開濶的箭竹草原，敵方無法潛伏以狙擊我軍，對我軍有利。(3)自櫻峯北行至北合歡山的東北方，（經屏風山北麓）東至西拉歐卡夫尼。此路線稍遠，但易於通過屏風山北稜，由此進入內太魯閣蕃社，對我軍有利。……由地形來看，龐大的陸軍部隊向東攻擊，以第 3 條路線最適當。」

由上面可知，探險隊分析各蕃路的優劣，除了得自探險隊自行觀測外，可能也根據隨行蕃人嚮導的口述。可見太魯閣戰爭爆發以前，在合歡山、立霧溪上游這一大片領域已有 3 條蕃路可循。翌年（大正 3 年）五萬分之一蕃地地形圖測繪時，也出現了 3 條蕃路，但地形圖上略去奇萊北峯東稜的路綫，反而增加了靠近畢祿山的畢祿山綫。『理蕃誌稿』所收錄的早期探險報告，非常珍貴，為本次古道調查計劃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2. 『太魯閣事情』——（日）大正 3 年 4 月台灣總督府蕃務本署撰

本書為台灣總督府內限閱的機密文件，直接呈交台灣總督，做為太魯閣蕃討伐戰的情報資料。書中詳列立霧溪各蕃的位置、戶數、人口、蕃社名釋義、作戰計劃的建議事項等。本書的資料來源是大正 2 年為廓清太魯閣蕃地，由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命令進行的(1)合歡山方面探險、(2)能高山方面探險、(3)立霧溪與姑庫子方面探險、(4)巴托蘭方面探險、(5)南湖大山方面探險的各項「復命書」(探險報告)。秘密調查時，正是太魯閣討伐戰的前一年，雖然詳列各蕃社的資料，並建議討伐軍應採取的行軍路綫，但是未能指出蕃路（古道）的確位置與地形，參考價值不高。

不過，本書考證到「太魯閣」的地名來由。在「古名釋義」欄上述及清名「哆囉滿」是 Tarowan 的譯音，原指太魯閣部族的祖社或祖居之地。「……聚居陶塞溪的陶塞蕃，把立霧溪本流一帶稱為 Tarowan，而把立霧溪上游的陶塞溪自稱為 Ayon Tarowan，意即 Tarowan 溪。引申其義，可知 Taroko 是由祖居之地 Tarowan（位於靜觀、平生一帶）所訛化。另外，埔里社方面的蕃人指立霧溪方面的蕃人為 Taroko Tarowan。」

3. 「五萬分一 蕃地地形圖」——（日）大正 3 年 7 月，台灣總督府蕃務本署測繪

這一幅珍貴的蕃地圖，在太魯閣戰爭中測繪，詳細地標出分佈於合歡古道一帶的蕃社位置，同時也標出自合歡山東峯起有三條蕃路成放射狀伸長。最有趣的一件事是：昭和年代所發行更精密的五萬分之一蕃地地形圖，同樣是日本官方所繪製，卻省去了這三條路綫中的南邊兩條，而且最靠近北邊的畢祿山綫，也已改道。昭和年代的地形圖也沒有標示整個托博潤河流域的蕃社，其原因是昭和 5 年（民國 19 年）最後留在托博潤溪的 4 個蕃社也全部遷到新城。遷居後蕃社舊址隨之荒廢，古道湮沒於蔓草中，無法辨認。

這一幅最早的地形圖也標出塔羅灣（Tarowan）社，剛好位於今南投縣仁愛鄉精英村平生，成為太魯閣部族早期移動路綫的一個重要佐證。

4. 『太魯閣蕃討伐誌』——（日）大正 3 年 12 月，檜崎太郎撰

本書作者是太魯閣戰爭中的從軍記者，隨陸軍第二聯隊本部翻越屏風山東下托博潤。他對於陸軍討伐軍司令官佐久間大將在陣中督戰情形，以及輜重輸送問

題，有詳細報導。

本書也提到陸軍雖然遇到兩次颱風，仍能沿四條蕃路向東攻打「內太魯閣」：(1)第二聯隊的山田大隊與深水大隊提前出發，採奇萊北峯東稜的路綫，直下卡利亞諾敏去攻打沙卡亨社；(2)第二守備司令部與第二聯隊本部橫越屏風山，經「屏風山中繼所」，越過屏風山去攻打托博濶社；(3)佐久間司令官率領司令部參謀幕僚與直屬中隊，經塔次基里溪畔關原，繞過屏風山北麓東至魯比社、西拉歐卡夫尼社；(4)岸和田大隊採畢祿山線，迂迴北面以攻打西寶社與瓦黑爾溪畔各蕃社。書上也述及第一守備隊的鈴木聯隊自博阿倫社（今蘆山）經今能高越嶺道向奇萊南峯進軍，攻打木瓜溪流域的巴托蘭社。

可惜本書對於地理的描述過於簡單，而且也沒有提及南投廳道路開鑿隊隨軍拓修蕃路的事蹟。

5.『台灣中央山脈橫斷記，併太魯閣蕃地視察概要』——（日）大正3年9月，賀田直治撰

本書作者是台灣總督府林學技師，奉命視察太魯閣戰爭中輜重輸送狀態與拓殖事業的可能性，自合歡山經關原、無名溪、魯比社訪問討伐軍司令部（已進駐西拉歐卡夫尼），然後經饅頭山、三角錐山西南高地、布洛灣而東出花蓮，歷時12天（大正3年7月10日至21日）。

賀田技師描述太魯閣戰事、地形、林相等相當細膩，也述及陸軍沿四條蕃路向立霧溪前進的情形。他沿途看到輸送隊集結於「關原倉庫地」與「無名溪倉庫地」，由此顯示蕃路的方向，但是對於原來的路況與南投廳道路開鑿隊拓修這一條蕃路的詳細情形，着墨不多。

「大正3年7月15日自關原（按：非目前中橫公路之關原，而是標高7,200尺，位於塔次基里溪畔的河階）至無名溪3日里半，道路在屏風山腳、立霧溪右岸向東延伸。這是奉總督閣下指示，南投廳道路隊以很短時日趕工完成的。道路上下起伏大，也很曲折難走，可見開路工作是多麼困難。」又說：「自無名溪至魯比社2日里路……。越過饅頭山便到拉比多溪（指瓦黑爾溪）的鐵線橋（鶯橋）。南投廳長親自監工之下，以最快速度開通至此。」關於錐麓古道的前身，他說：「7月22日通過三角錐山西南側的最低峯，然後越過8894尺高地，此地已設砲台，有15名陸軍兵士駐守……」由此段文字可知，陸軍向三角錐山推進時，錐麓谷道其實是一條危險的蕃路，必須越過嶺道，全程起伏量很大，與現今錐麓段古道不同。

6.『太魯閣蕃討伐軍隊紀念』——（日）大正3年11月，下田正拍攝發行

台南市的下田照相館老闆下田正（日人），於大正3年（民國3年）隨軍拍攝戰爭場面，從各角度處理砲戰、步兵散兵戰、陣地戰、散兵壕的構築、蕃路的拓修狀況，以及討伐軍司令官與參謀督戰實情，為歷史作證。他始終追隨第二守備隊本部，自合歡山越過屏風山，經三角錐山東出花蓮。本書係由當年所拍攝的

照片，經製版印刷並附上文字說明，圖片並不大，但很清晰。由此照片集可看出太魯閣討伐戰與原住民浴血抗暴的史實，頗具歷史價值。

照片說明提供了有趣的，但觸目驚心的事實：(1)71 歲的老總督佐久間大將在幾座山頭上督戰，雖然是初夏，他與參謀僚屬皆穿長外套禦寒；(2)兩名「托洛克蕃人隊」成員，在前線各提著「敵蕃」的首級，證明同屬泰雅族，在戰爭中彼此居於敵對兩方，互相殘殺。太魯閣部族（敵蕃）的祖先來自托洛克部族的現居地。從托洛克部族的武器配備，可看出日軍統御的「蕃人隊」實際上參加戰鬪；(3)成千的漢人苦力擔任補給品的運輸工作，在高山荒地仍與平地一般頭戴斗笠、挑着扁擔移動，而人工輸送線像一條縱列的螞蟥隊；(4)位於古道上的蕃社孫墨克、卡拉寶、西拉歐卡夫尼被焚燒，濃煙沖天，蕃人流離失所，因飢餓而投降；(5)陸軍砲隊的兵士正在清理蕃路，並將砲車架在枕木上拖拉上山。

書上文字說明也有深入的描寫，如「……蕃路如獸跡，既狹窄又不清晰，陸軍兵是利用戰鬪的空檔從事開路。……補給輸送線遠自埔里延長到合歡山，還要翻越屏風山等一萬多尺高險地，挑夫困苦不堪，每人僅能挑一陡米前來，因此兵士的給養粗惡而且嚴重缺糧，三餐改為兩餐，以減半米糧炊食，不足之處到處挖掘蕃人所收藏的小米，餓着肚皮從事戰鬪。」

7.『佐久間左馬太』——（日）昭和 8 年 12 月，小森德治著

本書是台灣佐久間大將的傳記，但行文偏重於總督任期內的各項政績，對於理蕃事業、太魯閣討伐戰前夕的情勢分析着力很多。書上附有戰爭中拍攝的珍貴照片，如總督視察關原的開路狀況、無名溪上的大鐵線橋、各幕營地、佐久間神社、角板山（今復興）佐久間總督紀念碑等，可惜印刷不佳，致照片模糊不清。

值得注意的是「佐久間總督出陣日記」，顯示他與僚屬自合歡山至關原舊址、無名溪、魯比社、卡拉寶、西拉歐卡夫尼各站，包括翻越屏風山北麓段，每天走完這麼長的區間距離，可知當時作戰時開的道路狀況良好。『討伐軍隊紀念』照片集裡有一張顯示高齡 71 的佐久間總督，坐着四人抬的竹轎抵達合歡山，猜想進軍時部份路程是坐着轎子前進的。

8 月 10 日在西拉歐卡夫尼社的司令部舉行托博潤等八社的「歸順儀式」，8 月 13 日軍司令官在直屬部隊護衛下循原路返回台北。凱旋部隊自西拉歐卡夫尼出發，經無名溪、關原、追分（翠峰）、埔里、龜子頭（水里南岸、永豐村）、台中等地各宿一夜。由此可知，塔次基里溪路線是自合歡山向東進出的最佳路線。

8.『蕃族調查報告書』——（日）大正 2 年~10 年，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編

這一套調查報告共八冊，是台灣總督府特別調查研究機構動員龐大人力，歷經 8 年的田野調查而成。第四冊載有「太魯閣蕃」資料，並附有照片。

大正 5 年（民國 5 年），立霧溪上游的族人尚未完成遷村以前的最後一次人口統計如下：托博潤社 18 戶，85 人；沙卡亨社 15 戶，65 人；孫墨克社 7 戶，34 人；布拉瑙社 23 戶，104 人；卡拉寶社 26 戶，92 人；西拉歐卡夫尼社 12 戶，

63 人。這統計資料與大正 2 年「合歡山方面探險隊復命書」資料加以比較，可知由於部族的遷離，戶數減少，也說明托博濶一帶的地形惡劣，生計困難。

這套調查報告書，涵蓋各蕃族社名、社會組織、傳說、宗教、生活習俗、四季農事、餓首、身體裝飾、歌謠等，至今仍為學人所依賴、引用的第一手資料，可惜調查會沒有蒐集到當年的蕃路資料。

9.『台灣 蕃族』——（日）昭和 5 年，藤崎濟之助著

作者在日據時代服務於台灣總督府，歷經「支廳長」、「理蕃課長」、「郡守」等職務，對於佐久間總督時代所進行的五個年理蕃計劃、武力彈壓、綏撫、沒收、槍械、各次討伐戰役等有詳盡的介紹，可說是一部經典之作，書成後呈給當時的日本天皇御覽，作者並因此獲得贈勳。

因為本書成立於昭和初期，當時的合歡越嶺道還在草創時期，有關越嶺道狀況所述不多。書中只詳述大正 3 年的太魯閣討伐戰的戰況以及戰後的措施，提供了越嶺道的時代背景與部落狀況的訊息，參考價值頗多，已由筆者譯述，全文錄於書後。（參閱附錄二）

10.『東台灣』——（日）大正 11 年，橋本白水著

作者在日據時代服務於東台灣新聞社，長期居住東部，所以熟識東部地方掌故。本書就立霧溪太魯閣部族的沿革、理蕃措施、太魯閣戰爭中日本討伐軍的編制、戰況等有簡單扼要的敘述。難能可貴的是作者特別把沒收槍支的統計資料、台灣總督在軍中簽發的「招降諭告」、「警察討伐軍之行動命令」、「討伐軍作戰命令」全文收錄於書中，成為重要的史料。雖然本書對於合歡古道沒有專文介紹，有關立霧溪、木瓜溪方面的資料，已由本人譯述，附錄於書後。（參閱附錄一與二）

11.『奇萊主山北峰、合歡諸峰 越』——（日）昭和 4 年，台北一中登山隊員作

早期的登山、健行記錄，以這篇民國 18 年的文章最有價值。因為活動時間早於合歡越嶺道全面整修的時間（民國 24 年），對於太魯閣峽口至屏風山東麓原始越嶺道的描述很生動，可惜這支中學生隊伍因為志在攀登奇萊北峯與合歡連峯，在托博濶社棄路上山，沒有給我們留下自托博濶社直接橫越屏風山到合歡山的古道概況。（不過也因此證明當時橫越屏風山的路徑已經荒廢。）

至於這支隊伍自托博濶社直接攀登奇萊東稜，是否太魯閣戰爭中山田大隊的進軍路線，或是托博濶社族人常走的卡利亞諾敏蕃路，有待實地勘查。

當時的登山健行隊都沿途接受警官駐在所的招待、嚮導、保護，不但有警官引導上山，而且分為東、西兩段由不同蕃社支援。東段由富世村的太魯閣部族支援，合歡山段由奇萊山麓靜觀的托洛克部族支援，因此隊伍比今日一般隊伍大得多，且組織較嚴密，收穫也更大。全文已由本人譯成中文，做為調查報告書的附

錄。(參閱附錄三)

12.『蕃地調查書』——台灣總督府撰，年代不詳

本書原是使用「台灣總督府用箋」稿紙寫的鋼筆手稿，作者姓名不詳。昭和 5 年（民國 19 年）泰雅族的霧社事件爆發後，這本手稿與其他史料原件，由為此事件辭職的台灣總督石塚英藏交給秘書官山本光雄保管，於民國 51 年轉交日本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發行，是第一次問世的列管秘件。

本書述及「蕃人深信其世居之地乃祖先所遺留，不可轉讓給他人，無論是耕地、獵區，各族均享有其既有權利，界限分明。假如隨意讓他族侵入祖傳土地，將觸怒祖先，招徠疫癘與災厄。因此蕃地道路的開鑿雖然對蕃人有利，但遭受了很大的阻力……。蕃人囿於迷信，而且所居之地為山巒重叠的天險，一直與文明世界隔絕，自然對外界抱有疑心。」

開鑿蕃地道路的目的，在於「蕃地的廓清」與「蕃地資源的開發」。合歡越嶺古道上各路段的開鑿年次、區間距離、里程、總經費等，都與其他越嶺道路、警備道路、隘勇線一樣詳列於本書中。明治 39 年起，亦即日本據台 11 年以後，日人才開始整建各越嶺古道，其中合歡越嶺道直至大正 3 年才開始開闢，而且與其他重要越嶺道，如「八通關越嶺道」、「能高越嶺道」、「浸水營越嶺道」、「內本鹿越嶺道」比較起來，合歡越嶺道可以說是完成年代最晚（民國 24 年）。

13.『高砂族調查書』——（日）昭和 13 年，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編

本書第四篇「蕃社概況」，詳列理蕃末期各蕃社位置、氣候、集團狀況、蕃社沿革、與其他蕃社間之姻親、仇敵關係、社會組織，以及家族制度。與整條合歡越嶺古道有關的研海支廳蕃社，大部份在本人於民國 75 年 7 月完成的「合歡越嶺古道調查報告」裡描述過。

因為已集團遷村的關係，本書已刪掉本計劃範圍內的托博濶溪沿岸蕃社，但是在「研海區新城」欄中，說明「新城居民的原住地為托博濶社、沙卡亨社、布拉瑙社、孫墨克社、位於奇萊主山北峰之東北，屏風山之東麓。集團遷村的動機是因為這四社蕃人聚居的地方，乃是太魯閣蕃中最深入的山區，天寒地凍、交通不便、耕地小而嚴重缺糧，由於官方勸誘，於昭和 5 年遷離。移居新城後的人口，昭和 5 年 3 月止共有 22 戶，128 人。」

令人驚訝的是本書提到「大正 3 年遭受日軍討伐時，這四個蕃社並未抗爭就無條件歸順。」調查書各欄資料出自駐守各蕃社的警官駐在所官吏之手，可惜沒有增設「對外交通」一欄，因此並沒有報導蕃路狀況。

14.『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 研究』——（日）昭和 10 年，移川子之藏著

本書作者是日據時代的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教授，於昭和 5 年至 7 年（民國 19 年至 21 年）每年暑假偕同一名助手、一名學生踏遍全省山地部落，進行民族學的田野調查，蒐集土著的口傳史、系譜、族群移動資料，加以分析、

分類而成，在人類學界有極高的評價，作者也因此獲得日本「帝國學士院獎」。

本書述及「太魯閣蕃爲 Sedeq 系統中最大的部族，其蕃社甚多，從移動途徑與地形觀察，概略可分爲立霧溪與木瓜溪兩地。太魯閣蕃是托洛克社蕃之分脈，越過荷萊北峰移往立霧溪(Yayung Paro)沿岸，繁衍子孫，一部份移居木瓜溪。……托博濶社與卡拉寶社，來自 Taroko Tarowan，最早移居立霧溪上游。……Taroko Tarowan，嚴格地說，指托洛克蕃的本社 Tarowan，但是太魯閣蕃則廣泛地指托洛克蕃現居地全部爲其祖先之地。」

移川教授當年訪問托博濶社頭目(當時約 60 歲)時，頭目一口誦出 6 代 227 名祖先的名字。頭目說：「口誦族譜以及每一世代所發生的爭戰、天災、飢饉等是頭目的權責」，而且自豪地說：「托祖靈的庇蔭，這 6 代祖先沒有遭受敵首的記錄。」遺憾的是此一部族移動的確實路綫，亦即古道，不屬於移川教授的研究範圍，因此並沒有留下這方面資料。

15.『台灣時報』——(日)昭和 13 年，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日據時代的『台灣時報』不是報紙，從體裁來講是一種官辦雜誌，按月發行，內容很精彩，而且每期的彩色封面都採用本土風物的水彩畫。昭和 13 年元月號(第 218 號)是「台灣國立公園俯瞰」專輯，刊載台灣國「立」公園成立以前的各項座談會記錄與專家文章，提供國公園即將成立時的資料，值得參考。

其中橫尾廣輔的一篇文章「國立公園與高砂族嚮導」中述及「……次高，太魯閣國立公園大部份屬於特別行政區的蕃地，出入蕃地需要蕃地出入許可證。申請時填寫姓名、年齡、職業、本籍地、目的地、期間、轄區等各項，附上每人 20 錢規費，交給當地郡守，由管轄之州廳知事批准。入山後健行者與蕃人腳伕之間如果有買賣、交換、贈與物品等行爲，須經轄地警察官吏的許可。」

「合歡越嶺道」、「能高越嶺道」、「新高、阿里山越嶺道」都是橫越中央山脈的主要步道幹線，40 年來的理蕃事業，可謂以開路爲主軸，傾全力始告成。已經完成的理蕃道路，不但成爲國防、產業的要道，如今也成爲國立公園的主要道路。……各越嶺道上的警官駐在所可供數名健行者過夜：至於警察俱樂部，可以收容二、三十名客人。合歡越嶺道上的宿泊資料如下：台中州方面，有霧社(旅館)、追分(警官駐在所)、合歡山(警官駐在所)；花蓮港廳方面，有關原(警察俱樂部)、古白楊(警官駐在所)、他比多(警察俱樂部)、巴達岡(公共宿泊所)……。按：警察俱樂部就是招待所，公共宿泊所指小型旅館。雇用高砂族(原住民，在昭和年代晚期改稱高砂族)腳伕，標準工資是男工每日 50~60 錢，女工每日 50 錢。如果在某一地多停留一夜，加兩成工資……。

由上面可知，健行於越嶺道已有固定的宿泊設備，健行者可以享受到腳伕的服務與沿途各警官駐在所的保護，與目前的登山健行有些不同。

16.『台灣 山林』——(日)大正 12 年 3 月~昭和 18 年 12 月

這是日據時代「台灣山林會」按月發行的會報。昭和 11 年 7 月發行的第 123

號便是「台灣國立公園專輯」，對於日據時代預定成立三個國家公園的背景資料、景觀、地形、植物、動物、越嶺道等有專家的論述文章。

其中兩篇分別題為「合歡越之」與「大太魯閣景觀」，扼要地論及合歡越嶺道所擁有的世界級景觀，如立鷹與三角峰上之展望、合歡戰跡地與樹冰之美、畢祿巖松與其萊北峰之雄姿、鐘乳洞、深水溫泉、錐麓斷崖……等，作者的眼光銳利，立論很有見地。可惜每篇文章僅介紹晚期的越嶺道，亦即已成為健行越嶺道路，沒有論及早期合歡山通到卡拉寶的原始史蹟道路。

17.『合歡越之』——（日）昭和 15 年，宮村堅彌著

作者是日據時代在台灣服務的一位高等學校校長。合歡越嶺道的全面修建於民國 24 年 3 月完成，那年暑假作者帶 20 名學生健行全程，自霧社起走越嶺道至翠峯（當時稱為追分），接上剛修建完成的翠峯—關原—畢祿—卡拉寶段，然後沿立霧溪主流越嶺道至太魯閣峽口，當時他估計全長約 27 日里（105.5 公里），行程時間 5 天。書中詳列各區間距離、步行時間，以及沿途路況與景觀介紹。可惜本書所介紹的正是業已改道而展出新面貌的新路線，並未提及合歡山向東成放射狀伸長的 4 條古道（蕃路）。

當時的標準行程如下：霧社—合歡山（宿）—登合歡山主峰—關原（宿）—西拉歐卡（宿）—他比多（宿）—太魯閣茶屋（峽口附近）乘車。

18.『台灣鐵道旅行案内』——（日）昭和 17 年，台灣總督府鐵道部編

本書自大正 10 年起開始發行，至昭和 17 年止一共改訂 7 次，為當年台灣最受歡迎的旅行必備之書。書上資料不限於鐵道旅行，兼述各地風光與健行路線等。

昭和 17 年版本述及徒步健行全盛期的「太魯閣探勝日程」，對於沿途景觀、區間距離、徒步時間、指定宿泊地點等，有詳盡的介紹，引用如下：「第一天：台北乘火車至蘇澳，換乘火車至太魯閣峽口過夜。第二天：全部步行，中午抵達巴達岡，途中觀賞仙雲橋（今長春橋上舊大吊橋，仍有橋跡）、不動瀑（寧安橋下不動明王的瀑布）、山月橋（橫跨立霧溪大吊橋）、錐路大斷崖古道、合流溪谷等，下午抵他比多（天祥）過夜。第三天：在天祥參拜佐久間神社、參觀鐘乳洞、泡深水溫泉（今已改名文山溫泉）後回到巴達岡過夜。第四天：自巴達岡回峽口。第五天賦歸。其他各項不同的探勝日程，僅將太魯閣至天祥段列入，而把天祥至霧社段去掉，可見當時天祥以西路段被看成高級健行活動，非一般大眾所能到達。」

當時的台灣山岳會會員參與編寫新版本，因此，也將全盛期的「合歡越行程表」收錄於書中，引用如下：「第一天：台北—台中（火車，4 小時半）——霧社（汽車，3 小時半）。第二天：霧社——見晴（今清境農場，4.1 公里，2 小時）——追分（今翠峯，4.8 公里，2 小時）——櫻峯（6 公里，2 小時）——合歡山（今昆陽）（5.3 公里，1 小時半）。第三天：合歡山——合歡主山頂（3 公里，1 小時半）——石門（3 公里，40 分）——州界（1.5 公里，30 分）——北合歡山

鞍部（今大禹嶺，4.8 公里，1 小時）——關原（7 公里，1 小時半）。第四天：關原——畢祿（9 公里，2 小時半）——卡拉寶（7.6 公里，2 小時）——西拉歐卡（7.7 公里，2 小時）。第五天：西拉歐卡——見晴（3.7 公里，1 小時）——古白楊（3.2 公里，1 小時）——西奇良（7.1 公里，1 小時半）——他比多（3.4 公里，30 分）——深水溫泉（3.3 公里，50 分）——他比多（3.3 公里，50 分）。第六天：他比多——太魯閣峽口（26.3 公里，7 小時）——花蓮（汽車，50 分）。」

由上面可知，以新面目出現的合歡越健行道，起點在霧社，沿着霧社支線經合歡山至大禹嶺；從畢祿（碧綠）向立霧溪下降，經卡拉寶、天祥、巴達岡至峽口。

19. 「日本帝國主義 台灣山地支配」——（日）1979 年，小島麗逸撰

這一篇重要的論文，是作者近年發表於日本『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期刊』，做為一系列探討「台灣高砂族調查史」的論文之一。本文述及「日本據台的第 2 年（明治 29 年）11 月，台灣總督府指示各地撫墾署從事台灣高砂族的全面調查，包括通往蕃社的道路、蕃社間各連絡道路、蕃地的山川名稱、各蕃社與外敵關係，……以及理蕃與蕃政的相關資料。當時對於頑強抵抗的蕃社，以討伐為手段逼繳槍枝火藥，也強迫蕃人供出蕃社內情為接受歸順的條件。」

山地的地形圖測繪工作也同時進行。「……明治 43 年（1910 年）實施武力彈壓高砂族的五年計劃以前，開始繪製精密的五萬分之一地形圖，這件事曾經驚動了學界與世人。因為 1918 年日本出兵俄國西伯利亞時，所沒收的滿州國的俄製地圖只不過是八萬分之一地形圖，而當時日軍自己測繪的只是十萬分之一地圖，可以想見日本據台初期，為彈壓高砂族所進行的調查行動是多麼細心周到。」當然太魯閣方面的地形圖也陸續繪成，計有明治 43 年 91 幅「五萬分之一蕃地地形圖」、大正 3 年為廓清鎮壓太魯閣、南澳蕃地而測繪的 47 幅「五萬分之一蕃地地形圖」、合歡山一帶的「三角峯附近圖」。很遺憾地本論文沒有記錄所開鑿道路的全部資料。

20. 『台灣 民族 文化』—1987 年 12 月，宮本延人、馬淵東一、瀨川孝吉合撰

本書表面上是很不起眼的一次座談會記錄，而且是最近才在日本召開的。座談會的要角宮本延人、馬淵東一兩位教授曾經於日據時代在台灣從事考古學、民族學的研究，而瀨川孝吉原來參與理蕃工作。碩果僅存的前兩名學者最近才去世。在席間尚有來自台灣的宋文熏教授（中央研究院考古類院士），以及大戰後的新銳日本學者，如大川正彥、馬淵浩、米澤容一、松澤員子等，他們目前埋首研究台灣的泰雅族、阿美族、排灣族，而且都有重要的論文發表。

書上述及宮本教授與馬淵教授在半世紀以前，第一次到泰雅族部落時所遇到的趣事，特別提到宮本教授（當年他還是個助教），跟隨台北帝國大學人類學教授移川子之藏，進入托博潤社進行田野調查的情形。「……問及托博潤社老蕃的祖先來自何處？經過那裏？…等問題。老蕃逐一回答，隨即口誦 6 代共 2 百多個

祖先名字，移川教授連忙填寫在一張紙與報紙一樣大的紙上，作成了那一家族的家譜……。」當時跛着腳的移川教授能夠到托博濶社，也到過奇萊主山西麓的托洛克社，可見道路狀況很好。

當年在台灣專做民族學田野工作的馬淵教授在座談會上斬釘截鐵地說：「泰雅族有三個群：Seqoleq、Tseole、Sedeq，而太魯閣蕃是 Sedeq 群的一支。」

由這一位老教授口中獲知：台灣蕃族紛擾的分類法可以解決，由大而小分爲「族」、「羣」、「部族」較爲簡明。所謂太魯閣蕃、木瓜蕃、托洛克蕃、塔烏查蕃，均屬於 Sedeq（賽德克）羣的不同部族。

（二）經由田野調查訪問所得之口傳訊息

合歡古道西段涵蓋立霧溪上游塔次基里溪與托博濶溪沿岸，即所謂「內太魯閣奧蕃」的居地。民國 19 年強迫性的集團遷村後，兩溪沿岸的部落已杳無人煙，因此要在原居地進行田野訪問，完全不可能。

經各地尋查本區古道見證人的結果，發現有五個部族與古道的開鑿及使用有密切關係，分述如下：

1. 太魯閣部族

原來聚居杜銑山西側的布拉瑯社、北側的魯比社，以及南側的托博濶社、孫墨克社的後裔都已經移居花蓮新城，田野訪問即由此地開始。

69 歲的 Kawasu Subau（邱木佳）10 歲時，隨父母自托博濶社遷至新城，與其他族人一樣開始學習水田耕作並改姓「川村」。問及自卡拉寶社通往合歡山的蕃路有幾條？他回答說有三條：最南的一條直接自托博濶溪循一條支稜攀上奇萊北峯東稜而到合歡山，其他兩條都越過屏風山。未遷村之前居民在原地溪谷打獵，因此蕃路仍暢通無阻，無論走那一條，在中途過一夜，翌日便到合歡山。Kawasu 先生年事已高，但很健談，記憶力也不錯。（他最近去世。）

另外訪問到 54 歲的 Ichiro Dahosu（蔡明德）。他與其他新城的老人一樣，也有自己的日本姓名，叫堀川一郎，雖然出生於新城，年輕時常跟父母回托博濶老家打獵。據他回憶，合歡古道托博濶支線，於民國 19 年大規模遷村以後隨之荒廢，只有獵人勉強進出；至於塔次基里溪沿岸的蕃路（指古道主線）後來仍有獵人進出，不過都利用獵路自碧綠神木直接下至塔次基里溪，經獵人自建的簡陋吊橋到魯比社，實際上魯比社下方有一獵戶自光復後長期居住，直到 6 年前去世，遺下一棟木造房屋。貫通魯比社的東西方向古道，只有部份可以勉強通行，因為到處山崩與刺蔓封閉，已形同廢道。至於翻越奇萊北峯或屏風山的其他蕃路，只聽過祖父、父輩談過，他本人卻沒有走過。Ichiro 又說他父親於光復後曾經搬回托博濶過半耕半獵的生活，可見托博濶一帶有極好的天然資源，不愧爲太魯閣部族最早定居之地。

除了新城以外，也訪問了秀林鄉富世村（Busegan 社）的老獵人 Wumin Taro（高春興）。Wumin 先生今年 82 歲，原住落支煙社。他說他最後一次行獵於塔

次基里溪南岸魯比社與無名溪一帶，是在 10 年前。每次行獵時都看到「日本道路」，路基還不錯，但是中途崩坍多處，無法行通。他又說立霧溪的太魯閣部族，從來沒有跨越屏風山稜線往西邊，屏風山以西到合歡山麓一帶屬於霧社部族的獵區範圍，因此古道有否伸到合歡山，他並不清楚。

現在居住於秀林（古魯社）的 Yian Bahaka（賴玉梅，68 歲）也是我們訪問的對象。其父曾參與太魯閣戰爭，在西拉歐卡的保衛戰中，父親的戰友當場戰死。她述及日軍使用機槍掃射，並焚燒部落與穀倉。因為世居西拉歐卡社，對於西拉歐卡往立霧溪畔麻哈篤河階、開普社、沙卡亨社、卡拉寶社的交通狀況，知之甚詳。她又說西拉歐卡夫尼遺址，因為在戰中日軍設立司令部，當時有討伐軍司令官佐久間左馬太的紀念碑與小神社。

筆者所進行的合歡古道兩個計劃中，承 Anqua Sumi（江清春）鼎力協助。其父與祖父為古白楊社有名的獵人，因此在砍草探路的工作中，展示了他的高度判斷力與無畏的精神，於斷崖峭壁的地形，揮刀砍路，搜尋古道的蛛絲馬跡，貢獻很大。Anqua 先生對於路徑去向、部落遺物，知之甚詳。

2. 陶塞部族：

筆者在本計劃執行中，很幸運地與 20 年來的老友 Halon Wulai（余榮昌）暢談了古道的情形。Halon 先生今年 80 歲，3 年前才從陶塞溪舊居遷到富世村。他雖然世居陶塞社，但曾經在三處日本警官駐在所當過警丁，光復前服務於卡拉寶警所時走過通往魯比社的塔次基里溪主線。據他說，路徑因茅草阻塞，加上處處崩坍，當時連原住民都很少利用。Halon 先生同時證實了陶塞河流域的族人（當時稱為陶塞蕃），祖先來自奇萊連峯西麓，翻山越嶺到志佳陽社（中橫宜蘭支線環山村），最後遷到陶塞溪上游定居下來。事實上，他的父親 Wulai Laha 是在志佳陽社出生的。依照日據時代的分類法，陶塞蕃是一個獨立的部族，語言與太魯閣部族相同，只是尾音拉長，腔調有些不同。

3. 塔烏查部族：

這支部族聚居於濁水溪上游魯庫拉雅社（平和）、屯巴拉哈社（平靜）、博阿倫社（日據時代後期改名為富士，今蘆山）。大正 3 年（民國 3 年）太魯閣戰爭爆發後，部份族人受雇日本討伐軍，組成一支「蕃人隊」（註），隨陸軍作戰。居民多獵人，經常進出於奇萊連峯、屏風山一帶，也協助過金礦探勘隊前往屏風山周圍的塔次基里溪與托博濶溪。這一部族與後述的托洛克部族，活動力強大，一直對山後的太魯閣部族與山下的霧社部族構成極大威脅。

註：受訪問者都不願說明為什麼參加「蕃人隊」，替日軍效命。筆者認為奇萊連峯西麓的部族與立霧溪的部族之間，本來就因為獵首事件而反目。前者有潛在的動機，因為耕地狹小，想把他們的耕地與獵區擴張到立霧溪流域，在日警的威逼與利誘下，很自然地成為攻打太魯閣部族的先鋒。

71 歲的 Wukan Pawan（高德生），年輕時曾經嚮導探金礦的日人與漢人，越過屏風山至卡拉寶社，因此熟悉蕃路去向。他曾經在塔烏查警官駐在所（位於平靜）以及合歡山警官駐在所（位於昆陽）當過警丁，因此對於合歡越嶺道與蕃路，知之甚詳。

同年出生的 Yiyon Wasao（石恒柱），自幼經常行獵於奇萊一帶，因此熟悉舊蕃路與獵徑。他當過富士警官駐在所警丁（位於蘆山）。他指出合歡山警官駐在所附設招待所，名為警察俱樂部，供健行者借宿。石門警官駐在所位於合歡尖南側，目前救國團合歡山莊的位置，而合歡尖北側小塊空地當年有 Azumaya（休息亭），目前的寒訓中心當時沒有房屋，是一片優美的坡地，做為常駐其地的日警射擊訓練場地。Yiyon 先生是筆者的好友，雖然已 71 歲，但實際參與古道的勘查工作，貢獻很大。

4.托洛克部族：

托洛克部族、塔烏查部族，早年因為獵區紛爭而與太魯閣部族成為世仇，因此太魯閣戰爭中被日軍雇用，成立一支「蕃人隊」擔任陸軍嚮導，也參與作戰。日人窺伺立霧溪太魯閣部族多年，每一次的軍事偵察隊（當時稱為探險隊），都由托洛克部族擔任嚮導，可見族人對奇萊、屏風一帶非常熟悉。族人與山下鄰居霧社部族也是世仇，在民國 19 年霧社事變後，釀成「第二次事件」——同屬泰雅族，但為了報復歷次的獵首事件而殘殺起義的霧社部族。

86 歲的 Kuwan Bido（高德文）住於 Sado 社（今靜觀），日據時代當過托洛克警官駐在所警丁（位於沙特社），也經常充任日警的嚮導。關於大正 3 年的太魯閣戰爭記錄中常常被提到的卡利亞諾敏（地名）以及其附近的越嶺蕃路，他說日據時代就已荒廢不堪，知悉越嶺道的老人均已去世。Kuwan 先生只會說泰雅語與日語，他說托洛克與塔烏查族人當年參加「蕃人隊」為日軍效力。沙特社內一位名叫 Kulas Baso，曾經在戰爭中割下了一個太魯閣蕃的首級，回社後社眾舉辦「敵首祭」，他也殺豬宴客，以示慶祝。Kulas 老先生業已去世。Kuwan 先生年事已高，只能回憶戰況與一些地名，但無法確切說明舊蕃路的細節。

72 歲的 Awui Ruda（田國華）住於布希西卡社（殺特社上方，屬靜觀），其父 Ruda Haru 曾受雇為「蕃人隊」的一員，參加太魯閣戰爭。Awui 先生與 Yiyon 先生（石恒柱）兩人早年經常連袂出獵於奇萊連峯一帶。他說自布希西卡社，經由布拉耀社上至奇萊鞍部，再經卡利亞諾敏下降托博濶溪，因為屬於獵徑，當年仍暢通，不過此路綫近來已荒廢，連社內族人都不能去。他也帶過金礦探勘隊進出屏風山，不過肯定地說屏風山世太魯閣部族與托洛克部族的獵區界限。

5.霧社部族：

昔日霧社部族勢大力強，經常遠至塔次基里溪行獵並出草。有名的關原舊址（位於塔次基里溪畔），就是霧社一帶部族與太魯閣部族為爭獵區一決死戰之地。近來族人平地化的腳步特別快，因此要尋找熟悉古道的耆老並不容易。

Awui Hepaha（高愛德）老先生是馬海僕社出身，戶籍上是 75 歲，實際年齡 77，過去有輝煌的個人事蹟。昭和 5 年（民國 19 年）霧社事件爆發時，他不但是目擊者，也以「少年組」的一員參與起義行動而僥倖沒有遇害。他在台中州理蕃服務過一段時間，光復後當過南投客運董事長，但仍利用業餘時間研究泰雅族的遷徙、奮鬥史，目前居住於南投縣國姓鄉清流。他對於合歡越嶺古道掌故，如數家珍，可惜在最近一次田野調查訪問時，因事忙，不克暢談各項開路事蹟。

叁、合歡越嶺古道沿革

（一）立霧溪流域之探險、測量與開路經緯

1.探險與測量：

日人於明治 28 年（西元 1895 年）據台，翌年開始調查橫貫台灣的道路與鐵路預定路線。明治 29 年 12 月「台灣中部東西橫斷線探險隊」以陸軍大尉深掘安一郎為隊長，一行 14 人從霧社出發，至托洛克社，雇用蕃人準備橫越中央山脈至立霧溪流域東出花蓮港，由於托洛克部族與立霧溪流域的太魯閣部族不合，不願走此路線。探險隊只得改由北線經白狗社（Hakku）出宜蘭，但白狗社族人認定探險隊來意不善，拒絕讓他們探查其領域，不得已再回到托洛克，重新雇用蕃人，準備越過奇萊連峯，經木瓜溪流域東出花蓮港。他們出發後，由於天候嚴寒及對東部蕃社的懼怕，蕃人嚮導、挑夫乘夜丟棄行李潛逃回去，深掘一行繼續東行，從此音訊斷絕。

深掘大尉一行 14 人的首級與遺物直到明治 30 年 3 月才找到。後來查明全隊可能在 2 月 11 日走到奇萊溪上游的密那肯（地名，Minaken）時，被懷有敵意的太魯閣部族所殺。由此可見：現今中橫公路與合歡越嶺古道所通過的立霧溪一帶蕃社，與西部濁水溪上游的蕃社素有仇敵關係，不但是日本官憲，甚至世居奇萊連峯西麓的托洛克部族都無法接近，外界對其山形地勢，完全不明。

日人據台後，承襲「清國政府」所開隘勇線制度，不但維持其形制以圍堵山地，同時延伸至更深入的山地。明治 41 年（1908 年）12 月起自霧社開築隘勇路，經三角峰至白狗社，共 12 里 21 町（約 47 公里）。到明治 43 年（西元 1910 年）止，向台灣山地延長的隘勇路已達 100 里（390 公里），其中開往合歡山的隘勇路，除上述霧社，三角峰線外，另有一條自大甲溪經北港溪的白狗社，再延伸到今霧社支線上的櫻峯與三角峯。三角峯位於隘勇線交叉點，地位險要，當時設有砲台。自三角峯北至合歡山或合歡山東麓，並沒有推進隘勇線，主要的原因是合歡山一帶沒有蕃社，而且合歡山、屏風山以東的地區，「蕃情險惡」，日人無法出入其地，更無法窺探實情。

自明治 44 年（西元 1911 年）12 月起，形勢大變。直隸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的蕃務本署著首測量奇萊連峯、合歡山一帶地形。土木技手財津氏所率領的探險隊

一行，在 34 名警察隊、35 名腳伕、25 名托洛克部族嚮導支援之下，自合歡山之南「櫻峯」，向「奇萊主山鞍部」出發。不久，探險隊遭受大約 40 名太魯閣部族的武力抵抗而被迫中止測量工作，全隊撤回托洛克社。此行僅完成了地形的觀測而已。

兩年後，即大正 2 年（民國 2 年）11 月，宜蘭廳奉命組成一支「南湖大山方面探險隊」，為翌年即將發動的「太魯閣蕃討伐戰」做先驅性偵察工作，範圍涵蓋南湖大山以及太魯閣部族的領域，但是延至大正 3 年 4 月才成行。

蕃務本署技師野呂寧氏所率領的 34 人探險隊：包括陸軍大尉、宜蘭廳警視各一名，以比亞毫、金洋等 4 個蕃社的頭目與壯丁合計 274 名為護衛、前導，從叭哩沙支廳（今宜蘭縣三星）出發，登上南湖大山，測量了立霧溪以北地形。此次行動，在立霧河流域方面僅調查了其支流陶塞溪的「蕃情」，從嚮導蕃人口中得知通往內太魯閣各蕃社的蕃路分佈，可見立霧河流域的蕃社仍未能讓日人探險隊登堂入室。

從合歡山方面進行的立霧溪探險隊、測量工作，即所謂「太魯閣蕃討伐前之廓清準備階段」，在大正年間共有三次。第一梯次於大正 2 年 9 月 19 日至 10 月 8 日進行。探險隊由台灣總督府警視山本新太郎擔任指揮官，佐久間總督與龜山警視總長為實際督導長官，一行 288 名，包括 79 名警官與巡查、30 名隘勇、30 名擔任嚮導的托洛克族、步兵一中隊（130 名），於 10 月 2 日自「位於合歡山南方約 2,000 公尺處的根據地」（指昆陽，舊稱合歡山根據地）出發，沿東南支稜下降至濁水溪上游，過溪後翌日攀上「奇萊主山鞍部」，再從奇萊北峰東稜，觀測東北方山下「卡利亞諾敏」一帶的地形與托博闊溪沿岸的蕃社位置。這支探險隊所獲托博闊溪各蕃社資料，尤其是蕃路系統的資料，非常珍貴。

第 2 梯次探險隊於大正 3 年 3 月自埔里出發。野呂寧技師所率領的 13 名隊伍，在 55 名警察隊與 218 隘勇，以及腳伕隊支援下，向合歡山南稜前進。當時也雇用了 30 名托洛克部族擔任前導。3 月 21 日露營於合歡山南稜水池邊，突遇強烈寒流，半夜風雪大作，氣溫降至零下 3 度。第 2 天清點人數時，發現 40 多名已凍死，另外有 13 名隘勇與 80 名腳伕失蹤，據猜測是半夜緊急撤退時，墮崖死亡或逃散。

第 3 梯次探險行動，於大正 3 年 4 月，也就是討伐戰的前一個月，展開。這一支龐大的「探險、測量隊」，仍由野呂寧領隊，在一個步兵中隊（約 130 人）、300 多名警察隊、2,000 多名腳伕隊支援之下，測量了合歡山、奇萊連峯一帶地形，當時台灣總督佐久間還親自到合歡山指揮。根據野呂寧的回憶，當時他的隊伍曾經自東合歡山鞍部登上奇萊北峯，得以觀測位於北麓托博闊溪（立霧溪上游）沿岸的各蕃社動靜。這一次大戰前夕最重要的軍事偵察行動，最大的收穫是測繪了「五萬分之一蕃地地形圖」，涵蓋奇萊北峯的東稜到太魯閣大山，以及屏風山一帶。

同一年（大正 3 年），野呂寧的隊形測量隊也在陸軍與警察隊支援下，自花蓮港廳新城越過隘勇線鐵刺網，去攀登立霧主山（立霧溪南稜），也調查了三角

錐山（錐麓古道北稜），完成了內、外太魯閣蕃社分佈圖與地形圖的繪製工作。值得一提的是經過探險、測量後繪製的「五萬分之一太魯閣蕃方面圖」或作戰前的「探險復命書」（偵察報告），並非根據測量人員的實地勘路，而是根據地形的觀測與蕃人的口述，因此蕃路的狀況在當年還是不甚明瞭。

2.開路經緯：

自民國3年4月（太魯閣蕃討伐戰之前一個月）起，「南投廳道路開鑿作業隊」在討伐軍的支援下開鑿越嶺道，自埔里起，經霧社、合歡山、屏風山北麓至天祥。合歡山以東的道路作業與討伐戰同時進行，而此段新開道路供步兵聯隊、山砲中隊、九珊砲中隊、臼砲小隊通行，工程非常艱巨，這就是合歡越嶺古道的前身。

當年的開路作業只是配合陸軍的行軍，一切以作戰為主，因此道路的公里數以及其他詳情均付之闕如。不過，位於古白楊之西側，橫跨立霧溪北支流魯翁溪的大鐵線橋，却是當年（大正3年）所建，可見路寬1.2至1.5公尺、過溪搭建鐵線橋等規制，在日據時代一直被沿用。

依照台灣總督府的秘件『蕃地調查書』記載：「在大正3年度開鑿往內太魯閣的道路，即花蓮港新城支廳至太魯閣支廳，計7里29町（約30公里）長。」這段由新城開往天祥的古道，可能是供東部的警察討伐部隊通行而開設的。

大正4年，自天祥沿陶塞溪岸開4.18里（16.5公里）道路至陶塞社（今俗稱上梅園），後來稱為「合歡越陶塞支線」，是理蕃道路之一。

古道西段指自合歡山向東迴旋於屏風山北稜，下塔次基里溪與托博濶溪合流點（魯比合流點），東至西拉歐卡夫尼，並以支線延伸至卡拉寶社。這段於大正3年開鑿，供火砲通行的古道，於大正5年（民國5年）拓修部份路段，長約15.6公里，路寬1.2至1.5公尺。

大正10年（民國10年）修建位於屏風山東麓，自卡拉寶社沿托博濶溪延伸至托博濶社路段，稱為「合歡越托博濶支線」，也是理蕃道路之一。

托博濶支線後來因為昭和5年（民國19年）托博濶社、布拉瑙社、魯比社、孫墨克社等相繼遷移到新城而逐漸荒廢，昭和20年（民國34年）9月，在大颱風中受到了嚴重的毀損。

台灣總督府有鑑於合歡越嶺道富有山岳美、溪谷美、林相美、斷崖美等豪壯景觀，適於大眾健行，特別將最後未完成的工程，也就是新開路綫，自合歡山經北合歡山鞍部、關原、畢祿至卡拉寶段的10公里13町（約40公里），予以完成。

昭和10年（民國24年）3月31日合歡越嶺道全面整修完畢，同時許多連接主線的支線也陸續完成，交織成為一個完整的步道系統。因此，原為軍事作戰所開的橫貫中央山脈越嶺道（註），在台灣光復以前已成為一條熱門的健行路線了。

健行全盛期的合歡越嶺道，起自能高郡霧社，經見晴（清境農場）、追分（翠峯）、櫻峯、合歡山（昆陽）、石門、州界、北合歡山鞍部（大禹嶺）、關原、畢祿、卡拉寶、西拉歐卡（西拉歐卡夫尼之新名）、見晴（警官駐在所名稱）、古白

楊、西奇良、他比多（天祥）、巴達岡、布洛灣、溪畔至太魯閣峽口，健行者從峽口乘車往花蓮或蘇澳，結束活動。越嶺道沿途有宿泊設備，走全程的一般健行者都先在西段的起點霧社過一夜，第二天開始徒步健行，分別在合歡山、關原、西拉歐卡、他比多等各站過夜，一般行程都包括合歡山主峯的攀登活動。

昭和 12 年（民國 26 年）12 月 27 日，當時的台灣總督撫正式指定「大屯」、「次高・太魯閣」、「新高・阿里山」為台灣的三個國立公園。因此，橫貫「次高・太魯閣國立公園」的大健行路線——合歡越嶺道，所擔負的使命，與橫貫「新高・阿里山國立公園」的八通關越嶺道一樣，深受重視並投入巨資整建。

在本世紀初台灣發生了兩次大戰爭，分別是台灣割讓給日本時日軍所發動的「台灣征討戰」以及「太魯閣蕃討伐戰」，所動員的兵力龐大，前者以兩個師團「掃蕩」台灣西部平原，後者以兩個陸軍守備隊、砲隊、武裝警察隊兩萬多名，「掃蕩」立霧溪與木瓜溪流域的山地。在這條合歡越嶺古道上，台灣原住民以武力抗爭，留下血淚斑斑的史實與戰跡地，因此這條古道自古以來，由「原住民部落要道」演變為「軍事道路」、「理蕃道路」、「健行道路」，最後成為太魯閣國家公園內重要的「史蹟步道」（Historical Trail）與「國家級景觀步道」（National Scenic Trail）。

註：『台灣鐵道案内』一書記載自霧社到太魯閣峽口全長 107.1 公里。另外，『台灣總督府統計書』則記載為全長 101.66 公里：前者多出 6 公里，是因為包括攀登合歡主峯的路程。

（二）民族移動、理蕃與太魯閣戰爭之歷史背景

1. 民族移動：

太魯閣部族（日據時代稱為太魯閣蕃）屬於泰雅族中的 Eastern Sedeq（東賽德克羣），聚居於宜蘭大濁水溪（今和平溪）以南、木瓜溪以北的廣袤山地，西達中央山脈，東至東海岸。這一部族，北鄰「南澳蕃」（南澳部族），但沒有血緣關係；南接木瓜溪「木瓜蕃」（Vokkui）的地界，但風俗、語言均有差異。因此，太魯閣族人在泰雅族裡，是一支獨特的部族。

在歷史上，清康熙朝晚期即有「倒略囑」名稱出現於西部漢文文獻，其實當時的西部開拓者的足跡並未到此。

依照太魯閣部族的口傳史，這支部族往昔占據台中平原與平埔族（熟蕃）相鄰，其勢力曾經超過平埔族，因此影響所及，當時的平埔族女子也學他們以刺青為榮，族人後來與平埔族爭戰而被打敗，退守埔里社一帶，為移民第一站。

族人後來沿着眉溪往上游去尋找新天地，經霧社到濁水溪源流後定居下來，這是第二站。這個地方已迫近中央山脈，東邊在奇萊連峯西側斷崖下，西邊有「貓里叭蕃」（Maleppa 部族）、白狗蕃（Hakku 部族），而合歡山與畢祿的高山峻嶺

扼住北方去處，耕地有限，但在此地也傳下幾代子孫，清代稱之為「斗截蕃」（Tauchua，塔烏查部族）。更接近濁水溪源頭地方聚居的一族，則被稱為「卓犖番」（台語音 Torok 或 Toroku，托洛克部族。）

這濁水溪上游海拔很高，溪源在奇萊北峯與合歡山之間，中央山脈有主脊向西曲折處南側。托洛克這個地方在早期的蕃地地形圖上已有 Tarowan 的標識，亦即太魯閣部族相傳的祖先之地 Taroko Tarowan（今南投縣仁愛鄉靜觀、平生一帶部落，包括布拉耀社、沙特社、布希西卡社、他羅灣社）。

太魯閣部族究竟是從那一個年代起，與 Taroko Tarowan 分離而來到立霧溪流域，有不同的說法。日據時代調查立霧溪口北邊的姑庫子社的口傳史時，據老蕃說：「太魯閣蕃往昔從 Taroko Tarowan 分離而來到立霧溪流域定居，已歷 8 代，大約是 300 年前」。根據台北帝國大學移川子之藏教授實地調查托博濶社時，頭目說是 6 代。探討其所述移民年代的不同，主要是移民活動原本是先後有別的，某些家族先行，某些較後。

塔烏查部族離開祖居之地——魯庫拉雅社（平和）與屯巴拉哈社（平靜），經由志佳陽社、中央尖山等長遠曲折之途徑，到立霧溪支流的陶塞溪定居，稱為「陶塞蕃」（Tausai 音近 Tauchua 塔烏查）。但是托洛克部族的部份族人，直接溯行濁水溪源頭到傳說中的 Kilibium（其利比允）。其地是否指奇萊北峯西北稜鞍部黑水塘附近，或指奇萊主山鞍部，已經無法查考。前者是塔次基里溪與濁水溪的分水嶺，可能由此上奇萊北峯以及東稜；後者位在奇萊北峯與奇萊主山之間的鞍部，可能由此直接翻越奇萊北峰東稜，北下托博濶溪沿岸定居，稱為太魯閣蕃。托博濶溪就是托洛克部族在立霧溪流域初居之地，也就是中央山脈東部的移民第一站。民族移動的動機是西部的濁水溪上游耕地狹小，生計困難。

上面就是東部太魯閣部族的早期遷徙路線，自中央山脈西部翻過奇萊到中央山脈東側的經過。當時的太魯閣部族把山形峻拔奇特的奇萊北峯稱為「聖山」，可以說是民族移動的界標，也是蕃社的守護神。

早期定居於立霧溪上游，也就是托博濶溪沿岸一帶的太魯閣部族，在民國 3 年的『合歡山方面探險隊復命書』裡有關鍵性的記載。當時的蕃人把奇萊北峯之東北面領域稱為 Kalyanomin（卡利亞諾敏），其下方的托博濶溪流域共有 10 個蕃社，泛稱 Toboko（托博濶）。托博濶之原義為「初居之地」，包括托博濶社（25 戶）、孫墨克社（20 戶）、屯巴拉巴社（8 戶）、沙卡亨社（15 戶）、馬希央社（12 戶）、布拉瑯社（41 戶）、波希蘭社（20 戶）、西拉歐卡夫尼社（60 戶）、魯比社與另一不知名蕃社共 10 戶，共計 201 戶。

托博濶溪流域的族人不但屬於「內太魯閣」領域，也一直被稱為「奧蕃」。日文奧蕃的原義是指位於立霧溪流域的 97 個蕃社中，最深入未開化的蕃社。（★立霧溪上、中游沿岸蕃社屬於「內太魯閣」，而下游沿岸以及溪口一帶的蕃社屬於「外太魯閣」：以三角錐山、塔山所構成的南北線為界標。）

這支部族遠從中央山脈的西部遷來，最先抵達立霧溪流域時，選定托博濶定居下來，這地方位於奇萊北峯的東北方，屏風山東麓、由於托博濶溪的向源侵

蝕強烈，地形急峻，蕃社建於急斜的河階上，臨溪的那一面都是懸崖峭壁，耕地細小，但是族人仍能維持半耕半獵，與外人隔絕、原始封閉的生活。想不到這樣與世無爭的部落羣，突然在大正 3 年成為日軍步兵聯隊與砲隊聯合攻擊的目標。

2.理蕃與戰爭背景：

日據時代的「五個年理蕃事業」，於明治 43 年（西元 1910 年）4 月開始實施。在此之前，歷任台灣總督均承襲清代所遺留的「撫墾」「殖產」措施，如製腦與伐木事業等；另一方面將隘勇線向山地推進，即所謂「隘勇線前進」，以加強撫墾、撫蕃，並控制蕃人的土地與生命財產。

在佐久間總督的時代，有所謂「前期理蕃事業」與「後期理蕃事業」。前期理蕃事業完全集中在隘勇線前進與通電鐵刺網的架設工作，結果全島各處的原住民族的活動範圍，如耕區、獵區，大大地縮小，到處爆發了武力抗爭，也引起了官方的小規模「膺懲行動」至明治 42 年止，隘勇線前進所引起的原住民族的抗爭與官方的膺懲事件共計 36 次，雙方的死傷人數無法估計。

原住民族在各次膺懲事件中嚐盡了屈辱，他們的悲憤很少被文獻引述。筆者在明治 39 年 3 月份的日文『台灣舊慣記事』裡，看到泰雅族人所發抒的悲切情懷，資將這份珍貴的心聲節譯如下：

我們的土地一直被漢人蠶食鯨吞，使我們不得不向山區不便之處節節後退，耕地也日漸縮小。日人口口聲稱要保護我們，那麼為什麼不糾正漢人的不當行為？為什麼不在我們與漢人鄰接之地設定界限呢？我們聚居的山地看來廣大，但是已被各族的蕃社所割據分配。山地的耕作須靠輪作，假如耕地不夠大，每年的收成不足以餬口，我們就得忍受飢餓的痛苦。我們背後儘是連綿高山，高山不吝於收容我們，但是面對惡劣的氣候、貧瘠的土地，即使辛勤耕作，所收穫的微糧也僅夠餬口而已。一對夫婦的勞動力非常有限，終年的辛勞，往往還不足以養活三口之家。

從蜿蜒延伸的隘勇線打過來的槍彈砲彈，不時在我們頭上飛掠過去，是什麼道理？說是要保護我們的隘勇線，倒不如說是用來保護漢人的。隘勇線逐年推進到我們的地盤，漢人不是在線外用鎌鋤開墾嗎？這算是保護我們嗎？為什麼要侵占我們的土地？我族的古訓有言：「不經過他人的承諾而占為己有，就是罪惡，罪惡的行為不可犯。」

日人恃眾攻打我們。他們使用槍砲從遠距離亂射，砲彈的聲音使我們的老幼婦女喪胆，但是我們並不怕。日人不會使用地形地物的掩蔽近敵，這算是大膽的行為，還是天生愚蠢，我們不得而知，所以戰鬪中常常釀成重大的傷亡。他們不懂奇襲的戰法，而我們在高處構築工事，以逸待勞。

我們最感到可怕之事，是日人擁有無數槍彈與砲彈，養兵很多，可以連續幾十天戰鬪下去，也會使用圍捕獵物的方法，把我們騙到一個地方加以殺戮。一年到頭，我們要從事墾荒、播種、收成等農事，因此無法像他們維持半年的持久戰。

我們每一樣農事都不能錯過時令，萬一錯過時令，只能與飢餓作戰。我們的妻兒雖然不會因為飢餓而哭泣，但是妻兒根本敵不過餓死的命運。……

爲了進行全面性的、更積極的理蕃事業，明治 42 年 10 月台灣總督府官制有了重大改變：新設「蕃務本署」，並在各州廳也增設了「蕃務課」以推行理蕃工作，同年完成了「五個年理蕃事業」的重要草案。

依照當時的蕃務總長大津麟平所草擬的『理蕃策原議』，以前官方對原住民族所採取的「威壓、懷柔並行」的政策功效不彰，尤其在「北蕃」方面所施行的「威壓爲主，懷柔爲副」的政策，更是連連失敗。究其原因，原住民族一直持有槍枝彈藥爲最大的障礙。因此在『理蕃策原議』裡，大津氏強調：「槍枝是理蕃的關鍵問題」，所以他建議「以槍枝彈藥的沒收做爲主要的工作目標」。爲達成這個目標，總督府提出了分爲五個年梯次的計劃，按年度撥出經費以武力掃蕩不服官命的原住民族部落，同時全面沒收原住民族用以武力抗爭的武器。

此理蕃計劃於明治 43 年（民前 2 年）4 月起實施，大正 4 年（民國 4 年）3 月結束。這段時間稱爲佐久間總督任期內的「理蕃後期」，以武力掃蕩「北蕃」，尤其是大正 3 年所進行的「太魯閣蕃討伐戰」所動用的兵力最大，作戰範圍最廣，而原住民族以武力保衛鄉土所付出的代價也最慘烈。這一期官方所動用的經費達 1,600 多萬日圓，而日本官方死傷人數達 2,200 多名；至於原住民族的死傷人數更是無法統計，僅知被沒收的槍枝共計 18,000 多支。

太魯閣部族在這段期間的全面抗暴結果，五年的理蕃事業也接近了尾聲。計劃結束後，台灣總督府不得不改採撫綏政策，一方面加強控制火藥、武器在山地的走私，另一方面開始進行所謂「蕃地開發漸進主義」的各種措施。

太魯閣戰事的全部記錄，包括前因後果與善後工作，僅見於日本據台時代的官方文獻，而不見於漢文或西文文獻。原住民族沒有文字，當然沒有他們自己的記錄做爲歷史的見證。至於原住民族對此戰事的說法，因爲有礙於政令之推行，沒有被採收在官方文獻裡，事件距今已有四分之三世紀，早期原住民父老的口傳歷史也已失傳，至今只有極少不能證實的傳言。

關於動用最新式的重機槍、臼砲、九窰砲、野砲的討伐軍九千多兵員，官方的戰記是否翔實可靠，不得而知，至少關於進兵路線（即古道）就有不少疑點。

（三）古道西段之戰況、進軍路線與道路開鑿之分析

1. 戰況與進軍路線：

做爲「五個年理蕃事業」的最後一次軍事掃蕩行動，台灣總督府編列了 380 萬日圓預算，於民國 3 年 5 月動員了陸軍與武裝警察，共計 9,199 人，加上職工，腳伕，以及日軍統御的「蕃人隊」（註 1），總計 2 萬多人，從中央山脈東、西兩方面夾攻聚居於立霧流域的太魯閣部族與巴托蘭溪（木瓜溪支流）的木瓜部

族，戰況激烈，實際攻擊行動自 6 月 1 日起，到 8 月 13 日討伐軍總司令佐久間總督離開前線指揮部之日止，共計 2 個月 13 天。

★上述統計人數係根據『台灣 蕃族』與『東台灣』兩書的記載。前者記述警察隊人數為 6,091 人，後者則引述陸軍的人數為 3,108 人，共計 9,199 人。依照總督的傳記『佐久間左馬太』，光是戰爭中使役的漢人腳伕人數達 12,900 人。此外，當年的從軍記者檜崎太郎撰寫『太魯閣蕃討伐誌』時指出討伐軍，包括陸軍、警察部隊、腳伕，共計 2 萬多名。他並且報導軍方所估計參與保衛戰的太魯閣蕃壯丁總數，詳列如下：內太魯閣主力蕃 800 人，奧蕃（指托博潤溪蕃社）主力 300 人，外太魯閣蕃 1,000 人，巴托蘭蕃 250 人，陶塞蕃具有抗命意圖，但可能沒有參加作戰。所以實際參加對日抗戰的原住民人數約 2,350 人，也就是說日軍是以 10 倍兵力的優勢，從事此次戰爭。

作戰的詳情，請參閱本報告附錄（二）『太魯閣蕃討伐戰全貌』。本節就與合歡古道西段有直接關係的行軍路線、搬運 10 門火砲的路線，以及輸送輜重的路線，包括蕃路與新開道路，提出探討。

有關大正 3 年的太魯閣戰爭的官方記錄，只含糊提及 3 個步兵聯隊與砲兵輜重隊的概略進軍方向，但都沒有指出確實路線。原因之一是當時參謀本部所用的蕃地地形圖沒有公開，而且地形的觀測、繪製與軍事行動同時進行，除了已知的蕃社名與剛剛命名的幾座山名，如奇萊北峯、奇萊主山、屏風山、奇萊南峯、三角錐山、饅頭山外，舉凡山稜、溪流以及其他地形地物，都不知其固有的蕃名，無法以地名記錄進軍路線與開路的路線。原因之二是當時一切以軍事行動為主，在搜尋攻擊目標時，只提到某某蕃社、某某高地，或某某掩堡，至於如何接近其地，在作戰記錄中略而不提。

根據大正 3 年 7 月台灣總督府蕃務本署測繪的「五萬分之一蕃地地形圖」，自合歡山東峯向東成放射狀延伸的蕃路（即進兵路線）有 3 條。這幅地形圖上所顯示的路線，可能是太魯閣部族原來自行開闢，以連接東、西方部落的交通要道。圖上顯示的 3 條，由北而南暫稱為(1)畢祿山線，(2)塔次基里溪線，與(3)托博潤溪線，概述如下：

（1）畢祿山線——自合歡山東峯起，一路沿着今霧社支線至北合歡山鞍部（大禹嶺），但自大禹嶺起，蕃路離開目前的中橫公路，改走北面山稜（羊頭山支稜），於今關原戰之北約一公里半處通過，繼續東北行，越過畢祿山南側，繞過羊頭山北側後接上瓦黑爾溪上游，然後沿着瓦黑爾溪向下游迴旋，接上洛韶社，庫莫黑爾社等部落羣，最後越過瓦黑爾溪，在天祥西邊饅頭山與古道幹線（立霧溪岸的古道）銜接。在太魯閣戰爭時，陸軍第二守備隊的岸和田大隊循此綫進兵，攻打瓦黑爾溪岸的部落。

（2）塔次基里溪線——本路線也是以合歡山東峯北側為起點，沿石門山的東稜下行，越過塔次基里溪後一路沿溪南岸東行，繞過屏風山北稜尾，經托博潤山（日譯杜鉾山，日語讀音 Toboko）北側的魯比社，而達塔次基里溪與托博潤溪合流點（魯比合流點），與托博潤溪線合而為一。過了魯比合流點附近的吊橋

向北岸走，便到卡拉寶社。本路線無論從地形，戰記以及有關南投廳道路開鑿隊的零細報導來看，應該是古道主線。〔★「塔次基里」與「得其黎」、「立霧」（日譯）同為泰雅族語 Takkiri 的不同譯名，音同。塔次基里溪在舊地形圖以及後來的新地形圖上，專指立霧溪上游兩個源流之一，另一源流是南邊的托博濶溪。〕

（3）托博濶溪線——本路線與塔次基里溪線一樣，起自合歡山東峯，向東沿著目前已成為攀登奇萊連峯的登山路線延伸，亦即到奇萊北峯向西北延伸的稜線上三分之一路程時，折向北邊的塔次基里溪源流，過溪後經「屏風山中繼所」沿屏風山南峯溪稜向東上升，越過中峯與南峯間鞍部，向東下降托博濶溪，然後沿溪東行，沿托博濶溪畔的蕃社到魯比合流點，與塔次基里溪線合而為一。本路線經過杜銑山的山腰部落；托博濶溪社與孫墨克社，而不經過沙卡亨社（有名的激戰之地）。陸軍第二守備隊司令部與聯隊本部採此路線進軍。

依照大正 2 年 10 月的「合歡山方面探險隊日誌」，托博濶線以南另有一條蕃路，舊稱卡利亞諾敏線，在此暫稱「奇萊北峯線」。

（4）奇萊北峯線——本路線自櫻峯橫切濁水溪上游，攀上奇萊主山鞍部後，從奇萊北峯的東鞍下至卡利亞諾敏。據說卡利亞諾敏位於奇萊北峯東北 2 公里處，其地北、東兩面有數百尺的斷崖峭壁，循蕃路迂迴下降至托博濶溪沙卡亨社附近。

可見當年自合歡山一帶通往立霧溪上游，有 4 條舊蕃路可循，實際上這 4 條在太魯閣戰爭中均被採用，這些蕃路就是合歡越嶺古道的原始路線。

在進兵路線上所發生的戰況，多多少少能夠顯示路徑的位置與實況。依照『台灣蕃族』一書，台灣總督府所動用的陸軍部隊，包括 3 個步兵聯隊（有 10 支重機槍）、1 個山砲中隊（有 4 門山砲）、1 個九珊砲兵中隊（有 4 門九珊砲）、1 個臼砲小隊（有 2 門臼砲），兵力共 3,108 人，但這總數似乎不確實，因為兩個守備隊的全部兵力以及陸軍所雇用的職工、腳伕，蕃人隊的人數並沒有公布。（★其中一個步兵聯隊直攻木瓜溪。）

『台灣治績誌』與『台灣蕃族』兩本書都是極具權威性的著作，但是有關戰況的記載有些不同。茲引用前者，按日期的順序簡述如下：

大正 3 年 5 月 27 日，台灣總督佐久間在北合歡山之東方高地視察進兵路線後，回到設於合歡的討伐軍司令官營幕裡，立即裁定了戰術：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擊方式向卡利亞諾敏、屏風山、畢祿山三路進軍。（★攻擊命令只提到三路進軍，其中（1）「卡利亞諾敏」指奇萊北峯線，（2）「屏風山」指托博濶溪線，（3）「畢祿山」指畢祿山線。另外，陸軍第一守備隊的鈴木聯隊於 5 月 20 日起自博阿倫社（今廬山）進軍，取奇萊南峯線，經奇萊南峯攻擊木瓜溪巴托蘭社與沙卡亨（坂邊）社。至於討伐軍司令官、幕僚與直屬中隊，則採取經由屏風山北麓的塔次基里溪線，因此實際上陸軍共分 5 路進兵。）

★依照『太魯閣蕃討伐誌』，山田大隊於 5 月中旬自櫻峯出發，循奇萊北峯線進軍；阿久津聯隊與第二守備隊本部分別於 5 月 28 日與 29 日自合歡山越過屏風山，沿托博濶溪線進軍；岸和田大隊也於 5 月 29 日自合歡山出發，循畢祿山

線進軍；討伐軍司令官、參謀幕僚與直屬中隊也於同一天，自合歡山出發，循塔次基里溪線前進，當天進駐於關原舊址。

6月1日拂曉開始攻擊。屬於第一聯隊的第11中隊首先進攻卡拉寶社之南沙卡亨社（未指明循什麼路線），擊斃60名敵蕃，並占領了西拉歐卡夫尼社，之後向防守於其東北方的200多名敵蕃發動攻擊。第9中隊也於同一天攻擊西拉歐卡夫尼社的外圍蕃社。

6月4日，第一聯隊影山大隊的一機槍中隊向沙卡亨社進行第2波攻擊，激戰到6月6日始占領之。

6月11日起全面攻擊內太魯閣，第二聯隊的各大隊攻占了西寶社以及開晉社附近的高地。

6月12日，影山大隊本部已推進到木瓜溪巴托蘭社上方（內太魯閣的南面山稜），並與警察隊會合。

6月14日，第二守備隊司令官荻野少將命深水大隊長帶兩個中隊與1個機槍隊，兵分2路前進，又命阿久津聯隊長帶1個臼砲小隊，三面攻擊古白楊社，結果在猛烈的炮火掩護下，步兵占領了古白楊社。（★這是繼沙卡亨社、西拉歐卡夫尼社、卡拉寶社後第4個激戰之地。由此記載可以看出火砲與重機槍在不到半個月之內，從合歡山通過屏風山與畢祿山之險，很快地到達立霧溪中游的古白楊社，當時蕃路的拓修作業快速，而且路況良好。陸軍在古白楊社的包圍戰中，首次用臼砲。）

6月19日，深水大隊攻占西寶社。

6月23日，第二聯隊的第一大隊攻占饅頭山，而荻野少將也進駐於山下的「饅頭山陸軍倉庫地」。（★陸軍主力部隊繼續沿立霧溪畔的合歡古道向東推進。）

自6月23日至30日，深水大隊轉向西北去攻擊陶塞溪畔蕃社；太田大隊攻占立霧溪天祥附近一帶；阿久津聯隊攻擊瓦黑爾溪一帶；因此內太魯閣一帶完全被日軍控制。（★陸軍自合歡山向東推進到天祥，並占領了各主要據點，費時不到一個月。若非道路狀況良好，部隊的行動不會如此快速。）

當大軍進攻內太魯閣時，在西拉歐卡夫尼司令部指揮作戰的佐久間總督，於6月26日清晨帶1名侍從往東北方新開道路視察，不慎墮崖受傷，在司令部一面療傷一面繼續指揮作戰，一直到8月13日才班師回台北。

兩個多月的討伐戰結束後，東部的警察部隊於8月23日分別在花蓮港廳與宜蘭廳重編部隊，組成兩支搜索隊，前者4,164名，後者725名，分別從事善後的工作——(1)道路的拓修、(2)橋樑的架設、(3)42處警所官舍的建築、(4)電話線的修理、(5)藏匿武器的沒收，以及(6)逃匿蕃人的招徠等。至於這兩支警察搜索隊的道路工程，是否自內太魯閣支廳所在地的天祥以西，沿立霧溪岸向托博潤社與魯比社延長，卻沒有記載，但是既然是全面性的補修作業，通往托博潤溪與塔次基里溪沿岸部落的路段應該包括在內。

2.古道西段之開鑿分析：

太魯閣討伐戰的前夕，亦即大正 3 年 2 月 4 日，當時的台灣總督府代理民政長官高田元次郎，將他研擬的「太魯閣蕃討伐準備事項」呈交總督。在第 3 條「交通」中，他提到即將進行的道路作業：（1）新設並變更部份輕便鐵路（指眉溪至霧社線）、（2）新開道路 11 里（43.2 公里）、（3）拓修道路 7 里 20 町（28.5 公里）、（4）架設鐵線橋 80 間（145 公尺），可惜沒有說明各路段名稱、寬度標準以及作業的進度。另外，在第 5 條「腳伕」中述及：使役腳伕以「本島人」（漢人）為主；南投廳方面徵召 6,800 名供陸軍 14 個中隊（兵力約 3,000 名）使用；而花蓮港廳方面徵召 6,100 名供警察部隊使用；腳伕除了擔任補給品的輸送外，可能也參與道路補修工作。

太魯閣戰爭中所進行的實際道路作業究竟如何，沒有官方資料。不過，當年在戰爭中擔任隨軍記者、隨軍攝影人員、視察後勤的文官（註 2）所留下的著作，如『太魯閣蕃討伐誌』、『太魯閣蕃討伐軍隊紀念』、『中央山脈橫斷記、併太魯閣蕃地視察概要』，以及後來的『佐久間左馬太』、『台灣 蕃族』等書，有片段的記載，加上地圖上的判讀，可以略知一二。茲分述如下：

（1）自大正 3 年 4 月中旬起至同年 7 月 17 日止，南投廳長石橋亨親自督導的「南投廳道路開鑿作業隊」協助佐久間總督所指揮的太魯閣戰爭，自埔里社經眉溪、霧社、三角峯、合歡山、關原（塔次基里溪岸）、無名溪、魯比社、魯比合流點到天祥進行道路作業。其中埔里社至眉溪原有輕便台車道，眉溪至霧社僅修部份路段，霧社至三角峯係拓修舊隘勇路，而三角峯以北至合歡山以及從合歡山向東下塔次基里溪，經關原、無名溪、魯比社而最後到「三角錐山西麓倉庫地」（今天祥，當時又稱拉比多社），大致上將舊蕃路加以拓修而成，過溪架橋，如無名溪、魯翁溪等大支流，均架設鐵線橋。此道路作業雇用漢人苦力 300 人開路，巡查 60 人擔任監工與警戒。關於道路的定線、規格、長度等詳情，官方文書如『南投廳報』、『台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大正 3 年份）等，均沒有記載，只在『太魯閣蕃討伐誌』中有片段的記載：「道路作業隊使用炸藥開路，平均每日開 1.9 公里路。」

（2）在立霧溪一帶 4 路進軍的陸軍部隊，一面進軍作戰，一面自行補修舊蕃路讓部隊與砲隊通過，這一點從『太魯閣蕃討伐軍隊紀念』一書的照片得到印證。各部隊中有「蕃人隊」（指日軍統御的托洛克族與塔烏查族），除了擔任敵前作戰，敵蕃的勸誘工作、後勤工作外，尚擔任嚮導與探路的工作，因此這 4 條路線，部份由軍隊與蕃人隊沿線補修。

（3）合歡山至卡拉寶段的古道，僅有的記錄指出南投廳道路開鑿作業隊開鑿塔次基里溪線，但沒有記錄顯示南投的道路隊也開鑿其他 3 線。

至於砲隊究竟採那些路線越過山稜去砲轟古白楊，卻沒有正式的記錄。討伐軍司令部設於合歡山後，聯隊長阿久津大佐隨即帶一個中隊前往屏風山西北方進行地形偵察，他手下有一個白砲小隊，偵察地點正是塔次基里溪線的起點。另一方面，岸和田大隊與所屬砲隊沿畢祿山線進軍，後來岸和田大隊的砲兵攻上天祥西側的饅頭山頂。依照佐久間總督在關原舊址所發佈的「討伐軍命令」第 3 條說：

「第二守備隊的後方連絡線暫時維持現在的配置，目前開鑿中，自合歡山經塔次基里溪右岸（南岸）至魯比合流點的道路，供山砲、重砲通行，一俟道路開通後，將後方的連絡線改依新路……開鑿中的塔次基里溪右岸道路限 6 月 15 日以前完工……」。由此可知，砲隊採用塔次基里溪線與畢祿山線。砲車的輪距約一公尺，因此道路標準寬度應該是 1.2 至 1.5 公尺，上下坡時鋪設原木為枕木，用人力拖拉砲車。

有關合歡古道西段的實際狀況，請參閱第肆章「古道西段之調查」中有關實地勘查記錄與分析。

註一：蕃人隊的角色與任務

太魯閣戰爭中，日本陸軍徵召托洛克與塔烏查兩族為「蕃人作業隊」，給予制式武器，從事嚮導、偵察、砍路、作戰等任務，原是日據初期實施蕃地探險與隘勇制度以來，「以番制番」的一貫作法。「蕃人隊」的成員與太魯閣部族（戰爭中稱為敵蕃）同屬泰雅族，語言、文化相同，雖然彼此有姻親關係，但過去因爭奪獵區、獵首事件引起反目。日軍借重他們進行「勸誘」的心戰任務，另一方面卻縱容他們向反抗的敵蕃獵取首級，對於戰事的進展發揮了很大的助力。蕃人隊每人用白巾綁緊頭部，以便與敵蕃接觸時，能識別敵我。

註二：文官的戰地工作

台灣總督府的技術人員也稱為文官，跟隨討伐軍進入戰地，展開各項調查的工作，例如地形測量（野呂、財津、齊藤三位技師）、礦產（福留技師）、林相（賀田技師）、蕃地衛生（稻垣博士）、樟樹分佈（中井技師）、恙蟲病（羽鳥技師）等，因此揭開了「太魯閣蕃地」的神秘面紗。

肆、古道西段之調查

（一）霧社、合歡山段

廣義的「合歡越嶺古道西段」，應該包括自霧社沿着合歡連峯祥合歡山延伸的長路。其中，自霧社經見晴、立鷹到三角峯，原有隘勇路；而三角峯經迫分，櫻峯到合歡山有舊蕃路。日據時代大正 3 年的太魯閣戰爭中，南投廳道路開鑿隊曾經拓修此段通路，路寬 1.5 公尺，供日軍的步兵與砲隊通行。昭和年代整修為理蕃道路。

民國 45 年起，台灣省公路局開鑿中橫公路霧社支線（註），大體上沿用此舊道，祇是拓寬成一條新式的公路而已。除了合歡連峯上的幾個山頭以及部份山腰仍留下片段外，這段歷史古道實質上已消失。現在公路上普設招呼站，部份地名已經被公路單位另命新名，如清境、翠峯、昆陽等，均與史實無關；而其他部份仍用舊名或改造舊名，如櫻峯、鷹峯；甚至有的將站牌錯立於與原地迥異之處。

因此，地名已經混淆不清，而且舊蹟蕩然無存。

更不幸的是，此段古道已被劃定在太魯閣國家公園之界外，基於上述原因，霧社到合歡山長達 23.2 公里的歷史古道，已喪失再調查、重新賦予新生命的意義。雖然如此，在本報告裡筆者將略述古道沿線地名的史蹟背景。

史蹟關注

1.霧社：

日據時代早期稱為「霧社高地」，由此地起有理蕃道路伸向中央山脈，最有名的「能高越嶺道」與「合歡越嶺道」均以霧社為起點，橫跨中央山脈東出花蓮，因此霧社設有能高郡警察課分室，管轄沿線各山地警所與部落，扮演著理蕃重鎮的角色。昭和年代盛行越嶺健行活動，一般人都先到霧社過一夜，翌日開始徒步橫月中央山脈的壯舉。

2.見晴：

原為霧社部族荷哥（Hogo）舊社的遺址，合歡越嶺道上的第一個警官駐在所設於此，名為「見晴」，意謂展望良好。日據時代這裡是一片遼闊的高原，放牧著牛羊。在守城、東眼的峻嶺與奇萊、能高的連峰環繞下，山上的積雪與白雲不時映在青青的草原上，當年成為「合歡越嶺道景勝地」之一，今名清境農場。

3.立鷹：

位於 2217M 峯下。中橫公路霧社支線開通以後設「鷹峯」招呼站於公路上，其實「立鷹」才是正確的地名，指其東南方高原一帶，原為聚居其地的霧社部族塔達卡社（Tattaka）的日語譯音。今名博望新村，又稱松崗，已成為高冷水果與蔬菜專業區。

4.三角峯：

位於翠峯之南，合歡越嶺道經其西側山腰，很少引人注意，其實自濁水溪東岸看三角峯，呈金字塔型，突兀雄偉，海拔 2374 公尺。日本據台初期，山地隘勇線分別自北港溪的白狗社（Hakku）及霧社延伸至三角峯，山頂設有砲台，計有七崙山砲與七崙半克式野砲各一門，居高臨下，北邊控制白狗、馬列巴

（Maleppa）等 10 社，東南方威壓濁水溪上游的托洛克（Toroku）、博阿倫（Boalun）等 10 多社，為往昔的軍事要塞。大正 7 年設「隘勇線三角峯分遣所」，大正 15 年改為警官駐在所，並移設山峯北側，舊蹟已佚失，目前山麓附近已成為台灣大學高冷地實驗農場。

5.追分：

日文「追分」，意謂道路之分歧點，今名翠峯，位於櫻峯之西南，三角峯之北，標高 2301 公尺。大正 3 年的太魯閣戰爭時，日本陸軍未開到合歡山之前，先集結於此，並設大型補給站，稱為「中繼倉庫地」。此地西北有重要隘勇線（後來稱為理蕃道路）通往北港溪各蕃社，東北有舊蕃路通合歡山，東下濁水溪可達托洛克等蕃社，地勢險要。北港溪的馬列巴部族與濁水溪的托洛克部族、霧社部族等互相敵對，古來因為部族間的反覆獵首事件與日軍的探險行動，引起了不少

事端，而追分便是雙方所認定的分界線，也是地理上的分水嶺。此地是有名的山岳展望台，西北可近看三千公尺級的白姑大山連峯，東南遙望卓社大山、干卓萬山等名峯。

6.櫻峯：

日據時代的地名「櫻 峯」(Sakuragamine)，位於翠峯之北，2463M 峯西北側，是合歡越嶺道上的一個重要據點，其地名屢見於早期的日文史籍，赫赫有名。大正 2 年為廓清太魯閣蕃地而進行的「合歡山方面探險」，以櫻峯為根據地，在此地整隊向奇萊連峯挺進。無論是史籍上，或從地理位置來看，櫻峯才是真正的道路分歧點，原本就有蕃路沿 2463M 峯的西北稜通北港溪的白狗社等，東南達濁水溪上游的托洛克社等。光復以後，產業道路改以翠峯檢查哨南邊為起點，經過西北稜南腰。「櫻 峯警官駐在所」遺址，現在已被公路局闢成公路巴士停車場。

7.合歡山根據地：

日據時代的地名「合歡山」，指早期的「合歡山根據地」與晚期的「合歡山警官駐在所」，也就是台灣光復後被公路局改名為「昆陽」的一個平台，海拔 3091 公尺。在大正年代各梯次探險、測量隊均由此地出發，所以稱為根據地。昭和年代盛行越嶺健行，此地設有「合歡山警官駐在所」，還有日本國立公園協會所建一棟山莊，名為「白雲山莊」供健行者宿泊。這裡是合歡連峯的最佳展望台，北面的合歡主峯、北峯、東峯，如孔雀開屏似地展現於眼前，東面隔着濁水溪的源流，黑色的奇萊連峯矗立於雲表上。

8.南合歡山鞍部：

南合歡山鞍部是合歡山主峯與東合歡山間的鞍部，3275M，日據時代各登山、健行隊，均由東合歡山沿稜越過此鞍攀登主峯。此地冬季積雪，璀璨如銀，因此又稱「銀嶺」，今改名武嶺。南合歡山鞍部與北合歡山鞍部（今名大禹嶺）南北對稱，均為中央山脈主脊上的最低鞍部。民國 3 年的太魯閣戰爭時，台灣總督佐久間自霧社引軍挺進，越過此鞍到「東合歡山西北地方地區」設立討伐軍司令部，所以南合歡山鞍部當時俗稱「佐久間峙」。（按：「峙」為日文，指鞍部或埡口。）

9.合歡山討伐軍司令部：

「太魯閣蕃討伐戰」中，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親自指揮的 3,000 名陸軍，集結於「東合歡山西北方地區」（指今合歡山陸軍寒訓中心的位置），標高 3,150 公尺。當時在此地設立了「討伐軍司令部」與「合歡山陸軍經理部倉庫」，大約 200 頂的大型營帳與許多臨時搭建的茅屋，容納了兩個步兵聯隊、山砲隊、九瓏砲隊、重機槍隊等，還有為數 5,000 名的漢人挑夫自霧社往來合歡山。從當時拍攝的戰爭照片，可以看出合歡山一帶為一大片墨綠色的雲杉與鐵杉原始林所覆蓋，與現在的景觀完全不同。

一位日本從軍記者檜崎太郎筆下的戰爭中的合歡山一景，自「太魯閣蕃討伐誌」一書引述如下：

爲了確保燃料與水源，陸軍討伐部隊選定了「東合歡山西北地區」爲幕營地。大正 3 年 5 月 23 日，集結了將近一萬人，包括陸軍、文官、蕃人隊、漢人苦力，在此設立了 200 頂幕舍，供司令部、聯隊本部使用，也蓋了經理部倉庫，及供 5,000 名漢人挑夫過夜的茅屋多處。擔任輸送的挑夫排成縱列，一路自霧社負重朝合歡山前進，輸送線好像是一條長長的白巾綁緊合歡連峯的山腰一般。前面的隊伍已到東合歡山西北方根據地時，後隊還在半途……。

連日淫雨不止，負重的漢人挑夫徹夜前進，部份的人疲累不堪，在半途「中繼所」附近露宿，因爲雨中無法舉炊，餓著肚皮蹲在岩石下發抖，度過慢慢長夜。……25 日南投廳道路開鑿隊正在開築中繼所至合歡山的道路。東合歡山西北方根據地到處是堆積如山的軍需品，占去了營幕、茅屋間的空間。……聯隊長阿久津大佐帶一個中隊去屏風山西北麓附近偵察地形，山砲隊、臼砲隊剛剛到達，一切已就緒。不遠處傳來砍木聲與巨樹倒下的轟然巨響；負重的苦力默默通過；扛着十字鋤的開路作業兵也通過；經理部倉庫的醬油桶與味噌桶旁邊，補給士正在清點在庫品、趕寫傳票……。有些兵士不顧溪水寒冷，脫下衣服跳進去洗澡。

昨夜（24 日）合歡山的步哨線 500 公尺前方，有敵蕃舉著火把潛來偵察我軍，哨兵向他們射擊三次……。

註：公路霧社支線開路以前的複正踏勘

台灣中部橫貫公路籌建以前，台灣省公路局曾經於民國 40 年至 43 年間，就北、中、南三條建議路線，分別進行了多次的踏勘與測量工作，最後選定北線開鑿公路，以「花蓮縣太魯閣口」與「南投縣霧社」爲東西兩端起訖點。未定線以前，重複踏勘日據時代的「合歡越嶺道」，亦即以霧社爲起點，經合歡山、北合歡山埡口、關原到畢祿的舊道，當時發現此線地形與地質不佳，有石門的崩落式坍方、關原與畢祿剝落是大坍方，開築工程與完工後的維護都會遭受很大困難。

因此，在一項「複正踏勘」後建議：公路自霧社開來，未到「南合歡山埡口」（武嶺）以前，自櫻峯北方（指昆陽）改以 2.76 縱坡度下降，越過奇萊北峯與合歡東峯間的「小埡口」（濁水溪與塔次基里溪分水嶺），然後沿塔次基里溪源流，經「關原山麓」，在關原大坍方下端築橋跨越塔次基里溪，並以隧道穿過畢祿大坍方的尾端下方，直抵卡拉寶社，然後沿立霧溪畔舊越嶺道通達天祥。

依照複正踏勘報告書，沿塔次基里西岸開公路（非現今的霧社支線山岳公路），有各項優點：公路通過中央山脈的分水嶺「小埡口」，海拔 2710 公尺，比起南合歡山埡口低得多，而且也比石門埡口低 472 公尺，又可以縮短大約 20 公里的路程。其他優點是採近直線距離，而且沿途地質較爲穩定，可以避開南合歡山埡口、石門埡口、關原、畢祿等地方的大坍方，也可以避免關原以東的幾條迴旋道，所能節省的工程費甚多。

此一複正路線後來因故沒有被採納，但是由公路局當初的踏勘與測量報告書

的內容可知，塔次基里溪確是開築越嶺道路的最佳路線。

（二）塔次基里溪主線

1.合歡山——關原舊址段：

路況概要

本段古道起自石門山南側的公路，海拔約 3140 公尺，沿著石門山東稜淺箭竹坡向塔次基里溪下降。古道起點附近的山坡，由於台灣光復後被陸軍寒訓中心闢為戰鬥教練場，到處是散兵坑與縱橫交叉的教練路徑，因此路迹不清，但是進入森林界限後，亦即自海拔 3060 公尺處起，即有 1.5 公尺寬的明顯古道出現。沿途有不少巨樹被鉅斷的切口，係民國 3 年太魯閣戰爭時日軍開路隊清理道路的遺迹。

自海拔 2820 公尺處起，石門山東稜開始分歧，成為數條小稜，猶如手掌伸向塔次里溪底，加上已進入以闊葉樹為主的混合林地帶，路失於高大的茅草叢內。依照上方的路向，可以斷定古道幾乎保持直線狀態向塔次基里溪降落，降落點在本溪與北支流合流點附近，溪床高 2030 公尺。

塔次基里溪上日軍所建的吊橋已經腐朽。其地溪流清麗而淺平，秋冬之交時紅葉紛紛飄落，是個風景優美的地方。

過溪後，古道即遇到大岩壁。民國 3 年的開路隊把岩壁炸成寬 1.2 公尺的岩壁古道，最高點 2050 公尺，然後進入海拔 2020 公尺的平濶疏林地帶，仍然保持 1.5 公尺的寬度。這一帶是近溪的大河階地。通過一道天然的石門後，在古道上隨處發現當年日軍進兵時，利用新開道路輸送軍需的遺物——鐵皮米桶與殺蟲藥瓶，均半埋於土中，也發現日軍營舍的遺址。此時古道一直是離溪不遠而且保持等高線高度，沿著西岸伸長。這平濶的疏林地帶，就是當年來此指揮作戰的討伐軍司令官、台灣總督佐九間左馬太所命名的「關原」建有陸軍倉庫與兵營，平均海拔高度約 2000 公尺。

本段古道的長度大約 7.5 公里。

實地勘查與分析

本段路徑共經 4 次勘查始完成，其時間記錄、分析如後。

第一次	民國 78 年 6 月
	楊南郡、戴秀雄、陳耀敏、徐偉群
6/18	9:40 車抵大禹嶺，水準點 2562M
	10:30 出發，走出合歡金礦路下塔次基里溪。

- 10:50 小溪，2300M
 11:45 高壓線，2070M
 11:55 塔次基里溪木橋，長 8 公尺，1990M，午飯。
 12:30 出發，離橋高 10 公尺處發現路迹，離開金礦路。
 12:40 高壓變電所與工寮，2010M，工寮西側發現明顯路迹，寬 1~2 公尺，循路西行，抵疏林濶地，路失，2050M（下午勘查關原舊址以東的路徑，略）
- 6/19 6:25 自 2070M 營地出發，走向工寮再探西側古道。
 6:35 抵工寮。
 6:40 四人散開向西邊疏林地帶砍茅草搜尋。高大茅草中找到古道，寬 1.2~1.5 公尺，路基下陷約 1 公尺，長滿刺莓與咬人貓，部份路段隱沒於茅草中，揮刀前進。道路緩緩降至塔次基里溪邊，1980M，再往前已無路迹，也找不到渡口或橋址。
 9:05 退回工寮，2010M
 9:15 工寮出發，準備回大禹嶺。
 9:30 過塔次基里溪木橋。
 10:45 小溪。
 11:30 抵達大禹嶺。
 12:05 開車往合歡山松雪樓。
 12:30 抵達松雪樓，3120M，準備自合歡山下降塔次基里溪，因雨留宿松雪樓。
- 6/20 今晨大雨不止，無法展開工作。自松雪樓徑回台北。
 ★此行確定塔次基里溪線古道的存在，古道與合歡金礦路於 2070M 營地附近交會。工寮西方一帶平濶，應是文獻上所稱的「關原」，但未發現大正 3 年的屯營遺址。此地近溪，取水方便。
 ★自大禹嶺南下塔次基里溪的合歡金礦路名氣大，因此被認為礦主所開，此點有商榷餘地。依照大正 3 年 4 月台灣總督府蕃務本署所發表的「南湖大山方面探險復命書」，從志佳陽社（環山）經撒拉矛社（梨山）有蕃路通往內太魯閣，扼內太魯閣蕃與陶塞蕃間之要地。所謂蕃路，以自大禹嶺（中央山脈鞍部）下接屏風山北麓為捷徑，往昔就有此蕃路。這條南北方向道路，應併入合歡古道西段計劃內規劃。
- 第二次 民國 78 年 8 月
 戴秀雄、李守謙、李仲凱、賴丕明、邱惠理
- 8/26 14:30 抵達合歡山松雪樓，調查舊石門警官駐在所遺址（現為救國團合歡山莊）的堆石駁坎，宿松雪樓。

- 8/27 7:35 自松雪樓出發，5 個人分爲 3 路向東搜尋古道痕跡。自松雪樓下降至森林邊緣，未見古道。
- 8:20 全隊走上石門山東稜的稜脊上，短箭竹林無路跡，走進森林中始發現明顯古道，通過兩顆大樹間，3055M，路旁的倒木已被鋸掉，路寬 1.5 公尺。
- 9:25 大樹被鉅斷的痕跡，拍照爲證，3020M，再下降，沿途偶見碗口粗切口。上瘦稜。
- 10:05 抵 2912M 小山頭，繼續向東下降。
- 10:35 路徑一直在稜上，起伏不大，下方出現潤葉林，但在森林中無法展望。
- 11:30 越過岩壁。
- 11:40 通過分稜點，折向東北下降。
- 12:05 午飯後依照舊地形圖所示向東南側搜尋，路失。
- 12:50 抵小溪源，分開尋古道，未發現，會齊於稜線上。
- 13:30 稜線上的古道繼續下降，後來逐漸不明，因天氣陰濕，好像要下大雨，決定回頭。
- 14:35 2912M 山頭。
- 15:40 森林邊緣。
- 16:00 於 3200M 處離開稜線，切向南邊山腰。
- 16:20 石門山鞍部。
- 16:35 返回合歡山松雪樓。

第三次 民國 78 年 9 月

楊南郡、林古松、戴曼程、伍萬生、伍明春、伍金生
(以上 3 人爲東埔的布農族)

- 9/2 6:00 自埔里乘卡車出發。
- 9:40 石門山南側下車，3140M
- 10:00 輕裝出發，沿石門山東稜下行，觀察地形與古道去向。
- 11:00 至 3040M 處折回。
- 11:30 石門山登山口（公路上），3190M
- 12:30 落鷹山莊，觀察其東南支稜去向，2840M
- 13:50 大禹嶺過夜，2562M
(後略)

第四次 民國 78 年 11 月

楊南郡、賴明佑、石垣柱（塔烏查部族，70 歲）

- 11/11 6:40 自合歡山松雪樓重裝出發。
- 6:50 抵合歡尖山東北側，東下山坡，3100M，在下方森林邊緣找古道，

沒有發現。

- 7:30 斜上石門山東支稜，於 3030M 處發現 1.2 公尺寬古道自上方延伸下來，順路往上爬。
- 8:30 於 3060M 處路盡，上方的短箭竹坡沒有路迹，只發現一條獵徑自路口分叉折北下溪。
- 9:05 自路口往下走。
- 9:15 路旁的巨檜樹根被鉅斷，留下直徑一公尺的切口。
- 9:45 森林山頭，3030M
- 10:05 陡壁上，3000M
- 10:50 2820M，路盡。繼續下坡，小稜線分歧。
- 14:00 穿過混合林，潤葉樹與茅草增多。
- 15:25 直下塔次基里溪，溪床高 2030M，溪流清麗，附近有幾棵楓樹、滿地的紅葉。
- 15:40 過溪，紮營於對岸。未見關原吊橋遺址，因吊橋的橋桁為木柱而非水泥柱。
- 11/12 6:35 出發。
- 6:42 巨岩的一邊被炸開，成為寬約 1.2 公尺的古道，長約 40 公尺，岩壁古道最高點 2050M，仍保持等寬伸向森林內。
- 7:05 開濶的疏林地帶，路寬 1.5 公尺，2020M
- 7:25 古道通過一個天然的石門，再過去發現 4 個腐鏽的鐵皮米桶，半埋於土中（這 4 個米桶的形狀與民國 3 年的太魯閣戰爭記錄相符）。
- 7:30 路左叉路伸向溪底，可能是取水的便道。
- 8:20 古道慢慢離開溪邊，伸向陰濕的雜木林內，1980M
- 8:40 日軍營舍遺址，1960M，營舍南北長 12 公尺，東西 8 公尺，有 8.7 公尺長的橫樑棄置於遺址，同時發現了 3 個同樣的鐵皮米桶和 1 瓶暗藍色的藥瓶，瓶底寫 CCPC,G3-5707，米桶的口緣呈長方型，兩邊裝有橫木以便挑運，口緣的大小是 10x6 公分，高 12 公分。營舍旁邊有小瀑布，離溪不遠。「關原舊址」應該指這個地方。
- 9:05 古道受阻於前方懸崖，巧妙地向上河階迂迴上升。
- 9:45 於合歡金礦變電所前路盡。走進變電所工寮，2000M
（後略）

史蹟闡註

1.石門：

日據時代昭和 10 年 3 月 31 日完工的合歡越嶺道最後一次的整建與改道工程，把合歡尖山北側的岩壁鑿一個石門，故名。台灣光復後霧社支線開路時，把

峽仄的石門炸開，變成空曠的風口（今名克難關），同時也把石門附近的六角型休息亭炸掉。日據時代的「石門警官駐在所」位於救國團合歡山莊現址，管制合歡山的通路，而以「合歡山」為名的警官駐在所與招待所卻位於目前的昆陽。

大正 3 年日軍從石門南側，亦即石門山東稜起點，朝向屏風山背後的太魯閣蕃社進軍。6 月 1 日拂曉攻擊的模樣與前夕的行動，在『太魯閣蕃討伐誌』裡有如下的描述：

5 月 26 日，討伐軍司令官佐久間總督抵達東合歡山西北方根據地。27 日他率領第二守備隊司令荻野少將、松本參謀等幕僚，前往東合歡山東側 3,200 公尺高地偵察地形，並且密議戰術，當時決議採取突擊方式進兵。……28 日，軍司令官由東合歡山西北方根據地輕從出發，沿著新開道路，親自去塔次基里溪關原視察。5 月 30 日以前完工了輸送路的開鑿與部隊的集結。6 月 1 日拂曉時分，各部路隊一齊開火。攻擊日上午 7 時，軍司令官右手帶著手杖，左手握住望遠鏡，向塔次基里溪前進，在軍司令官的前方 20 公尺處，有數名警衛兵前導……。

2.關原舊址：

塔次基里溪主線古道上的「關原」(Sekigahara)，位於石門山東稜尾端的對岸大河階上，與今中橫公路上的關原招呼站同名異地。民國 3 年的太魯閣戰爭中，關原舊址是塔次基里溪岸新開道路上的三個主要倉庫地（補給站）之一，稱為「關原陸軍倉庫地」。討伐軍司令官佐久間總督曾經在此地停留 12 天指揮作戰，也親自督促開路隊拓寬蕃路，讓重砲隊與輜重輸送隊通行，所以「關原舊址」是自合歡山入山的第一站。當時除了討伐軍司令部與直屬中隊外，還有 3,000 名輸送挑夫集結於此。昔日南投廳的托洛克蕃與花蓮港廳的太魯閣蕃為取獵區，曾經大戰於此。隨軍抵達關原舊址的台灣總督府林務技師賀田氏，在大正 3 年的著作『台灣中央山脈橫斷記、並太魯閣蕃地視察概要』中報導：

從合歡山東下急坡，穿過雲杉、鐵杉的良林至塔次基里溪畔的「關原」，海拔 7200 公尺，陸軍倉庫建於松與赤楊的疏林中，溪聲如雷，氣候溫和，風光絕佳。

2.關原舊址——無名溪段

路況概要

本段古道全長約 11 公里，是合歡古道西段中地形最險惡的一段。古道由關原屯營舊址起，沿塔次基里溪右岸北行，至屏風溪與塔次基里溪會流點附近，即目前合歡金礦變電所工寮西側，右轉向上河階緩升，於海拔 2040M 處與金礦路相交，然後以棧道略向屏風溪上游過溪，過溪後路徑清晰，古道通過兩顆大紅檜

之間，折向北，開始順著塔次基里溪南岸而行。

自此，古道以海拔 2000~2050M 之等高線高度，繞屏風山北支稜，道路穿越陰濕的原始林，凡遇小溪溝皆有棧道接通，唯木板已腐朽跌落於溝底。此地野豬頗多，多段古道均遭受翻掘而模糊，所幸尚有部份石砌的上駁坎，與較硬的路基繼續地標示出古道的路線。

越過屏風山北稜後，於陽光充足處茅草茂密，層層掩覆古道，揮刀砍行不易。於溪溝處土石鬆動，崩坍處處，舊有棧道全毀，多處需高繞始能通過。

古道於通過三條較大的支流與無數小溪溝後，在將達無名溪前，道路鑿於崖壁上，可惜此地地質不若錐麓斷崖那樣堅硬，使崖壁上之路徑時斷時存。

無名溪源於屏風山，溪水冷冽澄澈，兩岸峽谷深邃，與立霧溪峽谷相比，有過之無不及，調查隊曾於兩岸找尋無名溪吊橋遺址，但未發現。

實地勘查與分析

本段路徑共經 3 次勘查，其時間記錄、分析如下。

第一次	民國 78 年 6 月
	楊南郡、戴秀雄、陳耀敏、徐偉群 (前略)
6/18	13:20 自大禹嶺下方的合歡金礦變電所工寮後面上坡。
	13:25 接上合歡金礦路，2070M，為叉路口，放下背包輕裝往屏風溪合流點附近尋找古道。判斷過溪點應在此支流的上游方向。
	14:10 回到叉路口。
	14:15 往東邊走，發現路徑伸向屏風溪溪底，2030M，有瀑布、廢棄的採金設備。涉水過溪，對岸有路上升，寬 1.5 公尺，試走 50 公尺，發現路基與側坡良好，此路並非獵路。
	15:00 回到叉路口營地，勘查周圍地形。
	15:25 沿金礦路南行，路在稜線西側，寬約兩丈，依地形判斷，道路太寬頗不尋常，2130M。
	15:40 金礦路上升至 2200M，已近稜頂，判斷東西方向古道不會在此交叉。
	15:50 走回溪邊叉路口，2070M，就地紮營。(後略)
第二次	民國 78 年 9 月
	楊南郡、林古松、戴曼程、伍萬生、伍明春、伍金生
9/3	6:50 雨中至大禹嶺出發，走合歡金礦路。
	7:30 第 1 小溪，2310M
	9:00 塔次基里溪上木橋，1980M

	9:15	出發。
	9:40	2070M 叉路口營地，放下大背包，輕裝往變電所工寮。
	9:55	工寮，2040M，向隊友說明上回來此勘查工寮西邊古道的成果。
	10:20	回到叉路口，以散兵隊形勘查附近，認定古道經由叉路口向東側屏風溪下降。
	12:00	東下屏風溪。
	12:10	溪底，2040M
	12:30	過溪，有路斜上，上行約 80 公尺後折向東南。據判斷，折回東南瀑布上方的路徑可能係採金工人所開。開始尋找古道，布農族隊友直上稜線，但未發現古道痕迹。
	14:10	2 小時後退回路徑上方 2100M 處續勘。朝向東北方砍路前行，試圖橫越北陵，但遇陡坡及刺蔓，無功而退。
	15:00	回到溪底瀑布旁邊，2045M
	15:15	叉路口。
	15:30	變電所工寮，2045M。輕裝向屏風溪下游處及合流點附近勘查。
	17:30	2 小時的努力沒有成果，回到變電所工寮。
9/4	6:55	自工寮重裝出發，走合歡金礦路。
	7:10	叉路口，2070M
	8:55	自合歡山松雪樓延伸過來的舊金礦路交叉點。
	9:00	合歡金礦工寮，2420M
	9:45	重裝出發，沿傳統的屏風山攀登路線，先上屏風山稜線，以勘察屏風山背後的山道。
	10:15	最後溪源，帶水上山，2440M
	10:45	小平台，2580M
	11:10	箭竹林內午餐，2640M
	11:45	出發。
	12:20	鐵杉林，展望到屏風山中峯與南峯，2730M
	14:10	上至屏風山中峯北側稜線上，3210M(地形圖顯示 3240M 高)。發現兩個雨水池，就地紮營。今日重裝爬高 1200 公尺，消耗很多體力。 ★屏風山向東延伸的東稜起點在中峯，在此觀測地形。明晨前往南峯探查自合歡山上來的托博潤支線舊蕃路。
9/5	6:25	自中峯北側營地輕裝出發。
	6:30	屏風山中峯頂，3243M
	6:45	採金礦工人所遺留破工寮，3240M
	6:55	抵巍峨岩峯頂(屏風山南峯)，3183M

		★在峯頂南北兩側尋蕃路痕跡，雖然沒有發現，但判斷蕃路自合歡山一路沿南峯西稜前來，自南峯沿塔南側迂迴上升，因溪流的向源侵蝕強烈，地形破碎，舊路已崩失。
	7:15	離開南峯。
	7:45	回到營地，整理大背包。
	8:15	重裝出發，經中峯東稜下行。稜線右（南）側下臨托博濶溪，是一大片崩壁，沿崩壁邊緣上下山稜，極為危險。
	9:10	一枚峭壁，使用繩索下降，3060M，右側則為深不見底的崩崖。
	10:40	越過 3064M 平頂峯，午餐休息。
		★沿稜線縱走至此，大崩壁地形連綿不斷有 1 公里長，令人驚嘆。大正 3 年舊地形圖所標示的蕃路下降至托博濶溪的起點，已無法尋獲。75 年來溪谷地形已有很大改變，這下溪點早已被沖刷掉，不留痕跡。
	11:45	抵一山頭，3035M，正稜上尖峯林立，峯間的鞍部很深。
	12:55	最低鞍部，2920M
	14:50	抵一寬平處紮營，2880M，無水源，夜雨，收集雨水炊飯。
9/6	7:10	出發。
	8:00	2750M 鞍。
	8:45	2800M 峯，一片濃霧中尋找正稜。
	9:55	大裂溝，成三叉稜狀，2740M
	12:00	約 20 公尺長岩洞，2510M，全身已濕，烤火取暖並午餐。
	13:00	出發。
	14:45	發現舊蕃社的伐木跡地，倒木切口有斧頭砍痕。
	14:20	2622M 峯頂。向東的正稜低垂如陡坡，濃霧中視野不明。向北的稜線比較明顯，取此稜下降至 2340M
	16:20	似乎有路跡陡降西北的無名溪方向。折東南尋營地。
	16:50	坡地紮營，2320M。天黑以前，布農族隊友向東北稜下降至 2060M，尋路看看是否可以斜降至魯比社向西延伸過來的古道，1 小時後認為此稜下方有斷崖，無法通過。
		（後略）
		★試圖由屏風山東稜，北下無名溪附近的塔次基里溪主線古道，計劃失敗。
第三次		民國 78 年 11 月 楊南郡、賴明佑、石垣柱 （前略）
11/12	10:30	自大禹嶺下方的合歡金礦變電所工寮出發，向東勘查古道的去向。

- 11:35 自塔次基里溪木橋的上方約 10 公尺處向東斜上山腰。
- 11:50 陡坡雜木林中發現獵路砍痕，大樹有鋸痕，1980M。上至瘦稜，沿稜向屏風溪下降。
- 12:00 下至溪底，1960M，觀察地形後折回。
- 12:35 回到工寮。
- 13:00 到 2040M 叉路口。
- 13:10 下至屏風溪溪床，沿溪床走向合流點，未發現橋址。
- 13:50 回到叉路口，觀察地形。
- 14:30 回到工寮。
- 11/13 7:10 自工寮出發。
- 7:15 抵達木橋上方，昨日來過的地方。
- 7:25 瘦稜上。
- 7:40 屏風溪溪床，1960M
- 7:50 過溪後爬上峭壁，險極。
- 8:20 峭壁上的小平台，1970M
- 8:35 平濶的疏林地帶，1960M
- 9:00 上至更高的平台，2000M
- 9:20 發現古道，寬 1.5 公尺，沿古道向東續行，沿途棧道皆已腐朽，古道上已長出直徑 5 公分的樹。
- 9:45 古道已繞到屏風山的第一道北稜尾端東側，2030M
- 10:30 小溪谷，路失。這裡腐土鬆軟，到處是被野豬翻過的鬆土。
- 10:45 停止前進，原路折回。
- 11:40 沿古道上升，路基穩定，但是刺蔓阻路。
- 11:50 升至 2040M，茅草叢裡路失。
- 12:20 通過茅草叢，重拾檜木林中的古道。
- 13:10 岩壁旁通過，2040M。
- 13:20 古道與採金路交會，其地有兩顆大紅檜，清理古道口。
- 13:55 自路口下屏風溪。
- 14:00 溪底，2020M，午飯於瀑布下。
- 14:25 離開溪底。
- 14:35 回到 2040M 叉路口，觀察附近地形，發現古道自變電所工寮附近向東斜過來，未到叉路口以前原有棧道，通道渡溪點。
- 14:50 自叉路口回工寮。
- 15:00 金礦變電所工寮，2000M。
- 11/14 7:15 出發，沿金礦路返回大禹嶺。
- 7:22 木橋。
- 8:45 小溪。
- 9:40 大禹嶺，當天乘車回台北。

史蹟闡述

無名溪：

自關原舊址起，南投廳道路開鑿隊所開的道路繞過屏風山北麓，沿塔次基里溪南岸向東延伸，以鐵線橋橫越最大的南支流「無名溪」，這裡設有「無名溪陸軍倉庫地」，在戰爭中稱為無名溪，理由不詳。討伐軍司令官與他的參謀幕僚屬曾經在此停留 4 夜。無名溪可以說是一個界標，東側有蕃社，但是西側到合歡山一帶完全沒有人煙。台灣總督府技師賀田氏在『台灣中央山脈橫斷記，併太魯閣蕃地視察概要』裡，對無名溪有下面的報導：

溪水湛藍泛碧，地質為粘板岩、頁岩、綠泥岩與石灰岩的變質岩層。……南投廳道路開鑿隊奉命於短時間內，自合歡山開築過來，道路上下曲折，不難想像開路的艱辛。雖然內太魯閣奧蕃已逃至山中，無名溪往魯比社的 2 日里輸送道上，挑夫遭受了蕃人多次的狙擊。

3.無名溪——魯比合流點——西拉歐卡夫尼段

路況概要

古道在海拔 1980 公尺處跨過無名溪後向東續行。不久，通過一處人工鑿開的半隧道，長 15 公尺、寬 1 公尺餘，然後繞行急峻山腰，近一小溪處幾乎是斷崖地形，古道嚴重崩壞。

自 2062M 峯北側繼續向東繞行，便進入塔次基里溪的支流魯比溪範圍。魯比溪的小支流如樹枝一般向西南散開，台地分佈在溪溝之間，日照充足，昔日的上魯比社耕地、蕃屋、日軍屯營地、警所等遺址，均在一片赤楊枯林與茅草中，但是此處古道卻很清晰，分別尋到長約 100 公尺、40 公尺、30 公尺路基與駁坎完好的路段，位在海拔 1650~1680 公尺的等高線上。

古道經過魯比遺址後，沿杜銑山北支稜以之字形下降，路上茅草中有耕地、屋基遺留，古道轉向東行，經原始林下層，土質鬆軟陰濕，古道時斷時續，一直到 1471M 峯北側，再出現較為明顯的面貌。古道通過一片岩壁，鑿在岩壁上的古道長 12 公尺、路寬 1 公尺，其下有高 2 公尺，以精緻手法砌成的下駁坎堆石。不久，就到本線古道與托博潤支線交會處，海拔 1450 公尺。

古道交會點至魯比合流點勅使橋，屬於大正年代末期所拓修的理蕃道路，維持標準的 1.5 公尺寬度，除一小段崩壞外，其他大部份仍完好易行。

在魯比合流點附近橫跨塔次基里溪的勅使橋已斷，只剩水泥橋桁，古道經由吊橋伸向北岸陡壁下方折東，通到麻哈篤河階，此段嚴重崩坍，通行困難。

自麻哈篤河階東南端，以世良岡橋（目前只剩水泥橋桁）跨過立霧溪到東岸的西拉歐卡夫尼遺址，此地就是當年討伐軍司令部的駐紮地，通過古道再以一座

吊橋越過立霧溪，沿稜而上，穿過一片竹林，在西拉歐卡（今名）接上來自卡拉寶往古白楊的合歡越嶺道。

本段古道的全長約 14 公里。

實地勘查與分析

本段路徑共經 5 次勘查，其時間記錄、分析如後。

- | | |
|-------|---|
| 第1次 | 民國 78 年 7 月 |
| | 楊南郡、林古松、戴曼程、孫進山、蔡明德（太魯閣部族）
（前略） |
| 7/12 | 14:30 自魯比合流點上方，理蕃道路托博潤支線上的浮築橋，1510M
出發，取北北西方向斜降塔次基里溪，1430M，尙無法判斷是
古道或獵徑。 |
| | 15:00 第 1 道小溪，1430M |
| | 15:15 第 2 道小溪，1460M |
| | 15:30 山崩路失 |
| | 15:40 高繞以避開爲崖。 |
| | 15:45 瀑布一般急流，1450M |
| | 15:50 回到獵徑上，1460M |
| | 15:55 叉路，1470M，一大片茅草中有路迹，光復後有人種梨，判斷
其地原爲魯比社耕地遺址。放下大背包後探查有否屋基，但未
發現，15 分鐘後折回獵徑上。 |
| | 16:15 循獵徑右下。 |
| | 16:20 桂竹林，1420M |
| | 16:25 塔次基里溪吊橋，1400M。鋼纜腐銹，橋板盡失，以小木與竹
桿代替，但大部份已腐朽或斷落，通行危險。此吊橋係獵人所
架設，可能在日據時期就有，但是舊地形圖沒有標示。 |
| | 16:40 全隊通過危橋。 |
| | 17:20 大瀑布，1500M |
| | 17:30 瀑布上方石洞獵寮，1530M，紮營。 |
| 7 / 3 | 7:10 自石洞營地出發，循獵徑上行，1540M，獵徑不清晰。 |
| | 8:05 展望屏風山北稜角處，1730M |
| | 8:40 獵徑難於辨識，1850M，位於杜銓山正北方。 |
| | 9:20 接上由卡拉寶延伸過來的越嶺道（卡拉寶、畢祿段），2030M，
放下大背包勘查越嶺道。西北方向往畢祿警官駐在所遺址，因
嚴重崩坍，行 80 公尺便無法通行，但向東南行約 1 公里，路
況尙好。 |

	9:40	出發。
	10:20	走在稜線上，松針滿徑。
	10:45	支稜最高點，2230M，由此折東北方向。
	11:15	紅豆杉盜伐工寮兩棟，倒木 3 處，2130M
	11:50	山胞蔡明德的獵寮，2170M
	11:55	突稜上，2200M，折北。
	12:35	接上廢棄卡車路，2220M，取小徑北行。
	12:55	碧綠神木旁步階，2190M
	13:00	中橫碧綠神木站，2188M
	13:40	搭上往大禹嶺的公路班車。
	14:25	抵大禹嶺，2562M，午餐。
	15:00	雇計程車往霧社，沿線停車勘察舊蹟。
	15:15	合歡尖，3217M
	15:40	武嶺，3275M
	15:50	昆陽，3091M
	16:30	翠峯，2301M
	17:20	車抵霧社，1148M，宿霧櫻大飯店。
7/14		勘查隊伙伴自霧社賦歸，楊南郡留下來，雇車前往蘆山（博阿輪社）、平靜（屯巴拉哈社）、平和（魯庫拉雅社）、平生（塔羅灣社）、靜觀（沙特社、布希西卡社）等地進行田野調查訪問，當夜宿於平和之塔烏查族獵人（石垣柱）家。
7/15		晨自平和重裝下濁水溪，過吊橋上松崗（博望新村）。20 年前走過的蕃路，現已改為穿越高冷蔬菜區的摩托車路，松崗附近也有產業道路。由松崗搭乘菜車回埔里。下午前往清流（川中島）訪問一位泰雅耆老，問及太魯閣討伐戰及合歡越嶺古道事蹟。當夜自埔里回台北。
第2次		民國 78 年 9 月 楊南郡、林古松、戴曼程、伍萬生、伍明春、伍金生 （前略）
9 / 7	6:50	自屏風山東稜 2622M 峯的北側營地，2320M，出發。切向杜銓山主線稜。
	7:45	小支稜上望見對面杜銓山與中橫公路，2120M
	8:00	連續橫切 3 道支稜。
	10:10	第 4 道支稜，1960M
	10:40	上至寬稜，發現布拉瑙社的耕地堆石，1990M
	10:50	接上主稜，有石洞獵寮，午餐。前方鞍部（1980M）的南側是布拉瑙社遺址。

★此行最大的錯誤是未能從正稜鞍部，向北側尋找直下古道的路徑。大正 5 年（民國 5 年）遷村以前，布拉瑙社有 23 戶，與北面魯比社之間應該有小徑。

- 11:30 沿正稜前行。
- 12:00 抵杜銓山頂（三等 6357 號三角點），2103M
- 12:40 自杜銓山出發，取東後轉東北支稜（舊地形圖顯示北稜，不對。）
- 12:50 附近出現耕地堆石，2030M，再下降，是一片茅草，魯比社遺址應該在這附近，以散兵隊形探查屋基。
- 14:10 發現屋基，附近有一種叫「筴」的竹子，據山胞解釋，竹子是弓箭的材料，依泰雅族習俗，筴竹種於屋右。1720M，未發現東西方向的古道。
- 14:35 發現一座石砌碉堡，正方形，每邊約 3 公尺，高 1 公尺，門朝向東北，背倚高坡，可能是太魯閣戰爭時魯比社族人所建，居高臨下，易於狙擊下方的日軍，1620M。
- 14:50 下至托博濶支線古道上，1540M。
- 15:30 浮築橋，1510M，直行可通魯比合流點勅使橋，取左（西北）獵徑。
- 16:00 第 1 道小溪。
- 16:15 第 2 道小溪。
- 16:25 下魯比社廢耕地，於茅草叢中砍開一小塊營地，1480M，自小溪汲水炊飯。
- 9 / 8 5:55 穿過下方竹林後，於茅草叢中砍開 1 條路，向西搜尋至溪邊，未發現路迹，再往上繞到南邊的高坡，只發現光復後有人種梨樹，但已被廢棄，1600M
- 7:10 回到營地，整理大背包及營帳。
- 8:10 出發。
- 8:15 竹林，1420M
- 8:30 舊吊橋，1400M
- 8:45 過小溪，1470M
- 9:40 塔次基里溪北坡，隔岸看到魯比社耕地與平台，似乎有東西方向古道通過屏風山北稜尾，1610M
- 10:40 展望魯比合流點的最佳地點，1800M
- 11:45 抵卡拉寶、畢祿越嶺道，2030M
- 13:05 卡拉寶山基點峯的西鞍前，2400M
- 14:10 降至中橫公路 127.4K 處，2250M，沿公路東行。
- 14:25 抵碧綠神木站，2188M
- 14:35 搭車經梨山、回台北。

第3次		民國 78 年 10 月
		楊南郡、江清春（太魯閣部族）
10/ 8		在 Busegan（富世村）與 Kolo（古魯社、秀林村）進行田野調查訪問。
10/ 9	7:00	自富世村出發。
	8:50	抵碧綠神木，走果園路往卡拉寶。
	9:30	第一工寮。
	9:45	卡拉寶。
	9:55	合歡越嶺道上，東行。
	10:05	叉路口，沿獵徑下行。
	10:35	崩石坡。
	11:20	魯比合流點獵寮。
	11:45	坐流籠過溪。
	12:10	到對岸平台上。砍茅草探路，發現古道自合流點勅使橋迂迴上來，寬 1.5 公尺。
	14:40	循古道往浮築橋，狀況良好。
	15:00	於浮築橋上方與附近研判，發現自浮築橋往北北西方向下降的路徑，並非古道。正確的古道叉路口（往魯比及無名溪）應該在浮築橋附近。向江清春說明，讓他雇工再來砍草探路，限三個月內完成通往無名溪的古道初探。
	15:40	往回走，循古道向合流點的勑使橋砍茅草前進。
	16:05	回到流籠頭獵寮過夜。
10/11	5:45	出發，回卡拉寶。
	6:30	崩石坡，沿途觀察自魯比合流點上升至卡拉寶的古道位置。
	7:40	合歡越嶺道上，由此東行至往開晉的叉路口，途中沿幾道支稜下溪谷，找勑使橋通往西拉歐卡夫尼以及卡拉寶的古道。
	9:40	揮刀開路 2 小時，結果未發現古道，折回卡拉寶。
	9:55	自卡拉寶出發。
	11:00	抵碧綠神木。
	13:40	回到新城。

第4次		民國 79 年 1 月
		江清春、賴春光
1 / 8		自秀林出發經卡拉寶至魯比合流點流籠頭獵寮。
1 / 9		坐流籠頭過溪後，循古道左下雙溪匯流處，砍開茅草後發現勑使橋的水泥橋基，吊橋已全廢。再循古道往上爬，途經浮築橋時，重勘附近的古道去向，夜宿杜銓山東北稜下的石洞獵寮。
1 /10		整天砍除茂密的茅草，搜尋塔次基里溪主線古道，於石洞獵寮下

方尋到下魯比部落的屋基堆石，但古道不清晰。轉向杜銓山頂，經其西鞍爬越一座山的北側，上下探路，但未見路迹，再宿石洞獵寮。

- 1 /11 自獵寮出發，沿着昨日砍開的小徑至山腰的鐵皮獵寮。此獵寮是志佳陽社或梨山方面的獵人所建，判斷附近有小溪，而且古道應該在下方。砍茅草往上魯比社遺址推進。當天回到鐵皮獵寮過夜。
- 1 /12 整天砍除茅草與刺蔓至部落遺址，發現古道橫繞兩條小溪，路基相當寬，可惜過溪處均已崩毀。勘查後爬回鐵皮獵寮過夜。
- 1 /13 自鐵皮獵寮出發，向西邊循古道越過兩支稜後，下降無名溪。過溪處並未發現楊南郡先生所說的「無名溪大吊橋」遺址，而且斷崖迫近溪岸，無法直降。因此，改向下游塔次基里溪合流處砍路下降，發現有古道自東邊延伸過來，其寬度與勅使橋附近的古道寬度一致，約 1 公尺餘，但古道崩斷於溪邊，下游處也沒有看到吊橋遺址。無名溪水量豐沛，渡溪時水深及腰，冒險橫渡到對岸。溪床多綠色變質岩，對岸仍是崩崖，不得已，於無名溪的溪床巨石旁烤火過夜。
- 1 /14 爬回無名溪對岸上下搜尋，有一段古道鑿於崖壁上，時斷時存，有些近似古道，但無法確定，邊走邊砍茂密的茅草很辛苦。自無名溪西岸下降合流點，然後沿着塔次基里溪溯水往上游，途中經過兩個虎頭的蜂窩，位在溪底中洲灌木上。虎頭峰在我們頭上低飛、追趕，我們有時候潛入水中以避開毒蜂的攻擊，從左右兩岸下水往上游溯行五、六次後，始抵達關原下大坍方處，落石聲如雷，急速通過北岸的崩石坡，於塔次基里溪底烤火過夜。
- 1 /15 整天往上方砍茅草，試圖打開一條可上至關原的便道，於關原下短稜茅草叢中，無水過夜。
- 1 /16 繼續砍茅草往上爬，於中午時分爬到中橫公路關雲山莊附近，搭車回花蓮。

第5次 民國 79 年 1 月

楊南郡、王素娥、江清春、賴春光

- 1 /24 13:00 碧綠神木站下車，2190M
14:05 出發。
14:45 抵達上卡拉寶第一工寮，1930M，當夜下雪。
- 1 /25 7:05 出發。
7:15 抵下卡拉寶工寮，1880M
7:30 往魯比合流點的叉路口，1800M
7:40 輕裝出發。
7:55 往麻哈篤的叉路口（俗稱開晉路），1660M

- 8:25 突稜展望處，1370M
- 8:50 緩稜上，1260M，路左有疑似墳墓或屋基。
- 9:00 抵達「麻哈篙」河階，1170M，此地有台電所建工寮一棟與泰雅族舊屋三棟，種有桃、李、枇杷、蕃石榴。
★光復後地圖標示此地為「托博濶」或「開晉」均不對。開晉社在立霧溪南岸山坡上。
- 9:10 立霧溪流籠處，1160M，開始於東邊一片茅草中尋古道，但未發現，繼續到東端竹橋下，觀察世良岡吊橋遺址。本來想過溪斜至對岸的西拉歐卡夫尼戰爭遺址，但有虎頭蜂的騷擾，囑咐山胞下次摘下虎頭蜂窩後再查。
- 12:55 午飯後出發，往回走。
- 14:10 回到叉路口，1660M
- 14:45 往魯比合流點之叉路口出發，1800M
- 15:35 崩石坡上方，1550M
- 16:20 塔次基里溪流籠頭獵寮，1275M
- 1 / 26 8:05 坐流籠頭過溪。
- 8:20 直上陡坡。
- 8:30 輕裝沿古道往勅使橋遺址。5 分鐘便到，觀察 Y 型峽口並丈量橋桁，1290M
★橋址與流籠過溪處，相距約 150 公尺。
- 9:25 往回走。
- 9:40 古道路況良好，1430M
- 10:05 古道前方崩斷，改道上稜，1450M
- 10:20 稜上最高點，1470M，可見左下的托博濶支線。
- 10:25 浮築橋，1460M
- 10:45 古道清晰處，1495M
- 13:05 出發。
- 13:10 往托博濶社道路的叉路口，1545M
- 13:15 於平台午餐，1550M
- 13:35 出發，循小徑直上。
- 13:50 方型碉堡。
- 15:45 石洞獵寮，1975M，位於杜銓山東北稜，除夕在獵寮度過。
- 1 / 27 6:45 出發，走杜銓山的登山小徑。(杜銓山北側陡直，無法橫繞)
- 7:00 杜銓山頂，2100M (地圖上之標高為 2103M，三等三角點)，展望奇萊積雪。
- 7:15 朝西邊鞍部下去。
- 7:25 最低鞍部，1930M，西側有一石洞獵寮，可睡兩、三人。
- 7:30 爬至西坡 2030M 處後折北。

- 8:10 於 1800M 處折向西北。
- 8:20 鐵皮工寮，1760M
- 8:40 循短稜向下降，兩邊為小溪，拍攝兩溪外圍的上、下魯比社遺址，同時發現塔次基里溪主線古道，自東邊跨過小溪前來，寬 1.2 公尺，再經另一小溪西伸。
- 9:00 走下一段溪古勘查地形後爬到西岸，看到清晰的古道，寬 1.5 公尺。
- 9:25 抵達上魯比遺址，1680M，現已荒廢，掩埋於一片赤楊枯林與茅草中。遺址北緣成為突角，其地發現疑似的日警駐在所遺址，有門牆堆石、水泥台階、牆外駁坎，古道從警所北側通過，此段長約 100 公尺。警所遺址上有日軍使用的陶罐與白金無耳炒鍋各一。
- 10:20 往回走。
- 10:45 鐵皮工寮，午飯。
- 11:05 出發。
- 12:10 稜上，2010M
- 12:30 最低鞍部，展望並拍攝布拉瑙社遺址。
- 13:05 杜銓山，2100M
- 13:30 回到石洞獵寮。
- 1 / 28 8:00 出發。
- 8:25 稜上，1810M
- 8:55 碉堡處，1590M
- 9:45 浮築橋，1460M，休息 10 分鐘。
- 10:05 往托博潤社古道的叉路口，1455M
- 10:30 觀察地形後，往回去看通往魯比社的塔次基里溪主線古道口。
- 10:45 路口，1450M，此線古道開始時築於一片岩壁旁，約 12 公尺長，但前方已崩坍。
- 11:20 至浮築橋續查坍方的另一段。先從浮築橋沿獵徑下去，在 1450M 處與古道交會，但此段古道不甚清晰，此地為一凹谷地形，林下泥土鬆軟，古道路基無法固定。
- 11:40 回到浮築橋，發現上方平台有台階與平整的堆石，確定為一日軍警戒哨遺址。
★ 遺址上找到日本清酒瓶與日軍使用的鐵皮桶殘物，與關原舊址所見遺物，完全相同，成為塔次基里溪主線，也就是日軍進軍路線的佐證。
- 12:25 下至魯比合流點平台，1350M
- 12:30 坐流籠過溪，在獵寮午餐，1275M
- 13:30 出發。

14:30 崩石坡下 1510M
16:00 合歡越嶺道上，1800M
16:20 下卡拉寶工寮，1880M
17:20 上卡拉寶第一工寮，1945M
1 / 29 8:20 出發。
9:30 抵碧綠神木站，搭便車回花蓮。

史蹟闡註：

1.魯比社：

魯比社的社名原義不詳。蕃社分散在杜銑山北側山腰，早期的日本軍事偵察隊（當時稱為探險隊），因地形險阻，無法深入其地，所獲資料沒有顯示戶數與人口統計。大正 3 年 6 月 15 日討伐軍司令官與直屬部隊來此地以前，蕃屋已被日軍先遣中隊焚燒，原住民抗軍已撤退到後方。陸軍占領蕃社後留下一中隊駐守。自合歡山前來，這裡是塔次基里溪線的第一個蕃社。

2.魯比合流點：

指立霧溪上游兩個源流，塔次基里溪與托博濶溪，的合流點。在太魯閣戰爭中，原住民抗軍把合流點的藤索吊橋砍斷，阻止日軍快速前進，但是日軍在其地架起木橋，後來改建為鐵線橋，名為「勅使橋」。命名的由來是：大正 3 年 7 月，日皇派遣軍事侍從若見少將當特使，遠至位於卡拉寶社的前線指揮部，慰問討伐軍司令官佐久間總督。『太魯閣蕃討伐誌』描述魯比合流點的形勢如下：

……托博濶溪自屏風山與奇萊北峯之間流下。此地是双溪合流點，山壁迫岸，多綠泥岩石、硅石，形如關門。……南投廳道路開鑿隊自合流點向西拉歐卡夫尼的司令部所在地開闢新路。

3.西阿歐卡夫尼討伐軍司令部：

大正 3 年最早期的蕃地地形圖顯示討伐軍司令部所在地「西拉歐卡夫尼」，位於卡拉寶社的東南方立霧溪的對岸，是立霧溪舊河床上的小台地，海拔 3600 尺，原是西拉歐卡夫尼的耕地。（★昭和年代盛行健行活動時，合歡越嶺道上的「西拉歐卡」，位於卡拉寶社之東，立霧溪北岸）。太魯閣戰爭中，南投廳道路開鑿隊自魯比合流點直接開新路至西拉歐卡夫尼，自關原舊址起剛好是一天的行程。

西拉歐卡夫尼是古名，其泰雅語原義是百日紅，意謂其地有百日紅的群落。（★日據時代代理蕃後期，將立霧溪北岸的主要部落「西拉歐卡夫尼」改稱「西拉歐卡」，並設一警官駐在所。）這裡是激戰之地，日軍自屏風山一路向東進攻，在西拉歐卡夫尼首次遭受到全面性的反擊。檜崎氏在『太魯閣蕃討伐誌』中述及：

陸軍第二守備隊自出征以來已歷 7 旬，其間歷盡千辛萬苦，攻打托博闊社等 20 多個大小蕃社，使敵蕃震駭逃散……。兵士在西拉歐卡夫尼司令部搭建臨時茅屋，收容這兩、三天來陸續投降的蕃人達 60 多名。其中有些是家族，有些是剛成寡婦的蕃女。其中一個老婦發狂似每天從茅屋狂奔出去，往山中找親人。戰爭中避居立霧溪下游可蘭社親戚家的蕃人，披着蕃布回來，而部份逃難於山中或溪底的蕃人，個個蓬頭垢面，有的只穿着內褲，還有刺青的老婦已在山中餓了幾天，她的模樣像餓鬼一般，伸手說「吉母，吉母」，意思是要討鹽巴。……兵士給一些殘飯、塩巴與煙草，頓時個個喜形於色，雙手捧着殘飯吃，但他們對我們的味噌湯，或用醬油煮過的食物卻不敢吃。接到餅干之類的東西，用門牙咬動了一下便吐掉。男蕃的耳朵穿戴着彈殼做的裝飾品。從外表看不出是男或女，只能從刺青的形狀與綁腿來辨別他們的性別。有的蕃婦懷裡抱着嬰兒餵奶，雖然是蓬頭垢面，聲音很細柔。……突然間嬰兒哭起來，大兵們豎起耳朵聽着……。

未到西拉歐卡夫尼以前，部隊緊跟着開路隊快速前進。討伐軍司令官與衆兵士一樣社渡溪流，溪水深及大腿，仍神色自若地引軍前進。他每看到路旁沒有清理乾淨的茅草叢，便親自點火燒掉。宿營時，很早就起床，幫忙兵士們砍木探路。

6 月 26 日晨，佐久間軍司令官勘察新開道路，當他走近石工炸開岩壁的地方，一不小心，手扶的岩角鬆動，隨即墮下斷崖，頭、臉都有數處的裂傷，腹部及背部也有數處的打撲傷，但出血不多。軍司令官不聽軍醫的勸告，說寧願留在前線，不願被護送到後方的埔里陸軍醫院。幸好不到 5 天，沒有繼續發燒，裂傷也已經復原。

討伐軍司令官在西拉歐卡夫尼的前線指揮部停留 1 個月 13 天——6 月 20 日抵達西拉歐卡夫尼，8 月 13 日班師回台灣總督府。西哈拉歐卡夫尼的司令部當時有一中隊擔任護衛，以及 1890 名挑夫負責輸送軍需到前線司令部。據從軍記者檜崎氏報導，前線與後方蒼蠅太多，赤痢流行，陸軍也在西拉歐卡夫尼設立「病人療養所」，收容赤痢患。

討伐軍司令官在戰爭中受傷的地方，距離立霧溪約 1 公里，當時日軍興建一座鐵線橋叫「世良岡橋」（日語讀音西拉歐卡），橫跨立霧溪。戰後繼任的台灣總督曾經建立一個紀念碑於佐久間軍司令官墮崖受傷處，遺址尚存，但是世良岡橋已廢，目前只剩吊橋的水泥柱。

（三）托博闊支線

1. 卡拉寶——魯比合流點——托博闊段：

路況概要

古道支線始於目前卡拉寶果園下方「日本警察俱樂部」遺址附近，往南交叉穿過畢祿至古白陽之合歡古道主線，以之字路沿卡拉寶台地南緣短突稜向魯比合流點下降。起初時有少許崩坍，稍下方則因獵路借用，路徑相當清晰易行，距支線起點約 600 公尺處的平緩處，從前建有休息亭，目前只餘地基疊石。過後，稜線西側凹谷有大型崩坍，且擴大波及到古道，使之字型路徑斷斷續續，直到魯比合流點的勅使橋頭，目前這一段路因為無人走動，幾乎全被茅草封閉。

自勅使橋向西南上升至浮築橋下方的路段，為塔次基里溪主線與托博濶支線的共同路線。自海拔 1450 公尺的分歧點起，傍倚托博濶溪，迴繞於杜鉸山的東北、東側山腰，而來到東南面，第三道支稜下方有孫墨克社遺址。

本段古道一直維持在海拔 1560 至 1600 公尺的等高線高度，緩緩延伸，途中橫越兩道溪溝，原來的棧橋已腐朽、跌落於溪底，通行時須繞道。目前古道上已長滿高大茂密的茅草，但是路基仍相當穩固。

通過孫墨克上方的耕地後，古道繼續繞行杜鉸山的東南腰，這最後一段路徑，被密不透風的茅草封閉，勘查隊砍開一條茅草隧道爬行，到第四道支稜才進入托博濶社的範圍。

托博濶社遺址位於杜鉸山南稜上的一個肩部，海拔 1680 公尺，其位置向陽而多日照，地勢平潤，而且其北側多巨大紅檜。原來托博濶警官駐在所，目前只遺留屋基與石砌圍牆，以及日警所植的銀杏巨樹，蕃屋與耕地均已掩埋於高大的茅草中。

托博濶支線自從大正 10 年拓修為理蕃道路後，至昭和 5 年（民國 19 年）遷村為止，曾經被使用 10 年，目前大部份被茅草封閉，但整體來說，因地基狀況仍佳，整修並不困難。此段古道支線，全長約 8.5 公里

實地勘查路徑與分析

本段路徑一次勘查即告完成，其時間記錄、分析如後。

第1次 民國 78 年 7 月

楊南郡、林古松、戴曼程、孫進丁、蔡明德

- | | | |
|--------|-------|------------------------------|
| 7 / 8 | | 於花蓮新城訪問原籍托博濶社的老獵人邱木圭。 |
| 7 / 9 | 7:00 | 花蓮搭上公路局班車。 |
| | 9:40 | 車抵碧綠神木，2188M |
| | 10:30 | 出發，走果園路（此路為卡拉寶墾戶所開，並非古道）。 |
| | 11:20 | 第一工寮，1980M，午餐並訪問工人。 |
| | 14:10 | 出發。 |
| | 14:25 | 抵卡拉寶，1840M，位於室島山（1965M）下。 |
| | 15:15 | 退回第一工寮過夜。 |
| 7 / 10 | 7:00 | 前往室島山探查。室島山為紀念太魯閣戰爭中陣亡的日軍室島少 |

- 尉而命名的，山頂原有紀念碑，目前佚失於一片茅草中。
- 10:40 出發。
- 11:00 卡拉寶警官駐在所遺址，1860M，現由墾戶闢為果園。
- 11:25 合歡越嶺道上，1810M，右上方有卡拉寶警察俱樂部遺址。
- 11:30 取左。
- 11:35 1790M，由此離開古道右下獵徑。
- 12:30 崩石坡，1540M，寬約 20 公尺，斜降 50 公尺。
- 13:35 魯比合流點流籠頭，1340M，有獵寮與流籠。
- 14:30 使用流籠頭過塔次基里溪。
- 14:45 對岸平台紮營，1360M。下午勘查地形，平台的西邊約 60 公尺處有一木屋，係使用日警宿舍的木板改建，另有屋基多處，勘查後回營地。
- 7 / 11 6:50 自平台出發，循直上的便道前行。
- 7:05 接上自勅使橋過來的古道路寬約 1.5 公尺，1420M
- 7:25 瘦稜上，1470M
- 8:00 遇到一叉路口，1510M，發現 8 公尺長的浮築橋，寬 1 公尺，高 70 公分。直行後轉南可往托博濶社：西北行通塔次基里溪吊橋，是一條古老的獵路。觀察地形後，繼續沿古道南行。
- 8:25 叉路，1560M。取左。（右上的小路通到杜銑山。）
- 9:00 出發。
- 9:15 道路掩沒於高大茅草中，砍茅草前進，1610M
- 10:00 橫繞谷壁，1640M
- 10:20 尋回路迹，1650M
- 11:05 午餐，1680M
- 11:45 出發，道路一直繞杜銑山的山腰，既長又累人。經兩處溪谷，1680M，舊棧橋腐朽，不得已攀援樹根上下危谷。
- 12:55 孫墨克社廢耕地，1660M。社址位於此突稜下方小河階上。前人曾砍除路上的茅草至此，再前行 3 小時，茅草刺蔓封路，揮刀緩行，將茅草砍成一條隧道狀小徑，以狗爬式前進（背包拖在背後）。
- 15:40 第一道小溪，1640M，已是托博濶社範圍內。
- 16:05 第二道小溪，1630M
- 16:50 支稜肩部，1660M，（右上可以到托博濶警官駐在所遺址），由此下托博濶溪。
- 17:25 抵托博濶溪的溪床，1620M，紮營於溪畔。
- ★大正 3 年的地形圖標出有一條蕃路，沿托博濶溪上溯至屏風山鞍部。目前溪邊已經失去路迹。
- 7 / 12 7:00 自托博濶溪回托博濶社。

- 7:30 支稜肩部，1650M
- 7:55 抵托博濶警官駐在所遺址，1680M，遺址在托博濶山南側肩部，佔地約一公頃，北側有巨檜 4 棵，猶如置身於拉拉山神木群。這址四周有石砌圍牆，南北長約 40 公尺，東西寬約 20 公尺，大門朝南，庭前有 1 棵日警手植的大銀杏，大門邊的石牆高 2 公尺，但其他三面高 1.5 公尺。以警所為中心，蕃屋遺址向南、東、西三面散開，但均已掩沒於高大的茅草中。日據時代托博濶社為理蕃道路的終點。
- ★托博濶山（地圖上標示日譯杜銓山，音同）的南北面各有 1 警官駐在所，南面的設於托博濶社，北面的設於魯比社。
- 8:30 完成丈量警所遺址與紅檜林後離開。
- 8:40 回到肩部，1650M
- 8:50 第 2 道小溪。
- 9:00 第 1 道小溪。
- 10:25 孫墨克社遺址上方，1660M
- 10:50 谷壁。
- 11:40 昨日午餐地點，1680M
- 12:45 出發。
- 13:35 乾溪，1640M，橫越危崖。
- 14:10 抵浮築橋叉路口，1510M
- 14:30 取北北西方向循獵路斜降塔次基里溪。
（後略）

史蹟闡註

1.托博濶社：

此蕃社是太魯閣蕃約於 300 年前，自中央山脈西麓遷來立霧溪流域時最早定居之地，托博濶的泰雅語原義是「初居之地」。在太魯閣討伐戰的前一年，日本探險隊查出托博濶社有 25 戶，占整個托博濶溪沿岸蕃社總戶數的 8 分之 1。從『太魯閣蕃討伐軍隊紀念』照片集，可以看到戰爭中整個蕃社被焚燒的情景。『太魯閣蕃討伐誌』更進一步描寫蕃社如下：

「太魯閣奧蕃」聚居於立霧溪上游的托博濶溪兩岸，墾荒過着原始人的生活。蕃社背負中央山脈，居奧太魯閣之險，遠離文明社會，雖然隸屬於日本帝國領土，至今還沒印上我們日本人的足跡。……自中央山脈的西邊過來，最早遇到的蕃社便是托博濶社。……當討伐軍準備進攻時，蕃人早已從外、內太魯閣主力蕃處聽到風聲，初以為日軍的來襲，不過是「大規模的出草行動」，毫不介意，僅僅在 5 月 23 日夜，派出 5、6 名蕃丁持火把逼近合

歡山東峯下偵察，回去以後在溪谷上方的要地構築簡陋的碉堡，防守蕃社的後門。他們那裡知道陸軍已經開始三路進軍，越過奇萊連峯與屏風山，三面包圍蕃社。突襲之下，蕃婦來不及卸下織布機上的蕃布，蕃丁也丟棄手鋤於耕地，一齊往山上逃難，因此 5 月 31 日陸軍抵達時，蕃社已經杳無人影。

戰後有道路自卡拉寶社沿托博濶溪修建，稱為「理蕃道路托博濶支線」，而托博濶社成為理蕃道路最深入中央山脈的終點站。

2. 孫墨克社：

孫墨克社的泰雅語原義是「跳蚤很多」，理蕃道路托博濶支線沿着杜鉸山東南腰迴繞，旁托博濶溪，而孫墨克社剛好位在托博濶社與魯比合流點間的一半距離，蕃社遺址在道路下方約 150 公尺處。大正 3 年 6 月 4 日孫墨克社被日軍偷襲，深夜裡槍聲四起，所有蕃屋均被放火，烈焰冲天。『太魯閣蕃討伐誌』提及：

下一站攻到西拉歐卡夫尼時，蕃情突變，蕃人已不再逃走，轉而持槍迎戰，這可能與我軍放火燒毀蕃屋有關。……陸軍以為燒掉蕃屋並踩毀農作物，可以迫使逃到山中的蕃人，因為飢餓而不得不棄槍投降，顯然地這個策略並沒有奏效。

3. 卡拉寶社：

卡拉寶的泰雅語原義是土地肥沃，意謂其地肥沃，適於耕種。

大正 3 年的太魯閣戰爭時，日軍於 6 月 7 日攻陷卡拉寶社，並焚燒大部份的蕃屋。抗軍暫時向後撤離，但不久反攻卡拉寶北側山頭上的日軍，激戰中室島少尉陣亡，他的小隊幾乎全被殲滅。戰後日軍於山頭建立一個橢圓形紀念碑。當時隨軍來查金礦的總督府技師福留氏也抵此，同時豎立了兩個紀念木柱，一寫「金脈探險紀念」，另一寫「稜線上室島中尉戰死之地」。（按：陣亡官兵軍照例升一階。）紀念碑與木柱均已佚失。當年冒着戰火到前線視察後勤與殖產的總督府技師賀田氏，曾經報導：

被討伐軍參謀部統御的蕃人隊 6 名蕃人，均為塔烏查部族，奉命在卡拉寶社的蕃人面前力勸投降，當時社內還有兩年的小米存糧。

討伐軍司令官在卡拉寶社過了 3 夜，當時日軍已經設置了「卡拉寶陸軍倉庫地」，而且決定將司令部設於卡拉寶社，但是因為社內水源不豐，無法維持大軍，不得已將司令部移到西拉歐卡夫尼。根據從軍記者檜崎氏報導，日軍在卡拉寶社時遇到颱風來襲，風砂蔽天，社內跳蚤很多，後方輸送來的軍糧不足，又不斷地受到敵蕃零星的攻擊，兵士苦不堪言。

2.托博闊——合歡山段：

本段越嶺道，實際上是一條舊蕃路，祇曇花一現似地出現在大正 3 年日軍所測繪的古地形圖，但未再出現於昭和年代的新版蕃地地形圖。依照古地形圖所示，越嶺道自托博闊社下溪，沿托博闊社溪溯往上游，至屏風山中峯的東南坡下源流始離溪，越過崩石地帶後，直上屏風山中峯頂，然後沿稜至南峯，再沿南峯的西稜向塔次基里溪的源流下降。離開溪源後，上升至由合歡山東峯延伸過來的稜線（也是目前登奇萊連峯的登山路徑），轉往合歡山。實際上昔日蕃人所開的舊越嶺道，已名存實亡。

勘查隊曾於調查過程中，往托博闊社下方的托博闊溪底觀察，發現上游多深潭瀑布，而且因為缺乏溯溪的裝備，無法展開溯行。因此，於另一梯次活動中爬越屏風山，以勘查托博闊溪源頭的狀況。自屏風山中峯循東稜下行 3 公里，沿途仔細觀察結果，發現右臨托博闊溪源的稜線下方，經 76 年來地形變化與托博闊溪的向源侵蝕後，已成為深不見底的 V 字形谷，陡壁上石塊紛紛崩落，人員無法下降，也未發現日軍原據以下降溪源的蕃路舊跡。再參照當年太魯閣戰爭中所拍攝的照片集，其中一張照片顯示日軍自屏風山向東南下降至托博闊溪，全程經過有崩石的斷崖地形，而且照片的文字說明也提及連綿的斷崖惡路。

另一方面，自屏風山高嶺，海拔 3240 公尺的越嶺點，下往塔次基里溪源流，再上合歡山的舊蕃路，筆者早於民國 60 年 12 月勘查過。依照探勘記錄「屏風山脫險記」（刊載於 61 年 4 月「登山簡訊」第 2 卷第 9 期），自屏風山南峯的北緣，有舊蕃路循西稜下降，在海拔 2280 公尺的溪岸，有遠東金礦工寮，可能是民國 3 年日軍在戰爭中所設置的「屏風山中繼所」遺址。自工寮過塔次基里溪的木橋，爬向目前由合歡山松雪樓延伸過來的登山路徑（海拔 3120 公尺處），順路走一小時便返回松雪樓。

目前自屏風山南峯西稜下降的舊蕃路，由於年代久遠而大部份已經崩陷，而自稜尾舊工寮接上奇萊登山路的路段，曾經被遠東金礦所借用，也是早期的屏風山登山路徑。由於十幾年前登山者改循自大禹嶺南下的合歡金礦路登屏風山，此段舊道目前已成廢道狀態。

本段舊越嶺道，自海拔 1620 公尺的托博闊溪底，上升至 3240 公尺高的屏風山中峯越嶺道，再向西部下降塔次基里溪源流，在地形上有重大的缺陷，因此日據時代的理蕃道路托博闊支線只開到托博闊社，而未能延伸至合歡山，原因也在於此。以目前的情況來說，此路線所經之地，位於太魯閣國家公園自然生態保護區內，也不宜做為大眾健行的步道。

史蹟闡註

屏風山中繼所：

此地因為太魯閣戰爭中於屏風山西麓設置中途補給站（中繼所）而命名，當

時測得海拔 8,000 尺，但從地形圖研判，海拔約 2,280 公尺，位於塔次基里溪向奇萊北峯南伸的溪源東坡。討伐軍聯隊司令部本部採托博濶溪線向東進軍，屏風山中繼所剛好座落於合歡山東峯與屏風山南峯的中途。『太魯閣蕃討伐誌』描述中繼所的前後路段如下：

「屏風山中繼所」位於標高 8,000 尺之地，好不容易從東合歡山一路下坡抵達此地，還要爬向海拔超過一萬公尺的屏風山，才能攻進托博濶社。屏風山的山稜與奇萊北峯相接，從奇萊北峯東稜之「卡利亞諾敏」展望過來，猶如一千折的日式屏風連立着。自山頂到八成高處是垂直的斷崖，斷崖下方至山麓完全沒有路迹。陸軍兵士們攀援樹根，繞過巖角，伏身爬過足夠 5 個人合抱的大倒木下，有時縱身懸吊在藤蔓的一端通過斷崖。……從東合歡山爬越屏風山，再從山頂向托博濶溪下降，才知道真正的所謂「台灣中央山脈之險」。

伍、古道西段之整修與步道

規劃之建議

（一）塔次基里溪主線

整修本線古道，使之成為立霧溪上游一條完整的國家級景觀、史蹟步道，有下列事實為依據：

- （1）具有 76 年歷史，太魯閣部族浴血抗暴的史蹟古道。
- （2）自合歡山進兵立霧溪流域的四條軍事路線中，唯一由具有專業性的工程隊所開的古道。
- （3）除合歡山下至塔次基里溪外，大部份路段均在海拔 1500~2000 公尺的等高線，平緩延伸，易於整修，且利於大眾健行。
- （4）全線位於太魯閣國家公園的特別景觀區內，順立霧溪上游、中游而至下游，是貫穿太魯閣國家公園且盡賞立霧溪峽谷的最佳景觀步道。

1.合歡山 O 型自然步道系統

- 整修合歡山至塔次基里溪畔關原舊址，以啣接自大禹嶺南下的合歡金礦路，加上自大禹嶺至合歡山出現有的道路，使之成為一個 O 型的自然步道系統。
- 如本報告第肆章所述，自合歡山至關原舊址，路迹清晰，稍加清理就成。同時改善合歡金礦路，部份危路與直坡路須改建「之」字形路。步道寬度宜比照合歡越嶺古道的 1.5 公尺標準寬度。

步道規劃與相關設施

- 本 O 型步道系統之步道口 (Trailhead)，位於救國團合歡山莊現址，建議由合歡山遊客中心 (Visitor Center) 或生態研習中心管制。其地應有完善的駐車設備。
- 合歡山至塔次基里溪底，由海拔 3140 公尺降至 2030 公尺，高度差雖然很大，步道的平均縱坡祇要維持百分之 8 至 10 即可。
- 合歡步道口至森林界限為短箭竹緩坡，建議沿稜開闢的步道上，鋪設石片 (清朝八通關古道之作法)，以防滑並阻止步道上長出箭竹。
- 森林界限至塔次基里溪底，因坡度較大，宜建「之」字形步道。實際上步道要有坡度，排水才好；「之」字形曲折，才有更加的視覺享受。茅草灌木的清理範圍應為 2~3 公尺寬、2.5 公尺高。
- 「之」字形步道轉角處，容易被步道使用者抄捷徑而破壞自然生態。因此，建議在每一段轉角處栽植灌叢 (自然障礙物) 保護步道。迴轉間隔要加大，使沿途的景緻不致於反覆出現而單調。(太小的迴轉間隔通常是抄捷徑的誘因。)
- 本線古道因為通過高海拔、中海拔地帶以及高山溪谷，屬於山岳型的健行步道，山岳展望良好。因此建議在「合歡步道口」設置大型牌示 (Trailhead Signs)。
 - (1) 告示牌：有關步道的開放、封閉、限制使用的公告。此外，對於步道名稱、等級、公里數、沿途營地、山莊、木屋、水源位置、使用規定等，均要做列舉式的說明，措辭要婉轉。因為遊客有抗拒心理，避免使用「禁止○○○」的字眼，應該以「建議您○○○」、具有善意而合乎科學理由，使遊客相信確有遵守的必要。
 - (2) 解說牌：目前，先進國家的趨勢是採用故事性的解說牌。內文與圖解應是專家的權威性報導，而非低俗的說明。選出本區內合歡、屏風、奇萊的山岳景觀與位置、太魯閣戰爭中原住民的抗暴事蹟、合歡、奇萊之探險、測量以及開拓古道之來由等，作故事性的解說。硬體的設計方面，建議使用圖解，以悅目的顏色畫出；文字說明使用白色；底色用中性顏色以免突出畫面；設計要有創意與美觀。
- 步道上設置的指標，建議使用原木，高度不超過一公尺 (如紐、澳國家公園的作法)。目前台灣使用的登山指標太高，不但容易被強風吹倒，而且破壞視覺景觀。為保護自然景觀，指標不可浮濫，應力求精簡，只設置於叉路口，而且要有統一規格，整齊劃一。
- 步道嚴禁帶狗進入，此項禁令在外國的國家公園行之有年，因為狗會危害其他健行者的安全並污染環境。
- 在台灣，山地的橋樑以吊橋最具特色、最能符合經濟原則與美觀，也可以說是台灣傳統的橋。架設鐵線吊橋的技術，目前台灣在世界上排名第一。因此

本 O 型步道系統上的兩渡溪點，建議架設吊橋。

(1)合歡山下塔次基里溪吊橋（暫用舊稱「關原吊橋」）：溪底附近有紅葉、白水激流、斷岩古道、瀑布、日軍屯營遺跡等多項重要的遊憩資源。建議架設小型吊橋，接通古道。

(2)大禹嶺下塔次基里溪吊橋（暫稱「金礦吊橋」）：目前有木橋，應改建為吊橋。橋下是極為壯觀的峽谷激流，兩岸有古楓林立，饒富艷麗的色彩美。

- 在關原舊址興建一中型山莊（容納 50 人為準）供健行、研習活動的人員住宿，並接受原野求生、生態保護等解說教育。

- 自關原山莊（暫稱）開闢 3 條放射狀的自導式步道支線。

(1)通往成弧型彎曲的塔次基里溪岸，讓遊客欣賞關原舊址北側的溪谷景觀。

(2)通往不同層次的河階地原始林（關原舊址西、南側），作為賞鳥步道。

(3)啣接合歡金礦路的支線，方便屏風山的攀登（自山莊一天來回屏風山）。

- 在關原舊址，興建太魯閣部族的戰爭史料展示館與立霧溪採金史料展示館各一棟。

(1)戰爭史料館：76 年前二萬多名侵略者與二千五百名抗軍，為期三個月的武力抗爭，其史料相當豐富，可以展出文獻的影印本、圖片、照片與實物。除了幻燈片、多媒體影片、紅外線透視圖、實物介紹外，應包括：

甲、全景模型——展示太魯閣戰爭中，抗暴的太魯閣部族所使用的武器、實戰用具、碉堡、藤索吊橋、戰況、敵我雙方之軍事移動路線、古戰場全景。

乙、實景模型（Diorama）——武力抗爭期的住屋（半截式）實景。屋內設置泰雅勇士蠟像、生活用具、爐火、武器修護等實景。遊客窗外窺看。

(2)立霧溪採金展示館：展示光復以前立霧溪上游各次的探礦、採金、探險隊的全部事蹟，以及光復以後遠東金礦組織到目前更名為合歡金礦組織，於立霧溪採金設備的演變與金礦資料。與戰爭史料館一樣，除了實物、圖片的介紹外，增加全景與實景的模型。

- 關原舊址一帶多濕地、巨岩、疏林、小瀑布、小溪、河崖，而古道穿梭其間而且隨塔次基里溪彎曲，建議清理古道兩旁，做為一個大型自然公園。

（註：本區並非生態保護區）

2.關原舊址至魯比合流點之原野步道

- 本段古道的東、西兩端起訖點（Approach），均距離中橫公路有半天的行程。雖然本段古道通過一大片原野、密林地帶，而全無人煙，而且整修本段需要投入更多時日、人力與物力，但為求完成早日貫穿立霧溪上游塔次基里溪之步道建設，建議與合歡山 O 型步道一樣，優先整修。

- 全面修復本段古道。目前茅草、刺蔓封徑，而崩毀路段也相當長，建議仍依

照原來的設計，以等高線平緩延伸為原則。

- 無名溪為塔次基里溪的大支流，原來的「無名溪吊橋」需要重建。

步道規劃與相關設施

- 本段古道漫長而且通過原野地帶，因此應增設原野營地與避難小屋，而且對於進出原野的健行者，建議做適度的季節性限制，如每逢颱風季或旺季裡人潮洶湧時，限制總人數。
- 原野營地：於無名溪左、右兩岸的緩稜地點，各設一處原野營地（Campsite）。〔★原野營地與指定營區（Campground）有別。後者已劃好每座帳篷的位置，而且有水電供應與爐、桌等設備；前者則完全沒有。〕原野健行者無論從東邊卡拉寶過來，或從西面邊關原舊址過來，均可以利用。原野營地要選擇近水源但沒有落石危險，而且避風的位置最要緊。
- 避難小屋：因為隨着步道的整建，登山健行者必將利用北稜攀登屏風山基點峯，因此建議在屏風山北稜下之古道上，亦即屏風山北麓兩股叉稜的中間位置興建一避難小屋，可供緊急住宿或避難之用。
 - (1) 避難小屋的興建，應避免使用目前為人詬病的三夾板、鐵皮材料。基礎工程宜使用石塊堆砌，牆壁為原木結構，屋頂最好仿照瑞士阿爾卑斯山區的單斜面式樣，以石板鋪成。
 - (2) 因為並非供經常性住宿之用，屋內不宜設床，只有寬厚的長板凳。建議仿照歐洲、加拿大的做法：屋內增設緊急用無線電話、飲水設備、以及斧頭、繩索、急救箱等緊急救難用品（救難用品平時鎖在木櫃內，於緊急事故發生時，打破玻璃門取出來）。
- 原野營地與避難小屋，應規定使用者自行掩埋排泄物，離去時把垃圾帶走。
- 本段古道自離開關原舊址，即要通過塔次基里溪的第一道南支流屏風溪。目前渡溪點的位置有瀑布，也有採金設備殘存。除了重建一小型吊橋外，宜利用原有的金礦路支線開闢賞鳥步道。
- 古道所通過的低河階地，平潤而潮濕，建議於兩旁路肩建造排水溝，以利排水。
- 通過小溪與濕地的路段，建議架設棧橋及木板道（Board Walk）。設計於統一規格、安全耐用為原則。
 - (1) 日軍所築的全部棧道，目前均已腐朽斷落，建議在原址重建堅固耐濕的棧橋。
 - (2) 濕地上的步道，以高架式木板道代替，這樣較能符合保護生態的要求。木板道原則上寬 50 公分，木板厚度 5 公分，離濕地高 30 公分。有坡度的木板道，宜鋪上鍍鋅的鐵絲網以防滑。
- 本斷古道穿過無名溪一帶的危崖、崩坍地。溪流的自然侵蝕，無法以人力克服，但通過陡直的危崖，可仿照紐西蘭 Mt. Egmont 國家公園的做法：崩石

坡上建造石階與木梯，斜向交替，木梯的構造採用「之字型」，這比過去一般使用的「垂直上下型」更佳。木梯因為斜向交替上升，不但可以避開落石的直線衝擊，而且具有緩衝陡坡的功能。扶手宜選用經特殊處理並保持原色與紋理的木材。

- 魯比社的房屋舊址，呈不同層次的階梯式分佈於杜銓山北坡及高位河階地，石牆、竹林、生活用具如陶罐、無耳炒鍋等尚存。建議重建幾棟，作為泰雅竹屋的原野展示館。太魯閣戰爭中族人所構築的石砌碉堡在附近，也一併修復。
- 日軍於 76 年前築路時即已命名的魯比合流點，其地勢平曠而富有園林之美。建議重建舊敕使橋，以連接往卡拉寶的古道，同時供遊客從吊橋上欣賞立霧溪上游兩支流匯流所造成的 Y 型峽谷勝景。
- 從卡拉寶之字形下來的古道，於魯比合流點上方分歧，是往合歡山與托博澗的步道健行者必經之地，雖然距離卡拉寶不遠，為方便健行者，建議在此興建一小型山莊。勅使吊橋西側的日軍警戒哨遺址，為一良好位置。
 - (1) 魯比山莊（暫稱）與關原舊址的山莊一樣，兼有登山基地的功能，自山莊可以一天往返杜銓山並造訪部落遺址。
 - (2) 山莊的建造，建議仿照歐洲阿爾卑斯山區的人字形屋頂、原木結構的牆壁與石砌底層，外觀厚重而純樸。
 - (3) 建議採用專業的管理方式。山莊的管理員（或駐守人員），應避免以一般行政管理人員充任。雇用具有野外學識與應變能力的專業人員，給予解說指導與執行的雙重任務。
 - (4) 雇用寒暑期工讀生（如日本國立公園內山莊）或義工作短期駐守，幫忙解說教育工作。一般來講，學生與登山者比較熱誠賣力。
- 建議在山莊附近增設「指定營區」，置於該山莊管理之下，水電由山莊接通。營區與溪流之間應保持 30 公尺的最低距離，以防止水源的污染。營區廁所建在樹林隱秘處，禁止靠近水源。
 - (1) 設置圖解式告示牌，禁止擅自砍木為柴、傷害立木、刻字、破壞公用設備、任意丟棄垃圾等不法行為。提醒指定營區使用者：「離去之前，把營地弄得比來時更乾淨」。
 - (2) 加設「夜間指標」，指示公廁、步道口等位置。文字宜使用螢光漆。
- 山莊附近開闢環狀自導式步道。自然步道除了有正面的功能外，尚有消極的防範作用，可以保護步道外的植被，免受住宿者與露營者任意踐踏。

3. 卡拉寶放射狀自然步道系統

- 卡拉寶距離中橫公路碧綠神木站，只有一小時半行程。建議以卡拉寶社遺址為一個重要的遊憩中心，建立五條幅射性質的自然步道，向西北、西南、東南、東、北伸長，以拓展遊憩空間。除了北線外，其餘四條均屬古道。

- (1) 卡拉寶、畢祿段步道（西北線）：本段原為合歡越嶺道的一個小段落，自卡拉寶社向西北伸長，止於目前的中橫公路碧綠站西側下方畢祿警所遺址，長 7.6 公里。
- (2) 卡拉寶、魯比合流點步道（西南線）：塔次基里溪與托博濶溪的兩條古道於魯比合流點上方會合後，經由勅使橋北接卡拉寶。
- (3) 卡拉寶、麻哈篙段步道（東南線）：自卡拉寶社址東南方沿稜向立霧溪下降到麻哈篙河階的古道。
- (4) 立霧溪掘鑿曲流段步道（東線）：自卡拉寶至天祥的合歡越嶺道，筆者已於民國 75 年 7 月完成調查計劃，請參閱「合歡越嶺古道調查與整修研究報告」內之建議事項。
- (5) 卡拉寶、碧綠神木段步道（北線）：本段並非古道，而是中橫公路完成後，往卡拉寶之墾戶自行開設的果園便道。

步道規劃與相關設施

（畢祿段）

- 畢祿以西的合歡越嶺道被中橫公路併入，但其東至卡拉寶段仍倖存，暫稱畢祿段。目前路基與駁坎穩定，但需要補修畢祿大斷崖崩坍部份。建議維持原來 1.5 公尺寬的規制。
- 公路碧綠站（泰雅語 Pilu，日譯「畢祿」一直被登山界採用）西側下方的畢祿警官駐在所遺址是個平臺，可以展望腳下的畢祿大斷崖與對岸無名溪、奇萊、屏風連峯的大型景觀，日據時代即為一個山岳觀景臺。建議將步道自畢祿警所延伸至金馬隧道與碧綠間的公路。

（魯比合流段）

- 目前自卡拉寶南側的合歡越嶺道，下接魯比合流點的「之」字形古道，大部份已崩失，代之以卡拉寶墾戶與獵人自行開設的便道進出。便道陡直而且橫越崩石坡，不宜採用。建議重建自卡拉寶南稜下溪至勅使橋，1.5 公尺寬度的古道。

（麻哈篙段）

- 本段沿用塔次基里溪線古道在卡拉寶東南稜上之部份路段，與稜尾下方至立霧溪畔河階地「麻哈篙」的舊道，稍加補修即可。
- 麻哈篙現有三棟早期的泰雅木屋，牆板是用斧頭劈鑿而成的，值得整修保存。
- 麻哈篙對岸有沙卡亨社、開普社、西拉歐卡夫尼等戰爭遺址。建議於立霧溪上架設一個大吊橋。目前位於麻哈篙南端的流籠渡口與東側日軍所建的「世良岡吊橋」原址，均為理想的築橋位置。
- 西拉歐卡夫尼遺址與麻哈篙均為開濶的河階地形，具有健行、露營、嬉水、示範淘金、生態研習的潛力。建議設置露營區與管制站（Ranger Station），並修復日據時代的舊理蕃道路支線，連接麻哈篙經由西拉歐卡夫尼遺址到合

歡越嶺道上的西拉歐卡。

- 仿照外國國家公園步道之作法，無論是露營區、避難小屋、甚至公廁，均設於步道的外圍，距離步道至少要 30 公尺，以支線連結步道。支線口應有指標。
- 公用設施置於步道外圍的設計，可以(1)避免步道使用者過度踐踏這些設施附近的植被；(2)保持這些設施的隱秘性與安寧；(3)防止步道使用者或露營者擅自走出新路，而導致步道分歧凌亂。

（神木段）

- 目前，連接碧綠神木與卡拉寶的果園便道，其坡度寬度以及立地狀況大致上符合一般步道的標準，只要在穩固的路基上稍加整理即可。
 - 建議於「碧綠神木步道口」，設置大型告示牌與解說牌各一座。牌示的設計方式與內容，與「合歡步道口」同。
 - 建議分別於「合歡步道口」與「碧綠神木步道口」之管制站，免費分發解說小冊子與地圖，作為對遊客、健行者的機會教育。小冊子或解說摺頁，建議包括「步道使用規則」、「露營要領」、「野外生活技術」、「自然保護」等。
 - 以大型牌示與解說摺頁，勸導遊客與步道使用者不要留下人為的痕跡、保護自然、愛護野生物，並特別提醒他們如果發現(1)步道毀損，(2)牌示錯立或歪斜，(3)野火，或(4)「山老鼠」偷獵、盜林的情形，應立即向太魯閣國家公園各級單位報告。
 - 卡拉寶的腹地很大，目前被山地墾戶濫墾以栽植果樹與蔬菜，森林幾乎已被砍光。建議復舊造林，並興建一棟中型山莊（可容納 50 人）供合歡越嶺古道的上健行遊客住宿。卡拉寶山莊（暫稱）不僅提供住宿服務，而且可以發揮下述功能：
 - (1) 夏季開辦林間學校、自然生態研習會。
 - (2) 對於畢祿一帶珍貴紅豆杉之盜伐行為及野生動物之偷獵，具有監視威嚇作用。
 - (3) 位於合歡越嶺古道全線的中間位置，做為定期巡山的管制站。每月派員巡視步道並作成記錄（★健行、露營中發生的意外事故，可藉巡山行動加以防範；並因有巡查記錄，萬一發生受害者提出訴訟時，將原始記錄呈上法庭做為抗辯的證據。）
 - (4) 山莊應備有急救藥品、山難救助工具、森林救火設備，形成一個自然災害與人為災害的防治中心。
 - (5) 山莊應附設空罐壓扁機與簡易焚燒爐。不可燃之空罐，規定遊客自行使用壓扁機踩扁後，放入大型垃圾袋。可燃物由管理員使用簡易焚燒爐，定期燒毀，以維護清潔。
- ★日本的高海拔山莊，都附設直昇機停機坪。直昇機定期運來新鮮的蔬菜、水果、雞蛋、牛奶，回程時將山莊所收集的空罐（已壓扁）、瓶子、保麗龍容器，以大型網袋拖吊下山。這種做法，很值得我們參考。

- 上述之解說教育與災害防治兩項目標，可以說是興建健行步道山莊於關原舊址、魯比合流點、卡拉寶等地的最大理由。有關山莊、避難小屋的建築式樣、設施、管理等建議事項，均互相通用。
- 建議於卡拉寶遺址，建造一座「泰雅族抗暴紀念碑」，以彰顯太魯閣戰爭中先人流血抗暴、保衛鄉土的英勇事蹟。卡拉寶社與其東之西拉歐卡社、古白楊社，以及其南之沙卡亨社，是這一戰役的四大古戰場。

（二）托博闊支線

1.魯比合流點至托博闊之原野步道

建議全面整修本段古道。本段係日據時代「理蕃道路托博闊支線」。目前雖然在太魯閣國家公園自然生態保護區內，但具有下述的優越條件：

- (1) 與塔次基里溪主線不同，於民國 19 年以後才逐漸荒廢。古道以海拔 1500~1700 公尺的等高線緩緩延伸，目前有 1.5 公尺寬路基，大部份仍堅固如初。
- (2) 伸入托博闊流域的各蕃社遺址，是一條富有「歷史考古」價值的史蹟古道。
- (3) 本段腹地大，南有奇萊、盤石連峯，西與北有杜銓、屏風的連峯。藉本段古道之整修，可以疏散古道幹線上的登山健行人口，也防止登山人士濫闢新徑。

步道規劃與相關設施

- 本段古道所經之處，亦即杜銓山的北、東、南三面山腰，屬於生態保護區，因此步道之規劃，建議採用低密度開發為原則。
- 建議以托博闊社遺址為步道終點站，不再延伸，也不要開闢步道支線。
- 建議於步道終點站托博闊社遺址，設置一棟避難小屋或管制站，亦可做為巡山員的休息站。
- 托博闊警官駐在所遺址，可以修建為露營區。其北側有日人所植的大銀杏與紅檜巨木數棵，宜妥為保存，最好加圍木柵以保護。遺址下方有兩道小溪，水量充沛，而且具有優美的巨石流泉景緻。
- 自托博闊下至托博闊溪，目前有舊獵徑。建議保存此小段獵徑，以利將來蓬勃發展的高級溯溪活動。
- 托博闊社遺址，目前陷入整片茅草中。建議清理茅草並復舊這民族移動的重要史蹟地。

2.托博闊社至合歡山之原始越嶺道

本段是舊蕃路，開始時溯托博濶溪，然後登越屏風山南峯至合歡山。因為河流的向源侵蝕強盛，奇萊北峯與屏風南峯間被侵蝕得險惡萬分，而且地屬太魯閣國家公園的自然生態保護區內，不利於整修本段蕃路（也是日軍進兵路線）為步道。建議予以保留。

觀賭目前的趨勢，將來的登山與高級溯溪活動，會擴大到本區托博濶溪、奇萊北峯下的東、西源流、屏風山南峯，以及屏風山西南麓。為了減低對自然生態的衝擊，也為了防止山難，建議預作適度的管制措施，概述如下：

(1) 分別於合歡山（西口）與卡拉寶山莊（東口），執行自然生態保護區的入山管制，採取登記制度，並徹底實施預約入山制。平時限制入山活動的總人數，颱風季則禁止入山。

(2) 定期派巡山員進駐托博濶社遺址上的避難小屋或管制站，並執行管制行動。

附 錄

（附錄一） 太魯閣蕃之沿革

——楊南郡譯

（譯註：這篇文章見於日人橋本白水所著『東台灣』第七章「理蕃」，記述民國3年台灣總督發動太魯閣蕃討伐戰以前，太魯閣一帶被日軍砲擊，以及發生新城事件的來龍去脈。譯述如下。）

太魯閣蕃往昔自台中州廳所管轄「托洛克」遷來立霧溪流域，其年代已無法查考（托洛克今名靜觀）。在清國據台的二百多年期間，被視為化外之民，不入版圖。明治28年（西元1895年）台灣歸日本版圖，翌年「南進軍」（指台灣征討軍）的一部份兵力開進東台灣。同年6月進入奇萊（今花蓮平原）時，東海岸的漢族與蕃族表示歸順，但只有太魯閣蕃與居住新城的漢人沒有迎接日軍。雖然陸軍參謀柴田大尉以書信招降新城頭目李阿隆，但他以生病為由拒絕出面。7月台東撫墾署長曾根俊虎前往巡視時，才出面表示歸順之意。

同年8月，花蓮港守備隊派遣結城亨少尉帶一支分隊駐守新城，因為部下誤觸當地的習俗禁忌，被蕃人攻擊，12月23日結城少尉以下20多名全部斃命（此即所謂「新城事件」）。

花蓮港守備隊聞訊，於翌年1月組成一支討伐隊急馳新城，收容屍體並將漢人空屋放火燒掉。2月，由台灣守備步兵第一聯隊長湯地中佐，率領一支步兵大隊及若干砲隊前往討伐，因天時地利不順暢，討伐行動受阻，5月就停止軍事行動。

明治31年，台東廳命新城的漢人李阿隆為「太魯閣蕃總通事」，並前往太魯閣蕃勸誘投降，同時命李錦昌與張阿三為通事。

明治 34 年 3 月，太魯閣蕃外圍的蕃社頭目，經由總通事李阿隆，表達了一項意願：請求當局開設「國語傳習所」（指日語譯員訓練班），並允許「內地商人」（來自日本的商人）進入蕃社經商。因此當局接納建議，在古魯社（今新城西北方，秀林村的一部份，讀音可樂）設立國語傳習所，同年 10 月 5 日開課，共有蕃人子弟 13 名男生、2 名女生入學。另外，日商「賀田組」獲得「物品販賣」（包括火藥的買賣）的特別許可，同年 8 月 31 日起開始營業。當局查出蕃人的意向後，採取懷柔政策，因此蕃人也表達了歸順之意。

明治 37 年 9 月 8 日，當局派公醫久野養到古魯社從事醫療工作。翌年 11 月 17 日在當地設置「警察官吏駐在所」，另一方面特准賀田組負責人賀田金三郎開始製腦事業，分別於 37 年 12 月及 39 年在古魯社與烏衣利社兩地開工，由日人指導蕃人製造樟腦。39 年 7 月業主與蕃人雇工之間，發生摩擦而演成蕃社之間的內訌，7 月 30 日有兩名腦丁被殺，因此蕃情大變，製腦工作也停頓了。

當時花蓮港支廳長警部大山十郎，率領兩名巡查與數名賀田組的職員在烏衣利社停留，臨走時遭到蕃人的攻擊，除了兩名部下生還外，支廳長與其他 23 名人員全部罹難。古魯社的駐警小川源次郎與 16 名賀田組職員也被捕軟禁，幾天以後才被釋回花蓮港，因此當局不得不採取懲罰行動。因為地形關係，不利於陸地上的攻擊，乃延長隘勇線以封鎖蕃社的出入。從 40 年 5 月 16 日起設隘勇線於沙巴特溪右岸，以連結遮埔頭海岸，共 3 里 15 町（約 14 公里），於 6 月 1 日竣工。

明治 40 年 7 月 1 日，日本當局派來兩艘軍艦「浪速」與「秋津洲」，從海面砲擊古魯社以外的全部蕃社。第二天警隊率領南勢阿美蕃 500 多名，攻入古魯社的兩個蕃社，擊斃 21 名蕃人並燒毀 18 戶蕃屋與耕地。戰爭中官方有 3 名隘勇陣亡、2 名受傷，而蕃社有 8 名戰死、7 名受傷。其後又派警備船「扇海丸」巡邏於東海岸，時而砲擊蕃社，時而取締海上走私行為。41 年 5 月新設隘勇線於巴托蘭溪（按：南方木瓜溪的一支流，但此處指木瓜溪出口處）沿岸 3 里餘（約 12 公里），以封鎖太魯閣蕃的出入。

明治 41 年 12 月 14 日，南勢阿美蕃中的「七腳川社」抗命，因此在軍事行動中，同時延長隘勇線到太魯閣的界址，並架設鐵刺網。鐵刺網的工事於 42 年 2 月 18 日完成。雖然有這些設施，蕃人仍然經常出沒於隘勇線附近，加害出役的警備員。蕃社被封鎖後，日用品非缺乏，因此蕃人乞求物品交易，地方也恢復平靜了。

五年理蕃事業之一的「太魯閣蕃討伐」準備階段開始時，當局於大正 2 年 4 月 9 日，命花蓮港廳蕃務課長警部雨田勇之進，率領 3 名警部、4 名巡查、1 名巡查補、2 名隘勇，前往古魯社（秀林）與得其黎社（崇德）一帶實地調查蕃情，同月 11 日回花蓮港廳。同年 10 月 16 日台灣總督府警視永田綱明所率領的一隊，包括 2 明警視、1 名技師、6 名警部、2 名技手、1 名陸軍軍官、1 名下士、6 名巡查、3 名警手，再度前往古魯社及得其黎社，進行實地調查，同月 19 日回到台灣總督府。大正 3 年 2 月 17 日，以北埔隘勇監督所為起點，延長隘勇線 5 里

（約 20 公里）到立霧溪右岸，於 3 月 9 日完成。討伐軍的準備行動，隨後逐次展開。

（附錄二） 太魯閣蕃討伐戰全貌

——楊南郡譯

（譯註：民國 3 年，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發動陸軍與武裝警察隊掃蕩立霧溪與木瓜溪流域，泰雅族原住民紛紛起來以武力抗爭，死傷慘重，可惜原住民自己的血淚故事已失傳。關於日軍的官方記錄，包括準備階段、編隊、行動命令、招降諭告、作戰命令、戰況、戰後之處置、槍械之沒收、傷亡人數之統計等，見於藤崎濟之助所著『台灣蕃族』以及橋本白水所著『東台灣』。各項記錄全文譯述如下。）

一、準備階段：

太魯閣蕃是北蕃中的大族，計有 97 社、1,600 多戶、9,000 多人，其中壯丁大約是 3,000 人。每人均持有精密的槍枝，而且存糧很多。他們所蟠踞之地，北起宜蘭廳所轄大濁水溪（花蓮和平溪）以南，南迄花蓮港廳所轄木瓜溪以北，共 97 萬平方日里，高山深谷相連、奇巖穿雲、老樹蔽空、四面險絕，自成天塹，是以長久以來橫虐抗命、荼毒民生以為快。明治 29 年（西元 1896 年）襲擊新城分遣所，把結城少尉以下整個小隊殲滅。除此以外，在明治 39 年將花蓮港支廳長大山警部一行以及賀田組製腦職員小松梅三以下 23 名殺害，此為其中最慘烈的事件。明治 40 年，台灣總督府請求海軍省派遣南靖艦隊的兩艦，「浪速」與「秋津洲」，來台灣東海岸砲擊，陸上也派了 100 名警察隊與 500 名平地蕃（南勢蕃 7 社），從海上與陸上夾攻烏衣利社、素必其社、卡多散社，結果仍無法平定。因此，太魯閣蕃仍舊以北蕃之首自居，逞暴虐之極。

有鑑於此，佐久間總督把太魯閣蕃之討伐，視為「五個年理蕃事業」計劃中最重要的部份，並特別延到最後一年才進行。討伐行動之年一、兩年，就致力於蕃情的探查，也做各分面的準備工作。大正 3 年（民國 3 年），命蕃務本署、警察本署、以及陸軍幕僚，協力部署軍事行動，包括通訊、運輸、衛生、財務經理、糧食之貯存，腳伕的徵募等準備工作。重大問題在會議中決行，一般性事務雖然不經過議決，仍照會其他單位，務使各項準備工作順利完成。準備工作概述如下：

- 1.譯員的訓練：在南投廳埔里社支廳內托洛克，設立「太魯閣蕃語講習班」，自大正 2 年 12 月 1 日起三個月內，訓練譯員人才。
- 2.通訊：增設緊急通訊網，維持花蓮港與南投兩廳所轄臨時部隊間的通訊，以及花蓮港廳各要塞間的直接通訊。
- 3.交通：在花蓮港與北埔間，以及其他必要的地方，新設輕便鐵道，或變更輕便鐵道路線；新設、變更或整修道路。
- 4.倉庫：在花蓮港、南投兩廳轄內必要的地點建造倉庫。

- 5.腳伕：徵募大約 6,000 名腳伕。
- 6.糧食：擬定糧食採購案。
- 7.隘勇線：儘速完成桃園廳與新竹廳轄內各據點間的隘勇線，並徵募所需人力。
- 8.地形：調查塔烏查蕃方面（南投線平靜）與卑亞南鞍部（宜蘭線思源埡口）一帶。
- 9.海運：開闢海上運輸線至花蓮港。
- 10.衛生：成立警察救護班與紅十字會救護班，分成本班與分班兩種。

二、警察討伐隊之編制與行動計劃：

以警察隊與支援警察隊的陸軍部隊，掃蕩太魯閣蕃各社，並沒收蕃人所持有的槍械彈藥。警察隊分成兩隊：

- 1.立霧溪方面討伐隊
- 2.巴托蘭溪方面討伐隊

立霧溪方面討伐隊，以立霧溪方面隘勇線的終點，亦即立霧溪監督所為起點，向立霧溪流域以及山地推進，掃蕩蟠踞於其地的各蕃社，預定在三角錐山的山麓（即錐麓古道），與合歡山方面的陸軍部隊會合。該隊另以三個部隊掃蕩蟠踞於三棧溪流域以及山地的各蕃社，並與巴托蘭方面的討伐隊會合。

巴托蘭方面討伐隊，以多摩南監督所為起點。與奇萊主山南峯的陸軍互相策應，掃蕩蟠踞於木瓜溪流域以及山地的巴托蘭各蕃社，並把蕃人驅向南方，儘速與陸軍部隊會合，然後自適當地點前進，與三棧溪方面討伐警察隊急速會合。

（按：巴托蘭社位於木瓜溪中游巴托蘭溪合流點，今龍澗發電廠上方。文中以巴托蘭泛指木瓜蕃。）

隊名	指揮系統	編制
立霧溪方面警察討伐隊	台灣總督	8 個部隊（本部、第 1 隊至第 8 隊）
	警察隊總指揮官	1 個砲隊（22 門火炮、6 挺機槍）
	討伐隊隊長	2 個前線輸送隊
		2 個電話班
		2 個警察救護班
		2 個緊急通訊班
巴托蘭溪方面警察討伐隊	台灣總督	4 個部隊（本部、第 1 隊至第 4 隊）
	警察隊總指揮官	1 個砲隊
	討伐隊隊長	1 個前線輸送隊
		1 個電話班
		1 個紅十字救護班
		1 個緊急通訊班

討伐隊集結日期定為五月中旬，確實日由台灣總督另行密令。集結地點為花

蓮港。集結後立即向立霧溪、三棧溪、巴托蘭溪方面推進，約略與陸軍部隊同時行動。集結地點與討伐軍本部間的公文、物質輸送、命南投、花蓮港兩廳廳長負責，下屬平地警察辦理。

警察討伐隊指揮官與總督府專屬官員名單：

總指揮官：	內田嘉吉（台灣總督府民政局長）
副指揮官：	龜山理平太（台灣總督府警視總長）
總指揮官專屬：	山本新太郎（台灣總督府警視）
	江口良三郎（台灣總督府警視），及其他四名。

（南投方面）

總督專屬：	宇野英雄（台灣總督府警視），及其他 4 名。
-------	------------------------

配屬陸軍之警官隊：	9 名警部補
-----------	--------

（立霧溪方面討伐隊）

討伐隊長	永田綱明（台灣總督府警視）
副隊長	雨田勇之進（花蓮港廳警部）
副隊長	中田秀造（新竹廳警部）

（巴托蘭溪方面討伐隊）

討伐隊長	松山隆治（台灣總督府警視）
副隊長	田丸直之（宜蘭廳警部）

註一：警察部隊編制如下：總督專屬 10 名，總司令部 44 名，討伐隊本部 126 名，部隊 2,424 名，砲隊 154 名，前線輸送隊 163 名，電信班 56 名，警察救護班 23 名，非常通信班 15 名，赤十字救護班 20 名，軍隊附 20 名，共計 3,127 名。立霧溪方面警察討伐隊共 4,897 名（1,922 名警察、2,975 名職工與腳伕，含日人與漢人），而巴托蘭溪方面警察討伐隊共 2,817 名（1,042 名警察、1,775 名職工與腳伕）。警察部隊計 6,091 名、職工與腳伕計 4,750 名。總計 10,841 名。

註二：除了正規的警察討伐隊以外，另組成一支預備隊，其動原計劃以及附屬職工資料略。

陸軍討伐隊指揮官與專屬官員名單：

司令官	佐久間左馬太大將
參謀長	木下宇三郎少將
副官	安井儀之助砲兵少佐
（參謀部）參謀	能村 修步兵大尉
參謀	井上忠也步兵大尉
（副官部）	4 名
（經理部）	3 名

(軍醫部) 2 名

(連絡線守備隊) 4 名

出動人員合計 3,108 名。

【譯註：陸軍第一守備隊、第二守備隊（分別以平岡少將及荻野少將擔任司令官；前者有一個聯隊，兩個大隊；後者有兩個聯隊、三個大隊），以及陸軍雇用的職工與腳伕的編制資料沒有發表，因此陸軍所動員兵力之總人數，應該遠超過 3,108 名。】

5 月 9 日內，內田總指揮官向警察討伐隊下達行動命令，限於 5 月 29 日以前完成討伐隊的編隊。立霧溪方面討伐隊與巴托蘭溪方面討伐隊，分別自「立霧溪監督所」與「多摩南監督所」前進，於適當地點和其他警察部隊及陸軍部隊會合，兩隊自 5 月 31 日日起開始討伐行動。

太魯閣蕃討伐警察隊行動命令：

1. 聚居本島中央山脈以東的太魯閣蕃，據守天險，強恃衆多壯丁與充裕槍枝彈藥，輕慢自恣，不奉政令，逞行兇暴。

2. 命討伐警察隊，在陸軍部隊協力下，掃蕩太魯閣蕃各社，並沒收蕃人所有槍枝彈藥。

3. 命討伐警察隊在行動之前，集結於花蓮港市街，於 5 月 29 日以前完成編隊。立霧溪方面討伐隊，自立霧溪監督所附近隘勇線出發，於適當地點與其他警察隊及陸軍部隊會合。

4. 命立霧溪方面討伐隊，派主力部隊於 5 月 31 日上午自指揮部出發，掃蕩立霧溪流域左、右兩岸的山地蕃社，於三角錐山之麓與合歡山方面陸軍部隊會合。

5. 命立霧溪方面討伐隊，以三個部隊掃蕩三棧溪流域，以及三棧溪左、右兩岸山地蕃社，與巴托蘭溪方面的警察部隊會合。

6. 命巴托蘭溪方面討伐隊，於 5 月 31 日上午自指揮部出發，與奇萊山主山南峯方面的陸軍部隊互相策應，切斷木瓜溪流域以及木瓜溪左、右兩岸山地的蕃社與太魯閣蕃主要蕃社間的連絡線，同時將木瓜蕃驅向南方，儘速與陸軍部隊會合，然後自適當地點前進，與三棧溪方面的其他警察部隊會合。

7. 命討伐警察隊指揮部設於花蓮港北埔。

8. 隊名、編制以及指揮系統另行指令。

埔里討伐軍司令部
五月十六日午前十一時

佐久間總督於 5 月 24 日將「招降諭告」交給托洛克蕃人帶到托博潤社招降，又命宇野警視將諭告謄本面交龜山副指揮官以轉達兩個警察討伐隊。招降諭告全文如下：

招降諭告：

余今日親率大軍，分別自合歡山、奇萊主山、木瓜溪、立霧溪四方面進討，其原因爲汝等居住於日本帝國領土內，尙未遵奉天皇陛下之命令，余欲令汝等歸順。汝等即使拼命抗拒，仍無法對抗日本帝國大軍，其理昭然若揭。盼汝等儘速繳出槍械彈藥，表達歸順之誠。若抗命，大軍掩至，各蕃社必然覆滅。汝等即使抵抗至勢盡而向深山幽谷逃避，我軍必窮追不捨，殺至無一倖免。若幡然反省而投降，今後爲狩獵所需之槍械彈藥將准予借用，並保障將來之安寧視，同一般良民。奉勸聖仁慈之日本帝國天皇陛下之命令，本總督公布招降諭告，汝等務必禮認此旨意，不得疑懼，盼立即誠心表達歸順之意。

三、陸軍部隊之動計劃：

佐久間總督於5月6日對「太魯閣蕃討伐陸軍部隊」下達行動命令與訓令。5月11日向岡陸軍大臣及長谷川參謀總長，報告動員軍隊以討伐太魯閣蕃的事由、兵力以及預定的行動概要。5月16日他在參謀副官、三村秘書官、稻垣醫學博士等隨從下抵達埔里，向陸軍討伐部隊下達「討伐命令」。依照該命令，以5月31日爲期，第二守備隊自合歡山出發，向「內太魯閣蕃」攻擊，而（第一守備隊之）步兵第一聯隊則自奇萊主山南峯附近出發，向「巴托蘭蕃」發動攻擊。討伐軍命令全文如下：

討伐軍命令

1.太魯閣蕃及附近蕃情如下：

- (1) 太魯閣蕃：（泛指內、外太魯閣蕃及巴托蘭蕃）抵抗並屢次打敗過日本帝國軍隊及警察隊的討伐行動，現在仍不沾皇化，強恃衆多壯丁與武器據守天險，逞行暴虐，從未間斷。壯丁人數無法確定，但估計內太魯閣蕃主力爲800名，外太魯閣蕃主力約爲1,000名，巴托蘭主力約爲250名。壯丁每人都持有槍械。太魯閣蕃目前與其他部族（陶塞蕃除外）互相敵對，因此陷入孤立狀態。
- (2) 陶塞蕃：（指陶塞溪之陶塞蕃）介在內太魯閣蕃與南澳蕃之間，屬大太魯閣蕃之一部份，意圖反抗我軍，但是人口與槍械似乎不多。
- (3) 七腳川蕃：聚居木瓜溪隘路口，鯉魚山之西南方地域，部份尙未歸順，然而人口與槍械不多，其勢衰敗不振，目前與太魯閣蕃互相敵對。
- (4) 南澳蕃：（今和平北溪部族）表面上雖已歸順，但擁有衆多人口與槍械，經常出草，大胆犯行，但是與太魯閣蕃爲世仇。
- (5) 溪頭蕃：（今宜蘭支線四季、南山一帶）與馬那烏央社蕃一樣，去年夏天被我軍討伐，士氣不振，殘敗之衆現以逃竄到博布爾溪谷及西那庫克庫溪谷，意圖抵抗我軍，但是其勢力微不足道。與太魯閣蕃敵對。
- (6) 志佳陽蕃：（今中橫宜蘭支線環山）與撒拉矛蕃（梨山一帶）一樣去年夏天被我方攻擊，其勢力因此頓挫不起。撒拉矛蕃大部份人口現在已移

住新竹廳所轄蕃界，舊蕃社只剩下少數繼續居留。此少數壯丁有反抗意圖，而近來與太魯閣蕃訂立和約。

(7) 白狗蕃：(今霧社支線翠峯之西，瑞岩一帶)與馬列巴蕃(瑞岩之北，望洋)一樣目前大致上平穩。去年夏天被討伐過，舊蕃社可能還有一、兩名殘餘抗命者。

(8) 萬大蕃：(霧社之南，今名同)與霧社蕃、托洛克蕃一樣，目前平穩，對我軍尚稱友好，這三個部族與太魯閣蕃敵對。

2.命 5 月 31 日以前陸軍第二守備隊自合歡山附近出發，攻擊「內太魯閣蕃」，(第一守備隊之)步兵第一聯隊自奇萊主山南峯附近出發，攻擊「巴托蘭蕃」；警察隊自東海岸方面與軍隊方面互相策應下攻擊「外太魯閣蕃」與「巴托蘭蕃」；南投郡(埔里方面部隊)以志佳陽蕃與撒拉矛蕃為目標，自撒拉矛鞍部(梨山)推進到鞍部東方約一里半(約 6 公里)高地附近，標高 8,544 尺處，構築警戒線。

3.太魯閣蕃討伐部署業已展開，命「軍經理部」於 20 日起自博阿倫蕃務官吏駐守所(今蘆山)向奇萊主山南峯方面沿途屯積軍糧，22 日自追分(翠峯)向合歡山方面與沿途屯積軍糧，並協助構築陸軍指揮部於合歡山下。南投郡部隊目前自博阿倫向奇萊主山南峯方面開鑿道路，同時架設通訊網(按：此即能高越嶺道前身)。

4.命第二守備隊司令官遂行下列任務：

(1) 命第二守備隊的一支部隊於 20 日自追分出發，23 日以前佔領合歡山附近一帶，掩護我軍對內太魯閣蕃、巴托蘭蕃、志佳陽蕃、撒拉矛蕃等作戰準備工作，並防守指揮部與合歡山。命「軍經理部」部長與南投廳廳長協議，以部份兵力掩護自 22 日起進行的追分、合歡山間的補給輸送、道路開鑿與通訊網架設工程。(按：此即合歡越嶺道西段，今霧社支線。)將於 20 日集結於追分之「蕃人隊」三隊，置於第二守備隊司令指揮官之下。

(2) 抽調第二守備隊之部份兵力，在能力範圍內從事道路之開鑿，以協助南投廳所進行的道路開鑿作業，限 25 日以前完工，供砲車通過。

(3) 命步兵第二聯隊之一小隊，於 18 日配置追分倉庫地之建築工地，替換埔里社分遣中隊之警衛勤務，與倉庫補給員、憲兵隊員協調後守備該地。除非另有其他命令，此小隊不從事各補給站間之運補或其他警戒工作。命追分第二守備小隊抽調步兵半小隊，於 22 日配置於追分與合歡山間之「中繼倉庫地」(補給轉運站)，負責該站之守備，除非另有其他命令，該小隊不從事各補給站間之輸送或其他警戒工作。命兩守備小隊特別警戒撒拉矛蕃、白狗蕃、馬列巴蕃之舉動，除非另有其他命令，兩守備小隊置於第二守備隊司令官指揮下。

5.命步兵第一聯隊長遂行下列任務：

(1) 抽調步兵第一聯隊之一小隊，於 20 日自博阿倫社出發，22 日以前佔領

奇萊主山南峯附近，掩護我軍對巴托蘭、內太魯閣蕃之作戰準備作業，並防守奇萊主山南峯倉庫地。與軍經理部部長，南投廳廳長協調，以部份兵力掩護自 20 日起進行之博阿倫、奇萊主山南峯間之運補、道路之開鑿、通訊網之架設，並防守即將設置之博阿倫、奇萊主山南峯倉庫地。命「蕃人隊」之一小對於 18 日直隸步兵第一聯隊長指揮之下。

- (2) 命步兵第一聯隊之一小隊，在能力範圍內從事道路之開鑿作業，限於 25 日以前完工，供砲車通過。
 - (3) 命步兵第一聯隊之一小隊，於 18 日配置於下列各地，與倉庫補給員、憲兵隊員協調後守備該地，並在埔里社、眉溪、霧社鞍部，以及博阿倫社間擔任警戒。除非另有其他命令，不從事各倉庫地間的運輸、警衛工作。埔里社一分隊、霧社鞍部一小隊（缺埔里社及眉溪守備分隊）、博阿倫一小隊（缺半個小隊）等隊，除非另有其他命令，配置於步兵第一聯隊長指揮之下。
6. 命憲兵隊於 17 日自埔里出發，18 日以前配置於下列各地，與該地倉庫補給員及守備隊部長協調後，負責守備各倉庫地、取締違規腳伕，以及一般軍事警察工作。命埔里社一小隊、眉溪一小隊、追分一主力隊、博阿倫一小隊、霧社鞍部一小隊等配置完畢後，憲兵隊長迅速報告各地人員之配置狀況。
 7. 命埔里社陸軍醫院繼續在埔里社擔任醫療任務。命埔里社陸軍醫院院長將第一傷患輸送部、第四傷患輸送部、第七傷患輸送部，分別在霧社鞍部、追分、博阿倫繼續其任務。第四、第七傷患輸送隊亦負責後送追分，博阿倫守備隊員、倉庫補給員，以及自追分、博阿倫向東方前進部隊之傷患。
 8. 命沒有特別任務的各部隊，按照計劃在指定地點集結待命。惟第二守備隊司令官與第一聯隊長可以調動已集結於埔里社、霧社鞍部的直屬部隊。出發日期、途中宿營地、宿營日、抵達地點，以及抵達日期務必迅速報告。
 9. 追分、博阿倫社以東各部隊宿營設施，由各部隊自行處理。
 10. 各部隊之補給，除非特別指定者以外，由所在地之倉庫地供應。
 11. 余現已到達埔里社。

太魯閣蕃討伐軍司令官
佐久間左馬太

四、警察隊之討伐戰況：

1. 內、外太魯閣蕃與巴托蘭蕃方面——

6 月 1 日隸屬立霧溪方面警察討伐隊之永田本隊，命佐藤部隊與有馬部隊分別攻佔外太魯閣蕃古魯社耕地，柏尾部隊攻佔古魯高地，大岡部隊攻佔新城山一帶。同時命隸屬於三棧溪方面雨田支隊之川田部隊，攻佔布拉丹社一帶，浮邊部隊攻佔其下方、佐藤福太郎部隊攻佔卡烏灣社附近，並做好防禦工事。各部隊星

夜前進，途中遭到蕃人伏擊，2 名隘勇陣亡，1 名巡查受傷。

6 月 2 日巴托蘭方面討伐隊之下山、永井、清水三個部隊佔領了木庫木葛社上方稜線要塞。岡本部隊沿稜前進，迫近木奎博社北側。

6 月 3 日永田隊之中田副隊長、佐藤部隊長，山田分隊長一起到「古魯高地」下方竹林時，突遭兇蕃攻擊，命山田分隊從碉堡射擊，擊斃 3 名蕃人並擄獲逃蕃所丟下的槍與刀。柏尾部隊長從古魯高地命機槍手，從逃蕃背後掃射，擊斃數名。

6 月 4 日松山隊之下村部隊附近有兇蕃出現，我方 2 名腳伕被擊殺，巡查、隘勇、腳伕各 1 名受傷。奮戰中我方擊斃 3、4 名兇蕃。

6 月 6 日大岡部隊擊退兇蕃，並佔領伊耀社與施武岡社。同一天松山隊長迫使木奎博社與木庫木葛社歸順。

6 月 7 日古魯社總頭目哈洛庫，率領蕃丁來到永田隊本部，說：「我以前聽說總督閣下已發布招降諭告。官方的意思我很清楚，但因為生病一直無法出面，延到今天才能來。立霧溪兩岸 9 社受我控制，明天下午我將命令各社交出槍械。至於我蕃社被後的西卡丹社，只要古魯駐在所諭令繳械，他們一定會答應的。三棧溪方面各社，我會命令頭目比蕭去說服。」同一天多用社（天祥東側）頭日向松本隊本部交出 4 支槍乞降。

6 月 8 日上午 8 時，永田隊的有馬，大岡兩個部隊主力，攻佔落支煙社（立霧溪下游南岸，沙卡丹溪口對岸），在該社下方突稜構築防禦工事，但不見蕃人踪跡。同一天龜山副指揮官命松山隊長與自奇萊山南峯下到巴托蘭溪合流點的陸軍鈴木聯隊會合。鈴木聯隊的先頭部隊，預定於 8 日夜晚攻擊巴托蘭社。

6 月 10 日松山隊長召集巴托蘭蕃各社代表，轉達總督的招降諭告，衆蕃答應交出槍械。

6 月 11 日永田隊長命令有馬隊派島田分隊佔領落支煙社上方 1,500 公尺高耕地，並建設防禦工事。

6 月 13 日鈴木聯隊與松山隊會合，於 16 日越過太魯閣大山之險，進兵內太魯閣。

6 月 19 日永田隊長命大岡、內田兩部隊，將舊守備地交給浮邊部隊防守，並向無名溪進軍，從左岸攀登急坡，攻佔阿哨社（今寧安橋附近）南方 1,000 公尺高地，並命向三棧溪方面的佐藤部隊防守浮邊、高橋、屋嘉比各隊之舊佔領地。

6 月 20 日永田隊長傳喚古魯社 2 名頭目與 2 名「勢力者」至立霧溪討伐隊本部，命他們交出槍械，結果他們借辭拒絕，不得已扣押於本部。

6 月 26 日松山隊長命永井部隊、山田部隊、佐佐木分隊，利用破曉時間突擊素姆達巴落社稜線 2,500 公尺高地，並佔領之。此地居高臨下，控制三棧溪方面十八社，因此衆蕃社大為恐懼，洛韶社、葉卡特金社、木基布拉丹社、素姆達巴洛社、卡拉拉社、畢扣社、可可茲社、德利克社等相繼交出槍械彈藥，表明歸順之意。

6 月 29 日永田隊之先頭部隊川田隊長，在巴達岡社之下方立霧溪旁（可能指布洛灣附近）與陸軍第二聯隊參謀福原中尉之一個小隊會合，因此包圍內、外

太魯閣的部署全部完成。

7月3日永田隊之一部份（拍尾部隊）進入得卡倫社（立霧溪出口處北側）。該社頭目率領蕃丁在路上迎接討伐隊。外太魯閣蕃總頭目哈洛庫・那歪率領蕃丁與部隊長會面，交出槍械彈藥，表明已無二心。永田隊登上「哈洛庫台」（今立霧溪口北岸大禮，又名哈魯克台），附近一帶已為我軍控制。原已逃到山中的蕃人也相繼回來，誓言不再抗命。至此，永田隊長命內太魯閣蕃全面投降。布洛灣社頭目的兒子與數名蕃人，奉命前往扣灣社，把扣灣社頭目謝茲・塔拜與一名蕃丁帶回。永田隊長責問逃匿山中的理由。頭目交出一支村田制式步槍以謝罪，並答應要勸告各蕃社交出槍枝，因此永田部長把他釋回。正如上面所述，我軍每到一處，蕃社紛紛交出槍械並表達順之意。

8月10日西拉歐卡夫尼的討伐軍司令部，舉行托博濶社與其他8社的歸順儀式。宇野警視向參加儀式的64名蕃人代表，轉達總督的訓示：歸順後要遵守歸順條件，並命衆代表宣誓。

8月12日，內務大臣拍賀電給西拉歐卡夫尼司令部之佐久間總督，賀電內文為：「討伐行動實施以來，已有70多日，閣下深入蕃地指揮作戰，戰果輝煌，聞近日凱歸，不勝欣慰，茲表達祝賀之意。」佐久間總督回電說：「蕃地既已平定，在返回總督府之前夕拜受懇切賀電，區區微功，不足閣下賞賜賀辭。五年理蕃事業，照預定進度施行，幸而能完成最後行動，實為閣下以及當局鼎力贊助所致，茲藉此回電謹表謝意。」翌日撤銷討伐軍司令部，總督率領幕僚與宇野警視回台灣總督府。

2. 陶塞蕃方面——

（按：陶塞蕃分佈於立霧溪支流陶塞溪之中游，有陶塞社等7社，今上梅園一帶，泛稱陶塞蕃。）

7月29日，田丸支隊長率領內田部隊與浮邊部隊的一部份，抵達「松山稜」（確實地點不明，可能指山里）。平岡司令官的部隊已屯駐於此。在此之前，龜山副指揮官以電報照會宜蘭廳廳長小松氏，令該廳小島警部帶領巡查、蕃人雇員青山勇民、南澳蕃與溪頭蕃之頭目、勢力者等，於27日前往陶塞社。抵達後令巡查以溫和言辭諭令蕃人不可輕舉妄動、防止蕃人逃亡、並等候田丸支隊抵達。

7月30日，小島警部在10名陶塞蕃陪伴之下抵達松山稜，向平岡司令與田丸支隊長報告蕃情。田丸支隊長向在場的陶塞蕃說：「你們一向遵守我方命令，但這次討伐戰中，有夥同太魯閣蕃抗命的跡象，其罪不輕。假如拒絕交出所有的槍械以表達歸順，我方軍隊將直驅壓境。」平岡司令官也命鈴木聯隊長規勸蕃人。蕃人要求回去與社內衆蕃協議，因此小島警部與他們一起回到陶塞社，大道警部補與南澳蕃頭目尤敏・那烏衣兩人也向蕃人百般勸說。至8月2日止，沒收了30支槍。因為發現蕃社還藏匿着更多的槍枝，8月6日田丸支隊長再度召集陶塞蕃各社頭目與勢力者，嚴令交出武器。至13日為止共沒收了94支槍。8月14日龜山副指揮官拍電給田丸支隊長。支隊長於8月19日接到解散部隊的命令，將守備區移交給蕃務官吏駐在所警備員後回新城。

3.南澳蕃方面——

(按：南澳蕃世居花蓮和平溪一帶，爲一獨立部族。)

7月19日佐久間總督在西拉歐卡夫尼對內田總指揮官說：以和平手段對付南澳蕃，貫徹槍械的沒收，因此應轉達各隊官兵，我們行動的目的不在於討伐。內田總指揮官立即以電話連絡龜山副指揮官，把總督的訓示轉達永田隊長以下官兵。

7月20日宜蘭廳蕃務課長金子警視，命南澳蕃討伐隊副隊長，在軍事行動之前，先以觀光名義召集「上南澳蕃」之金洋社頭目尤幹・博凱、比亞毫社頭目烏衣蘭・泰雅、「下南澳蕃」之金挪斯社頭目尤幹・那烏衣，以及其他270多名蕃人，以「操縱」其事。(按：操縱一詞爲日警習慣用語，指以懷柔手段折服蕃人。)在此之前，永田隊向南澳方面前進之日期已決定，蕃務本署與新城指揮部分別派池田警視與山本警視到蘇澳，就地處理指揮部事務。

7月22日，永田隊長率領岡本、山田、清水、柏尾、佐藤辰之進等五個部隊，以及金子砲隊、森山輸送隊、木村電話班、重松救護班，從海上登陸蘇澳，立即做各項準備。此外，在當地岡完成編隊的松尾、米倉兩個部隊也與本隊合併，成立了「南澳蕃討伐警察隊」。

7月25日，永田隊長率領各部隊自蘇澳出發，第二天(26日)下午一時抵達「浪速」(地名，日本據台之初，派軍艦「浪速」自大南澳海岸砲擊南澳蕃，因此大南澳又名「浪速」。)在該地蕃務官吏駐在所內設置臨時指揮部，翌日發佈行動命令。

同一天(26日)上午8時，金子副隊長偕同已經來到宜蘭廳的「南澳蕃」武塔社以及他5社蕃人，乘商船「長仁丸」。抵達「浪速」時，風浪高，只有他與一個蕃丁登岸，其餘84名分別於粉烏林與東澳兩處登岸，最後集合於指揮部。岡本部隊長把正在鹿皮溪出獵中的塔比亞寒社蕃人27名押到指揮部。隊長諭令蕃人交出槍械。金子副隊長於25、26兩天，把「上南澳」之蕃人281名召集於宜蘭廳，懇切說明沒收槍枝的原由，當時只有武塔社、塔比亞寒社願意合作，但其餘各社蕃人露出疑懼之情，請求回社商議，但金子副隊長沒有答應。當時宜蘭廳長小松剛從西拉歐卡夫尼回來，在蘇澳登岸時接到報告，急行到宜蘭廳叭哩沙支廳(金宜蘭縣三星)，立即接見正要回去的其他70多名蕃人，嚴令以7月31日爲限，將各蕃社所有的槍枝交給濁水監督所。爲了使蕃人就範，扣押副頭目與勢力者的家族計8名當人質，由廳長帶回宜蘭廳。當時剛好遇見比亞毫社等蕃人119名正要回去，也一併帶到宜蘭廳辦公室，令他們宣誓繳出槍械。爲了讓蕃人不生二心，又將金諾斯社、利育亨社(另譯流興社)，姑庫子社、哈卡巴林社等蕃人男女共24名扣押於宜蘭廳。同一天，東澳的蕃人25名也來到討伐隊指揮部，說：「聽說南澳蕃已奉命交出槍枝，我們也服從命令，隨時都可以交出槍枝。但是請准許我們出獵時能夠借到槍械。」

7月29日金子副隊長率領清水部隊，經由塔比亞寒社抵達武塔社，而岡本部隊也已佔領姑庫子社背後的高地(飯包尖山)。因此附近各蕃社在一天之內交

出 174 支槍。

金子副隊長在 8 月 1 日、2 日兩天內，於庫拔博社、金洋社沒收了 100 餘支槍；8 月 4 日再於庫拔博社、基露莫安社逼繳藏匿的槍 18 支，至 8 月 4 日止一共沒收了 483 支槍，至此蕃情漸趨平穩。

如上面所述，在南澳蕃方面，刀不血刃地完成了槍械的沒收，於 8 月 10 日班師回蘇澳解散。警察部隊能夠見機行事，而且宜蘭廳在行動之前，「操縱」蕃人得宜，才收到這樣圓滿的結果。

4. 姑庫子蕃方面——

（按：姑庫子蕃分布於大濁水溪南邊，立霧溪北邊，有姑庫子社等 6 社，泛稱姑庫子蕃。因地形阻隔，與其西北「南澳蕃」及西南「太魯閣蕃」有別，成爲一個獨立自主的部族，今花蓮和平村。）

姑庫子蕃是大太魯閣蕃的一部份，有 6 社、83 戶、342 人。明治 45 年曾向宜蘭廳表明歸順之意，因此社內置蕃務官吏駐在所加以撫化。姑庫子蕃沒有與太魯閣蕃一起抗命，所以當局一直默認其槍械之私有。總指揮官處置南澳蕃時，命水田隊長調動岡本隊至姑庫子社（今和中，位於和平隧道北端），會同蕃務官駐在所人員，諭令蕃人交出 72 支槍。

5. 溪頭蕃方面——

（按：溪頭蕃指宜蘭蘭陽溪上游的部族，四季、南山、牛鬮各村均屬之。）

8 月 8 日宜蘭廳長小松氏呈給佐久間總督的書面報告說，「平定南澳蕃後，鄰近的溪頭蕃各社聞風震懼，蕃人雖然頑冥不靈，但連頑強的馬那巫央社也服從命令，交出 27 支槍乞求歸順。四季熏社（大同鄉四季）也於去年討伐之際，交出 15 支槍後歸順。馬那巫央社有沒有藏匿不報的槍枝，需要查明。埤亞南社（大同鄉南山）與四季熏社一樣，去年遭受官方的懲罰後，密購不少槍械。根據目前在陶塞社負責沒收槍械的叭哩沙支廳長小島氏的報告，陶塞蕃內有兩、三個蕃人把自己的槍枝密藏於埤亞南社親戚家中，因此擬趁南澳蕃方面的部隊解散時，前往溪頭蕃處理沒收槍械之事。」總督答應了小松廳長的請求。8 月 15 日廳長進入溪頭蕃之地，至 18 日止共沒收了 348 支槍。同時也把 2 月 6 日留茂安守備隊在卡那巫蘭溪遭難時被掠奪的軍品，也一併收回。

6. 布農族與其他泰雅族的槍械沒收——

本討伐軍挾太魯閣討伐戰之餘威，在本島各地進行布農族的槍械沒收工作，一共沒收了 3,120 多支。其中屬於南投廳的 2,000 支、花蓮港廳 641 支、台東廳 370 多支。七腳川蕃（屬歸順蕃）也自動交出 142 支槍，乞求歸順。頑冥不靈而且狡猾的南投廳志佳陽社、撒拉矛社也在平岡部隊的大軍壓境之下，加上該廳搜索隊的「操縱」結果，把剩下的 70 多支槍全部繳出。

五、陸軍之戰況概要：

佐久間總督以太魯閣蕃討伐軍司令官的身份，於大正 3 年 5 月 13 日抵達埔

里社。5月19日將司令部移駐追分(翠峯)後，於5月20日下達攻擊命令(按：攻擊命令全文未收錄)。

5月30日步兵第一聯隊第1中隊出發，經過沙卡亨社(奇萊北峯東北側的高位河階地)北側時，兇蕃切斷了通路並狙擊我方，結果在猛烈反擊之下，兇蕃潰不成軍。

6月1日，隸屬第一聯隊的作業隊，在沙卡亨社北方約2,000公尺處(即沙卡亨社下方)，第6中隊掩護下修理電話線。上午8時半，突遭10多名兇蕃襲擊，應戰時擊退兇蕃，但我方1名二等兵陣亡。自此以後，兇蕃到處出沒、狙擊，也頻頻切斷電話線，因此聯隊長命深水大隊進軍，攻擊沙卡亨社。兇蕃陳兵於道路要衝(屏風山東側蕃路)，雖然陸軍予以擊退，但是因為地形險惡，3個兵士陣亡，2名重傷，5名輕傷。

6月2日晨4時，深水少佐率領第1中隊突擊西拉歐卡夫尼社，雖然有60~70名兇蕃死守其地，但在我方猛烈攻擊下，蕃人棄守。深水隊又在距離該社東北方1,200公尺處，發現200多名兇蕃埋伏其地，乃進軍予以擊破。兇蕃仍在其他各地頑強抵抗，在戰鬥中，兇蕃死傷人數超過30名，而我方則有1名少尉與3名兵士陣亡、1名中尉、一名下士、4名兵士受傷。

6月3日深水大隊長命第9中隊的井上中尉，派1小隊去搜索卡拉寶社東南方溪谷，在搜索中遭到兇蕃狙擊，1名兵士陣亡、3名受傷，但在奮戰中擊退兇蕃。

6月6日，第一聯隊的鈴木聯隊長急於會合松山警察隊，派搜索隊往沙卡亨社東方高地偵察地形。偵察隊在此高地與兇蕃衝突，我方擊斃其中5名、傷6、7名後，把5戶蕃屋放火燒燬。在交戰中，2名兵士與3名腳伕陣亡，另外1名中尉與9名兵士受傷。

6月12日鈴木聯隊的影山大隊奉命向巴托蘭社上方前進，與松山警察討伐隊的岡本部隊會合。(按：行軍路線沒有交代清楚)

6月14日黎明時分，陸軍第二守備隊司令官荻野少將命深水大隊長派兩個步兵中隊之各一小隊(擁有2挺重機槍、2挺輕機槍)兵分兩路前進。另一方面，阿久津支隊長率領一個臼砲小隊(擁有一門臼砲)三面圍攻古白楊社(今中橫新白楊站下方)，並佔領之。兇蕃雖然頑強抵抗，但在我方猛攻之下向北方逃竄。此戰役中2名兵士陣亡、2名受傷，而兇蕃也死傷3、4名。

6月16日深水大隊佔領魯翁社(中橫慈恩站附近、魯翁溪上游)，並在魯翁社設置作戰指揮部後，向西寶社方向推進。隨後大軍攻佔西寶社西方2,000公尺高地要塞。

同一天，山田大隊在立霧溪與陶塞溪合流點(中橫泰山隧道北邊)附近，遇到40名兇蕃，擊傷5、6名後兇蕃被迫後退。

6月20日，岸和田大隊與阿久津支隊一面行軍一面掃蕩兇蕃，最後佔領目的地(按未指明何處)。

6月21日，掩護機槍與彈藥輸送工作的第二聯隊上等兵以下10名兵士，遭

到兇蕃襲擊，3 名陣亡。

6 月 23 日，第二聯隊第一大隊攻佔饅頭山（天祥背後，達歐拉斯瀑布西北面山頭，古道通過山頂）。荻野少將的司令部已進駐山下，命深水大隊攻佔「木克莫黑社」（指庫莫黑爾社）之東方高地，再進軍陶塞溪右岸，並佔領木克羅博庫一帶。荻野司令官又命山田大隊佔領拉比多溪左岸一帶（天祥背後），此時遇到兇蕃的頑強抵抗，我方 1 名下士、1 名兵士受傷、我方「蕃人隊」1 名壯丁陣亡。

6 月 28 日，荻野少將命太田大隊與阿久津支隊分別攻佔立霧溪右岸木基拔揚附近，以及巴奇干、瓦黑爾一帶，從佔領地登上三角錐山南邊稜線偵察，發現警察隊的帳幕位置。

6 月 29 日下午 1 時，太田大隊佔領三角錐山西南方 8,894 尺高地，大隊附福原中尉所帶領的 1 小隊會合了永田警察討伐隊。因此，在三面包圍之下，內、外太魯閣蕃全面平定。雖然如此，自 6 月 26 日以來，各地兇蕃沒有停止狙擊行動，拉比多溪岸（指天祥背後瓦非爾溪）至饅頭山北麓一帶出沒最多，傷亡也最大，我方一共死傷 14 名。

6 月 30 日，岸和田大隊驅散兇蕃，並佔領西奎社（蓮花池東方，希卡拉汗溪上游）。當平岡少將進駐松山稜時，索瓦沙魯社（今蓮花池）與小瓦黑爾各蕃社（指瓦黑爾社、西拉克社等）聞風震懼。6 月 24 日頭目與 154 名蕃人相繼來到指揮部，交出 5 支槍投降。6 月 29 日，田丸支隊長率領內田部隊的 1 小隊來指揮部，31 日其主力部隊攻佔木庫西寶社。

在此之前，6 月 29 日宜蘭廳小島警部、大道警部補、4 名巡查、雇員青山勇民等，將南澳蕃與溪頭蕃頭目以及若干名蕃丁帶到陶塞社（今上梅園），當場沒收了 34 支槍。因為陶塞蕃拒絕繳出其餘槍枝，小島警部與大道警部補把頭目和勢力者共 74 人，於 8 月 3 日扣押到松山稜陸軍指揮部。

田丸支隊長與小島警部會商後向平岡少將建議：由鈴木聯隊長接見陶塞蕃，並追問蕃人藏匿槍枝的原因，同時迫使他們交出武器。平岡少將准其所請。在聯隊長嚴責之下，蕃人驚惶失色。

同一天，浮邊部隊也來到木庫西寶社駐紮。從此以後，蕃人相繼交出槍枝，已無慮蕃情的變化。另一方面，永田警察隊在南澳蕃的槍枝沒收工作也很順利，顯然地平岡少將的部隊不必調到南澳蕃社。

因此，8 月 9 日佐久間總督下達命令，將一部份部隊留下來支援松山警察隊（註：留 1 個中隊駐紮於海鼠山），其他各陸軍部隊準備撤軍。總督命平岡少將的部隊，以行軍示威方式，經由南投廳合歡山、志佳陽蕃地，返回台北。

六、各討伐隊的解散：

1. 永田討伐警察隊——

8 月 10 日上午 8 時，在蘇澳舉行「南澳蕃方面警察討伐隊」的解甲儀式。席間，龜山副指揮官宣讀由佐久間總督拍來的電文並致辭。永田隊長致答辭後，

宜蘭廳長小松宣讀祝辭。儀式結束後開始「立食之宴」(自助式大會餐)，並犒賞全體隊員。在大會餐中，接到內田總指揮官拍給永田隊長與小松廳長的賀電，永田隊長對在場隊員宣讀賀電內文。

佐久間總督拍來的賀電引用如下：「欣聞南澳蕃討伐隊完成任務，於今日解甲。永田隊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處置南澳蕃，且兵不血刃地沒收了全部槍械，本人認為諸位準備充分，並且操縱蕃人得宜，破除冥頑不靈的蕃人所致，此項功勞非淺。諸位自從開始行動以來，歷經數旬，人人刻苦耐勞，日以繼夜以誠致力公事，本人特別感到欣慰。」

2. 松山討伐警察隊與田丸支隊——

8月23日上午8時，松山討伐隊與田丸支隊在花蓮港花岡山西側廣場，舉行解甲儀式，儀式結束後設天幕於廣場舉行宴會。龜山副指揮官與司令部人員也到場祝賀。儀式過程與永田討伐隊相同。

下面佐久間總督拍來的電文：「欣聞太魯閣蕃討伐隊完成任務後，於今日解甲。立霧溪方面討伐隊向南澳蕃方面進軍時，松山隊能夠召回內、外太魯閣蕃與頑冥不靈之逃匿份子，並沒收全部槍枝，實為諸位準備充分，應變得宜、迫使蕃人反省所致，功勞非淺。諸位自開始行動以來，已歷數旬，其間奮勵以誠致力於公事，為本人特別感到欣慰之事。」

七、陣亡與傷患統計：

在本討伐戰役中，警察部隊陣亡15名(包括3名巡查、1名巡查補、1名警手、3名隘勇、7名腳伕)，受傷4名(包括2名巡查、2名腳伕)，共19名。因作業引起的傷亡為：死亡8名(1名巡查、1名警手、6名腳伕)，受傷25名(2名警部、9名巡查、1名警手、7名隘勇、6名警部)，共33名。全部傷亡人數為52名。

陸軍部隊陣亡61名(3名軍官、58名兵士)，受傷125名(6名軍官、119名兵士)，共計186名。陸軍的傷亡比警察的傷亡更大，其原因是陸軍部隊自奇萊山主山北峯、屏風山、畢祿山三路進軍時，蕃人誓死抵抗，造成雙方極大的傷亡。(譯註：陸軍所雇用的腳伕、職工，以及蕃人隊的傷亡人數沒有統計。)

戰爭初期軍中衛生尚稱良好。後來遇到幾次暴風雨，因食物關係，罹病的官兵很多：赤痢患20名，其中11名死亡；患疑似赤痢的有264名，其中24名死亡；患熱帶赤痢的有10名，其中1名死亡。巴托蘭溪方面，部隊患恙蟲病的有16名，其中3名死亡。共計病患317名，其中並死42名。(譯註：依照上面數字，應該是病患310名，其中並死39名。)

八、討伐後之處置：

1. 花蓮港廳——

太魯閣蕃、巴托蘭蕃、陶塞蕃雖然為討伐軍平定，但戰後的秩序尚未建立，民心也還沒穩定，因此百事待舉。為了趕快完成善後工作，總督府命飯田廳長(指

花蓮港廳)提出計劃,8月23日經總督府核准實施。飯田廳長動員了14名警部、22名警部補、51名巡查部長、629名巡查、23名巡查補、432名警手、432名隘勇、1名雇員、1名技工、9名工人、50名職工、2,500名腳伕、合計4,164名人員,組成一支「搜索隊」,繼討伐軍之後,做善後的工作。工作項目包括立霧溪、巴托蘭溪、內太魯閣、外太魯閣、陶塞等地道路的開鑿、橋樑的架設、警察官舍的建築、永久性電話線的修理、殘存槍枝的沒收、逃亡蕃人的招降等,都是需要解決的急務。編入搜索隊的隘勇以上職員,因將留任當地工作,故上、下協力,把各項作業逐一完成,蕃情也漸趨平穩,而且增設新城支廳的時機已成熟,乃於9月5日解散搜索隊。佐久間總督鑑於與蕃界鄰接的各村落,民情安定,但是為防萬一,留下步兵一個中隊於海鼠山(綠水北方平頂峯)駐守。

2.宜蘭廳——

南澳蕃方面的槍枝沒收工作,刀不血刃地完成。因為大部隊壓境,蕃情多多少少會動搖,但不久就恢復常態。宜蘭廳管轄區內各項工作,如開路、架橋、電話線之補修等與花蓮港廳狀況相同。因此小松廳長以1名警部、4名警部補、12名巡查班長、120名巡查、44名警手、88名隘勇、2名技工、4名工人、450名腳伕,合計725名,組成一支搜索隊從事上述各項作業,完工後於9月9日解散搜索隊。

3.討伐之成果——

自討伐行動開始以來,不到3個月就把內、外太魯閣蕃、巴托蘭蕃、陶塞蕃平定,不但開發了97萬平方日里的地域,也沒收了宜蘭廳管轄下南澳蕃(歸順蕃)、溪頭蕃、後山蕃(馬那巫央社及其他數社);花蓮港廳管轄下之七腳川蕃、木瓜蕃(未歸順蕃);南投廳管轄下之志佳陽蕃、撒拉矛蕃(歸順蕃)等蕃人的所有槍械。討伐軍更挾其餘威,迫使南投、阿猴(屏東)、台東、花蓮港各廳轄下之「南蕃」交出槍械。至9月17日止,被沒收的蕃人槍械達6,300多支。9月21日在新城新設一支廳,然後在內太魯閣(天祥)也新設一支廳、42處警察官吏駐在所,以從事蕃人撫育工作。自此以後,屬太魯閣統的8,000多名蕃族,普沾皇澤,再也沒有反抗行動,而且鄰近的村落良民與平地蕃,也能高枕無憂地從事各項產業,其成果蔚然可觀。

(附錄三) 從太魯閣峽口沿古道縱走奇萊北峯、合歡連峯

——揚南郡譯

〔譯註：民國3年太魯閣戰爭剛剛結束後,連接太魯閣峽口與合歡山的古道已暢通,但是過去的資料顯示：在這76年中,不管是日據時代或光復以後,從來沒有一個隊伍走完全程。原因之一是這合歡越嶺古道後來改道,不經過合歡山、塔次基里溪段古道,原來的部落遷走了,而且行獵的原住民足跡未到,可以說是一片空白。僅有的記錄,是昭和4年(民國18年)發表於日據時代『台灣山岳』第五號會刊的一篇,署名「台北一中登山隊員」(台北市建國中學前身),

非常難得。但這一支隊伍走通太魯閣峽口至托博濶社，便棄路越過奇萊北峯而到合歡山。他們沒有走通托博濶、合歡山段的理由是他們志在登山。雖然如此，從這一篇記錄，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古道狀況、登山方式與風土人情的一斑。古道及附近一帶已沉寂很久，仍然是原始封閉的狀態。作者是一個日本的中學生，觀察細微，描述古道上的新鮮事，行文流暢可愛。全文譯述如下。〕

日期：昭和4年7月26日至8月10日（15天）

行程計劃：台北——蘇澳——南澳（宿）——姑庫子（宿）——富世岸（宿二夜）——他比多（宿）——西拉歐卡夫尼（宿）——托博濶（宿）——奇萊主山北峯東側營地（宿）——奇萊主山北峯頂（宿）——南側營地（宿）——東合歡山北側營地（宿）——北合歡山來回（宿）——東合歡山——合歡山——合歡瀑布——托洛克（宿二夜）——霧社——埔里（宿）——日月潭——台北。

我們這支學生隊伍，是爲了縱走奇萊主山北峯、合歡山連峯而組成，於7月26日上午7時20分，在台北搭上往蘇澳的列車。礁溪、宜蘭似乎在夢中快速通過，過午時分便到了蘇澳。

我們的學長，現任交通局道路港灣課的江頭政市，到車站迎接我們，全隊分乘兩輛車前往南澳。從車上看到右方高山嶮峻穿雲，不愧是一個高山島，而左邊車子下方是千仞斷崖，斷崖下是一片蒼茫的太平洋，視野遼濶。今天的海浪平靜。離開台北以後，第一次接觸到如此雄偉的自然，大家發出歡呼讚嘆聲。車子穿過上、下都是斷崖的公路，直到下午4時才到南澳。途中經過東澳時，瞥見蕃社茅屋於右方，鱗次櫛比。我們在道路港灣課的宿舍過一夜。

7月27日7時出發。本來的計劃是儘量搭乘汽車，今天趕到花蓮港，但是公路崩坍多處，車輛不能通行，不得已在姑庫子社（蕃社名，今花蓮縣和平村和中）過夜，變更日程，明天趕到花蓮港。

未到姑庫子社以前要走8里路（31公里），最後一里才有車輛搭乘。與昨天一樣，右邊是懸崖，左下方是千仞深谷，面向風平浪靜的太平洋前行。每次看到大海龜浮出海面，或沙魚爭逐魚群時，大家不禁歡呼，忘記了時間的飛逝。今天的見聞將成美好的回憶。

當我們走上橫跨大濁水溪（和平溪），東亞最大的鐵線橋時，不禁瞠目結舌。明天我們也要通過東亞最大的斷崖（指蘇花公路清水斷崖），因此「東亞最大」這句話成爲口頭禪，大家忘記了旅途的辛勞。

我們在姑庫子接受了吉丸嘉市、山本繁次氏的盛宴招待，和前天一樣，今天晚上也在道路港灣課的宿舍過夜。江頭氏一直陪伴着我們並照料一切。

第二天是7月28日，天還沒有亮便起床，整裝後出發，大部份時間坐車，下午2時抵達花蓮港。今天我們看到了東亞最大的大斷崖、沙魚的群遊，也通過大理石隧道，一天比一天進入佳境，旅遊的樂趣油然而生。我們走進火車站對面的常磐旅館，解開草鞋。

7月29日。昨夜接到颱風警報，說：「呂宋島東北方有低氣壓象西北移動。」

果然，入夜後大雨沛然不歇。照預定的計劃，凌晨 3 時被叫醒了，但是延到 5 時才出發。街上已是曙光泛白。聽說今晨入港的汽船，來不及卸貨，也來不及讓船客下船，便匆匆駛開了。沒有風，真是不可思議。沒有防波堤設備的花蓮港，靜躺在那裡讓太平洋沖擊，看在眼裡很可憐。搭乘汽車離開花蓮港，不久便到了富世岸警官駐在所，這裡在一片灰暗的天空下。在駐在所打聽合歡古道的狀況，據說那邊風狂雨驟，沿途各駐在所間的交通斷絕，而這裡只有雨沒有風。山上的天氣比我們所想像的還要壞。

聽說大風雨來襲時，鐵線橋上下、左右搖晃，也曾經倒翻過。今天的天氣沒有那麼壞，但為防萬一，借宿於警官駐在所，一面休息，一面等待天氣好轉。入夜後忽然傳來轟然巨響，我們以為是打雷，但旁人說是山崩。雨整天整夜下個不停。我們想即使明天放晴，也不見得能夠脫離風雨所帶來的危險，因此決定多宿一夜。

7 月 30 日。風雨已停，公雞晨啼，低氣壓已通過。為了安全，今天去立霧溪釣蝦，度過悠閒的一天。雨後的溪流渾濁，因此在立霧溪只能釣蝦。

在富世村停留兩天，受到了駐在所職員的親切招待，我們由衷感謝。無論是飯碗、寢具、熱水澡，樣樣齊全，讓我們自由使用。我們在此第一次接觸到蕃人。他們奉警官的命令來服務我們。見面時，他們對我們說「您好！」，真是純真可愛。

富世岸距離立霧溪出口處約一里（3.9 公里），位於溪的右岸，控制太魯閣峽谷的天險。其西巒疊翠，其東僅有一小塊望海的平地。勇猛的太魯閣蕃曾經據此天險，頑拒他人入境。他們祖居之地是南湖大山、中央尖山、合歡山、奇萊主山北峯等一萬尺以上高峯所環抱的地方，可以想見台灣總督的討伐事業是多麼艱辛。當時警察隊自東面攻擊其天險，當蕃丁傾巢出來迎敵時，陸軍卻從西面越過一萬多尺高峯，攻擊蕃社的背後，前後受敵的蕃人才屈服。

7 月 31 日，晨 5 時，在警官護送下告別富世岸駐在所。早上在太魯閣茶屋用早餐，這裡是沙卡丹溪與立霧溪的合流點，也是景勝之地。距離富世岸 20 町（約 2 公里）處的仙雲橋已在望，淙淙溪聲相當悅耳。再往前走，鐵線橋陸續出現，可以說是五步一小橋，十步一大橋。開始過鐵線橋時，搖搖晃晃，令人頭暈目眩，停步於橋上不敢前行，後來就習慣了。

11 時抵達巴達岡（中橫公路燕子口上方的台地，錐路斷崖古道的第一站）。站在海拔 1,040 尺高的台地，可以俯瞰立霧溪谷。巴達岡距離富世岸約 3 里（12 公里），剛好是富世岸與他比多（天祥）間的中途站。這裡種有櫻樹、桃樹，感覺上好像已回到日本內地。

12 時 35 分抵達斷崖駐在所，這裡海拔 3,100 尺，位於大斷崖西端，懸崖上的一個突角轉彎處。從古道看上方 2,000 尺高、下方 2,000 尺深、合計 4,000 尺的大峭壁，無論是上方或下方，岩壁極為峻峭淒絕，通過時，令人毛骨悚然。

聽說只有獨身的警察人員才被派到斷崖駐在所服務。夏季幾個月的枯水期，要從下方的富世岸駐在所携水上來，可見這裡的生活很不方便。白天蕃人往來於

錐麓古道上，偶而也看到平地人經過，但是下午 5 時以後就看不到人影，附近連一間民房都沒有。據說一般警官在這裡住上兩個月，便因寂寞而鬧神經衰弱。

下午 3 時 10 分抵達合流警官駐在所（中橫慈母橋西端的上方台地）。這裡是荖西溪與立霧溪的合流點，也是峽谷勝地，海拔 1,400 尺。從斷崖駐在所走過來是下坡路。未到斷崖駐在所以前一路升高，而現在從斷崖駐在所起一路下降 2,000 尺才到合流，覺得消耗太多體力。最危險的前面一段叫做「大斷崖」，因為上、下都是斷崖峭壁而聞名，但是我們覺得後面這一段下到溪谷的部份，危險性不遜於前一段，走起來令人暈頭目眩。

下午 4 時 15 分抵達他比多（天祥）。未到他比多之前，古道沿溪而開，平坦好走。到處有粘板岩與大理石岩層，溪岸堆積着粘板岩質的砂石，由此可知為什麼立霧溪水是那麼渾濁。溪底處處有巨大的大理石，激流沖擊巨岩，揚起灰白的怒濤，其聲如雷。仰望九天，高峯偉岸，迫近深谷，無數的大、小瀑布懸掛於絕壁上，其壯觀雄偉之景，無法以筆墨形容。

他比多與合流駐在所一樣，位於立霧溪岸。這裡有佐久間神社（今已改為文天祥祠。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去世以後，日人曾經在此建祠奉祀）。小學、公會堂、酒保（日用品供應站），都集中在這裡。他比多警官駐在所的規模相當大。

今天的行程是 6 里 12 町（約 25 公里），雖然上、下坡多，但不覺得累。在公會堂睡一夜。

8 月 1 日晨參拜左九間神社後，8 時半出發。先沿着立霧溪岸的古道前行，（過了瓦黑爾溪橋後）就登上急坡，繞到饅頭山南側，此段上坡路稱為「荻坂」。（按：早期的越嶺古道，自他比多之西越過瓦黑爾溪，分為兩條：一條直上饅頭山，此即大正 3 年「太魯閣蕃討伐軍」所走的路線，另一條就是這支學生隊伍所走的，由饅頭山南側過去。晚期的越嶺到改道後，通過瓦黑爾溪上的鐵線橋「鶯橋」後，繞過饅頭山北側。）

陡坡大約 28 町長（約 3 公里），抵達稜線上的休息站時已汗流浹背。（按：這裡是饅頭山西稜埡口），海拔 3,500 尺，休息片刻後出發。中午左右抵達古白揚警官駐在所用餐。（按：古白揚為地名，是泰雅語譯音，與白揚樹無關。此地為太魯閣戰役中激戰之地。）出發後通過令人雙腳發麻的險地，一路看到太魯閣大山於左方，下午 1 時 50 分抵達見晴駐在所，海拔 4,059 尺，是觀賞山岳美景的好地點，可惜今天雲霧蔽空，無法展望。蕃人的耕地分散在山腰斜坡，不由得同情這些蕃人為生活所逼，竟在這麼狹小的空間開墾。

下午 4 時抵達西拉歐卡夫尼（今名西拉歐卡）駐在所，位於室島山南坡的尾端，前面有魯翁溪，展望不錯，（按：記錄有誤。魯翁溪在溪西歐卡夫尼的東邊，學生通過魯翁溪後，才到西拉歐卡夫尼。）聽說西拉歐卡夫尼西北方有一座山叫室島山，為紀念討伐戰役中在此地陣亡的室島中尉而命名。佐久間總督「遭難之地」（指墜崖受傷的地點）在下方，從古道上可以望見。今天的行程 4 里 20 町（18 公里），大家仍然精神奕奕。在駐在所借宿一夜，主人齊藤警部補因公差不在宿舍，齊藤夫人以豐富晚餐招待我們，我們非常感動。

8月2日，出發後古道忽而上坡，忽而下坡，坡度很大。下降到托博濶溪（應該是這溪與立霧溪合流點之西，溪名塔次基里。）有鐵線橋，叫「勅使橋」，長200多尺，看來很不穩。我們的蕃人腳伏負重快步過去，似乎不當一回事。談到蕃人，前天我親眼看到一個蕃人，胸前抱着嬰兒，背後背着一百斤重行李行走，大吃了一驚，那個樣子好像是袋鼠。過了鐵線橋便是魯比警官駐在所，是四面環山的盆地。駐在所外圍2公尺厚的夯土牆包圍着，這是因為以前蕃情不穩，爲了防止蕃人槍擊而設。

抵達今天宿泊預定地——托博濶警官駐在所時，已是下午3時。此地可以仰望奇萊主山北峯，右邊是山頂，左邊是成鋸齒形的緩坡。接受勝谷警官的熱誠招待，我們很感謝他。晚餐之前還有一些時間，我們在宿舍外面練習搭營帳，也整理行囊。

8月3日，從天起要爬山了。前面已沒有路，也沒有可以借宿的房子。

凌晨3時起床，做了一些準備後於7時出發。我們隊伍共16名，加上擔任警衛的勝谷、有田兩位警官，蕃人腳伏30名，共48個人，頗有大官出巡的偉觀。

涉渡托博濶溪後，古道越來越難走。說是「古道」，其實祇是空名，有時候抓着樹根，有時候依賴登山杖，喘着氣上攀。右方是千仞斷崖，左邊是通往托博濶溪源頭的急坡。爬升4,000尺才抵達今天的營地。

沒多久，林相變爲針葉林，蒼天古木仍保留着太古以來的面貌。距離山頂只剩三分之二路程時，開始下雨。冷杉林是一片箭竹林，與人等高又密不透風，行走其間，人影穩沒在裡面，大家緊跟着走，前後呼叫，以免迷失。遇到斷崖時，小心伏貼在岩角上攀，下面是幾千尺深的谷底，一不小心便粉身碎骨。有時候一頭鑽進箭竹林裡，緊抓着細竹攀登，呼吸急迫，心臟跳得厲害。

雨似乎不停，隨着高度增加，寒氣更濃，時而仰望那太古以來面貌不變、生機盎然的原始巨木，感覺原始林莊嚴有靈氣。雨越下越大，怕會濕透，喘着氣急行到營地。

營地位在於奇萊主山北峰峯的東側，標高10,000尺，北面有冷杉林，山頂南面一帶是台灣高山箭竹林。這裡有兩棟蕃人的獵寮。雨中設營時，請蕃人幫忙撿拾木柴。濕木不太容易着火，帳篷內瀰漫着濃煙。跑到帳外烤火也無法暖身，冷得開始發抖。因此解開背包穿上冬衣，而且抱着小火爐，才停止發抖。我們整夜圍着營火想要矇矓入睡，但是濃煙嗆人，無法成眠。好像風也變大了，膽小的隊友說，「假如變成颱風，帳篷被狂風吹掉的話，怎麼辦？」這個時候，我看蕃人忙着爲我們砍柴、取水，爲我們服務，覺得他們對我們太好了，謝謝他們。

已經是半夜了，風雨不停，全隊決定明日下山回托博濶。既然要回去，索性把帶來的酒全部送給蕃人，請他們多砍一些木柴。我們隊友在疲勞與寒冷交迫之下，連添柴生火，也拿不起精神來做。黃昏時候，蕃人獵到一隻公鹿，在新沼隊長幫忙之下煮成一鍋鹿肉雜菜湯。就這樣在濃煙、寒氣、忐忑不安的心情下，雨夜更濃，慢慢的天亮了。

8月4日，破曉時雨歇風止，因此取消原路下山的決定，照既定計劃走向合

歡山。出發時隊長出示了石黑局長激勵我們的信，他把局長捐贈的登山白巾分送給每一個隊友。白巾上印有「彌榮」兩字，祝我們奮鬥不懈。每人將白巾綁在頭上，高唱着山歌出發。

營地就在山頂附近，但沿着箭竹上攀，登頂費時。因為昨夜的濃煙，眼睛和喉嚨都痛，加上睡眠不足引起的頭痛、高山病，行進極慢而痛苦。

好不容易登上奇萊主山北峯時，已是中午。山頂海拔 12,000 尺，雄偉極了。今天是難得的晴天，萬里無雲。北方的南湖大山、中央尖山、雪山，以及南方的玉山、關山，近處的能高、太魯閣等高峯突兀聳立。溪流沿着山間溪谷流下，山容水態映入眼簾，使人祇覺得壯麗雄偉，不知怎樣形容才好。

我們走上來的東面一帶，山貌柔和，但是北峯之北、西、南一帶，斷崖絕壁相連，其嶮峻奇峭的險狀，超過我們的想像。山頂有三顆三角點基石，是今年 3 月陸地測量部埋設的。

我們豎立了登山標，齊呼萬歲三次，拍過紀念照就下山。今天大家都很累，爲了獲得充分休息，在北峯南側約 10,000 尺高的地點設營。蕃人再度獵回一隻公鹿，今夜又品嚐到美味的鹿肉大餐。

8 月 5 日，拂曉時撤營出發。今天預定走近合歡山設營。熟睡了一夜，所以今天雖然要強行軍，精神旺盛。通過昨天山頂所看到的斷崖時雙腳發抖，小心翼翼地下降約 2,500 尺便到鞍部，然後繼續向合歡山方面前行。再過一次斷崖時，沒有一草一木可以攀附，把身體懸掛於脆弱的岩角上，匍匐下降比攀登更難，腳下的深谷似乎張開着大口，隨時要吞噬我們。面對着死亡邊緣，不只使用筋肉的韌力，也貫注了全部精神，小心地下降。新沼隊長一馬當先開路。不時提醒全隊沿途要小心。

下降約 1,000 尺後進入針葉林裡，森林底層是一片箭竹林，進行較爲輕鬆。突然撲通一聲，好像有行李墜下去的樣子，走在前面的新沼隊長正在喊叫喜多同學，原來喜多失足了，蕃人跳下陡坡去救他……下面是千刃斷崖啊！感謝蕃人，謝天謝地，喜多被救上來了，只有頭部與腳步受傷而已。蕃人說喜多掉了 15 尺深時，被箭竹叢卡住。於是我們朝向北峯排成一列，向山神合十，叩謝神恩，正田氏口頌謝詞。碰到這樣嚴肅的宗教場面，大家不由得感謝到一股山的威靈。

因此我們更加小心地前進，最後通過 2,500 尺長的斷崖路，而來到一處鞍部，位於東合歡山北側，海拔 10,000 尺的營地，已是下午 4 時。

從托博潤以來，一直陪伴照料我們的勝谷、有田兩位警官與 30 名太魯閣蕃人腳伕，今天便要 and 來自能高郡的托洛克蕃交換勤務。原來坂本、增田兩位能高郡的警官已經帶來 20 名托洛克蕃人在此等候多時。原有 30 名蕃人，因等候多時而用掉了一些糧食，行李減輕了，只留下 20 名蕃人。（按：當時的合歡越嶺道，還相當原始，所以需要警官與蕃人沿途保護、照料。）

晚飯以昨天吃剩的鹿肉佐餐。黃昏時又開始下雨。東合歡山的北側（今寒訓中心附近）有五棟蕃人的獵屋，四周是鐵杉林，所以不怕風雨。今天在東合歡山的山腰抓到一條毒蛇，放在空瓶裡，加一些酒精，做爲標本。

8月6日，黎明以前起床。晴空萬里，氣溫華氏50度，氣壓515mm。今天要與托博潤的蕃人告別。雖然是短短的幾天相處在一起，也算今生有緣，彼此排成一列，齊呼「後會有期！」惜別之情湧現於每一個人的臉上。

因為我們志在攀登北合歡山，先下降1,000尺，然後陡升1,500尺。過了一片淺箭竹坡後，隊伍進入冷杉林，鑽進茂密的箭竹林，最後來到一個鞍部。（按：當時沒有路）北合歡山基盤很大，攀登了大半天，還不到山頂，看到前面一個突起的峯頭以為是山頂，但是上面又有一個峯頭，好像在趕山頭似的。關原在眼下，立霧溪谷也可以望見。前天登頂的奇萊主山北峯不愧是一座大山，突兀峻峭的山容，傲視群峯。

短箭竹林生長到山頂，山坡緩和寬大，猶如練兵場。喘氣聲中抵達平坦的山頂。好像只有北面是斷崖，可惜不久濃雲遮蔽視野，無法展望。還沒豎好登山目標，雨點就打下來了，雲層下有雷聲。山頂標高11,200尺，我們不免俗，在山頂齊呼萬歲三次。雨點滲透風衣，頗有寒意。

已是12時30分了，我們就地午餐。今晨7時從營地出發，一共花了5小時才登頂。大腿已凍僵，連彎腰用餐都覺得很痛。蕃人生火給大家取暖，匆匆吃完午飯，便冒雨下山。

回到營地時，發現蕃人已獵回一隻大母鹿，今夜又有鹿肉大餐。我們在山中4夜，吃掉了兩隻公鹿、一隻大母鹿，都是蕃人獵到的，真是一次幸運的山旅。晚餐的菜肴是鹿舌湯、炭烤鹿肝、里肌生肉片等，大家吃起來津津有味。西北雨已過，明天大概會轉晴罷。今天又抓到了一條高山蛇。

8月7日，今天要告別4天來的露營生活，回到人間。這4天來，我們每天喝山泉，呼吸山上的空氣，每夜大啖鹿肉，臉沒有洗過，鬍子也不修，幾乎是過着神仙一般的生活。山上看不到報紙，所以下界的消息完全斷絕，不知日、俄兩國間的外交交涉如何？無論如何，今天就要下山，凌晨3時被叫醒。

我們為了到東合歡山膜拜日出，4時拿着火炬出發。東天已變紅，快要日出了。站在接近山頂的地方等旭日上昇。日出美景百聞不如一見。啊，我們站在11,000尺高的雲上，而下界仍在睡夢中，在「天上」深深地鞠躬，膜拜光彩奪目的旭日，是何等的神秘境地啊！我們合掌三拜後，把壯麗的日出拍攝下來，然後繼續攀登。回顧東方，奇萊主山北峯正北倚屏風山，展現雄姿，絕壁之上是巍峨突矗雲表的峯頭。今天與大前天一般快晴，展望極好，遠處的中央尖山、南湖大山、雪山，以及玉山、郡大山諸峯，近處的能高連峯都映入眼簾。

山頂颳着風，匆匆地齊呼萬歲、拍攝如儀後，經西側斷崖下到鞍部（今武嶺），朝向合歡山攀登。風越來越大，從背後山腳吹上來，所以攀行輕鬆。合歡山主峯是此行最後一個山頭。不久登上山頂，展望與東合歡山一樣好。

遠處看到台中方面的白狗大山、八仙山，埔里盆地也在朦朧淡雲之下。合歡山的主峯、東峯與北峯，依照五萬分之一地形圖都是11,200尺高，每一座山峯的西、北兩側都是絕壁，東、西兩側卻是柔和的淺竹坡。此行一共攀登了四座高峯，包括奇萊主山北峯，可以說是完成百分之九十計劃，身心頓覺輕鬆愉快。

從此要下山了。我們走到往霧社的路口時，發現道路非常好走，與幾天來所走的荒山野外，毫無路迹的路線比較起來，真有天壤之別。快速前行約 2,000 尺後，遇到岔路口，取左路下坡，是一條路迹不清的下坡路，原來「合歡瀑」就在下面。這一段茅草急坡約 3,500 尺長，要通過茅草與落葉松混生的斜坡非常不容易，我們攀援着樹根下去，3 小時後抵達「合歡瀑」。飛泉轟然落下我們只能看到上半部，一般的登山者從霧社前來，體力只能允許他們到這一瀑布，然後原路回去。聽說一般人很不容易到這裡來，爲了看瀑布全景，我們使用繩索，沿着獸迹下降。

依照我們的目測，合歡瀑布高約 200 尺、寬一丈，分爲上、下兩段，水量充沛，極爲壯觀。突然間蕃人看到一隻山羊，便舉槍射擊，兩發槍聲後，正要跳過斷崖的那隻山羊被擊中，掉進草叢裡，真是難得一見的一幕。拍照完畢，便走原路回來。據說我們是第一個拍到合歡瀑布全景的隊伍。

回到路口撥着茅草西下。途中經過一處大崩山，可以說是這次山旅最危險的一次。通過脆弱的崩壞地時，雙手抓着岩角找落腳點，匍匐前進，這幾十分鐘的過程，使人覺得減短了十年壽命。

繼續前行，看到了蕃社與駐在所。蕃童在擔任教育工作的警官帶領下，迎接我們。4 天以來的山旅，使我們很高興看到蕃社。蕃社也是人居住的地方啊。蕃童很可愛，我很想把他們抱起來，用臉觸摸他們可愛的臉蛋，但一想到孩童的頭髮可能長着頭蝨，便放棄了這個念頭。拍照後再前行，我們的背包都由好心的蕃童幫忙我們帶。一路經過幾座鐵線橋，鐵線橋據說是蕃人用撿來的鐵線自行架造的，抵達托洛克駐在所時已是下午 7 時。（按：此行可能由櫻峯下濁水溪上游，過溪後爬上托洛克社。帶隊的警官與蕃人來自托洛克社。當時托洛克社，也就是靜觀，比霧社還要大。）在坂本巡查部長照料下，解開了草鞋（當時沒有登山鞋）。

今天從早上 4 時到下午 7 時，一共步行了 15 小時，行程 12 里（約 47 公里），下降 6,500 尺。我驚嘆自己的好腳力。坂本巡查部長說：「聽說山上有人受傷，爲了多派一名蕃人照顧受傷的人，我將信件綁在這隻聯絡狗頭上，昨天上午 7 時這隻狗出發，今天上午 10 時就跑回來了，隨後把受傷者背下來的就是這個蕃人。」原來喜多同學受到了這麼多關照，我們對坂本巡查部長的機智、完成使命獵狗，以及蕃人的忠誠，不禁發出讚嘆聲。我們受到了坂本部長與夫人的晚餐招待，5 天以來第一次在屋子裡的榻榻米床上安睡一夜。

8 月 8 日，繼續停留一天，一面休息，一面參觀蕃人的生活情形。幸運地能參觀到蕃屋內部、蕃婦的紡紗、鐵工的打鐵、樂器的吹奏、蕃人的跳舞等，在此不贅述。

8 月 9 日，謝了坂本巡查部長兩天來的照顧，一路急行，過了霧社後，在眉溪搭上台車往埔里社。由於古藤郡守（南投郡首長）與渡邊校長的好意安排，在埔里社安睡了一夜，第二天往日月潭。我們在日月潭坐船到對岸，轉往水里外車埕搭火車，於下午 10 時 55 分回到台北車站。我們的校長與家長們都在火車站迎接我們，如此這般，我們完成了 7 月 26 日至 8 月 10 日的一次大旅行。

（昭和 4 年 8 月 14 日，台北一中登山隊員稿）

（附錄四） 合歡古道西段主要部落與據點名稱對照表

日本譯名	英文拼音	中文譯名	地點
------	------	------	----

	Seraokafuni	西拉歐卡夫尼	立霧溪東南岸
	Karapao	卡拉寶	立霧溪西北岸
	Kaitsin	開晉	立霧溪南岸
()	Sakahen	沙卡亨	立霧溪南岸
	Sunmek	孫墨克	托博潤溪西岸
	Toboko	托博潤	托博潤溪北岸
	Buranau	布拉瑙	屏風山東稜
	Lupi	魯比	塔次基里溪南岸
關原	Sekigahara	觀原舊址	塔次基里溪南岸
畢祿	Pilu	畢祿（碧綠）	中橫公路碧綠站西側
合歡山根據地 （合歡山警官駐在所）	—	昆陽	霧社支線
櫻峯	Sakuragamine	櫻峯	霧社支線
追分	Oiwake	翠峯	霧社支線
三角峯	Sankakuho	三角峯	霧社支線
立鷹	Tattaka	博望新村	霧社支線
見晴	Miharashi	清靜農場	霧社支線
霧社高地	Mushia	霧社	霧社支線

（附錄五） 主要參考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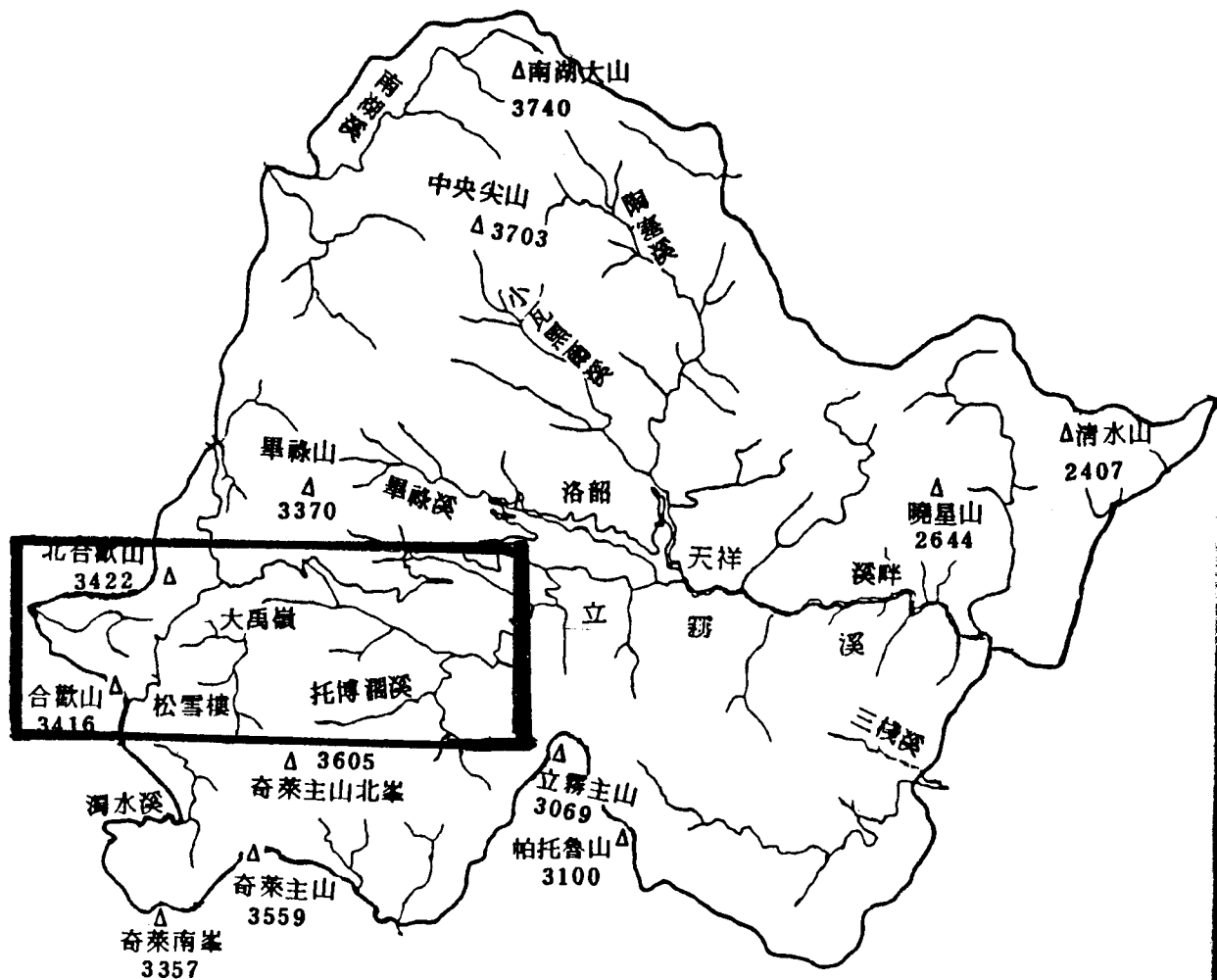
1. 大津麟平『理蕃策原議』——日 明治 42 年

- 2.台灣總督府蕃務本署『太魯閣蕃調查事項』——日 大正2年3月
- 3.台灣總督府蕃務本署『太魯閣蕃事情』——日 大正3年4月
- 4.台灣總督府蕃務本署『五萬分之一蕃地地形圖』——日 大正3年7月
- 5.下田正『太魯閣討伐軍隊紀念』——日 大正3年11月
- 6.檜崎太郎『太魯閣蕃討伐誌』——日 大正3年12月
- 7.賀田直治『台灣中央山脈橫斷記，併太魯閣蕃地視察概要』——大正3年9月
- 8.台灣總督府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番族調查報告書』——日 大正2年~10年
- 9.台灣總督府『佐久間總督治績概要』——日 大正4年
- 10.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誌稿』——日 大正7年~昭和13年
- 11.橋本白水『東台灣』——日 大正11年
- 12.台灣總督府警察本署『五萬分之一蕃地地形圖』——日 昭和3年
- 13.台灣總督府『蕃地調查書』——日 (年代不詳)
- 14.台北一中登山隊『奇萊主山北峯、合歡諸峯 越』——昭和4年
- 15.藤崎濟之助『台灣 蕃族』——日 昭和5年
- 16.鈴木作太郎『台灣 蕃族研究』——日 昭和7年
- 17.移川子之藏『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 研究』——日 昭和10年
- 18.鈴木質『台灣蕃人風俗誌』——日 昭和7年
- 19.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理蕃 友』——日 昭和7年~14年
- 20.台灣山岳會『台灣山岳』——日 昭和4年~19年
- 21.台灣山岳會『台灣山岳彙報』——日 昭和4年~13年
- 22.台灣山林會『台灣 山林』——日 昭和8年~18年
- 23.小森德治『佐久間左馬太』——日 昭和8年12月
- 24.宮村堅彌『合歡越之』——日 昭和15年
- 25.台灣總督府理蕃課『高砂族調查書』——日 昭和13年
- 26.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台灣時報』——日 昭和13年1月
- 27.伊能嘉矩『台灣文化誌』——日 昭和3年
- 28.井出季和太『台灣治績誌』——日 昭和12年
- 29.理蕃 友社『台灣蕃界展望』——日 昭和10年
- 30.台灣總督府鐵道部『台灣鐵道旅行案内』——日 大正10年~昭和17年
- 31.安倍明義『台灣地名研究』——日 昭和13年
- 32.福井公『國立公園候補地，大』——日 昭和8年
- 33.毛利之後『東台灣展望』——日 昭和8年
- 34.田中薰『台灣 山 蕃人』——日 昭和12年
- 35.富田芳郎『台灣地形發達史 研究』——日 昭和47年4月
- 36.小島麗逸『日本帝國主義 台灣山地支配』——1979、1980年
- 37.宮本延人等『台灣 民族 文化』——1987年12月
- 38.楊南郡『太魯閣國家公園合歡越嶺古道調查與整修研究報告』——1986年7月
- 39.台灣省公路局『東西橫貫公路踏勘與測量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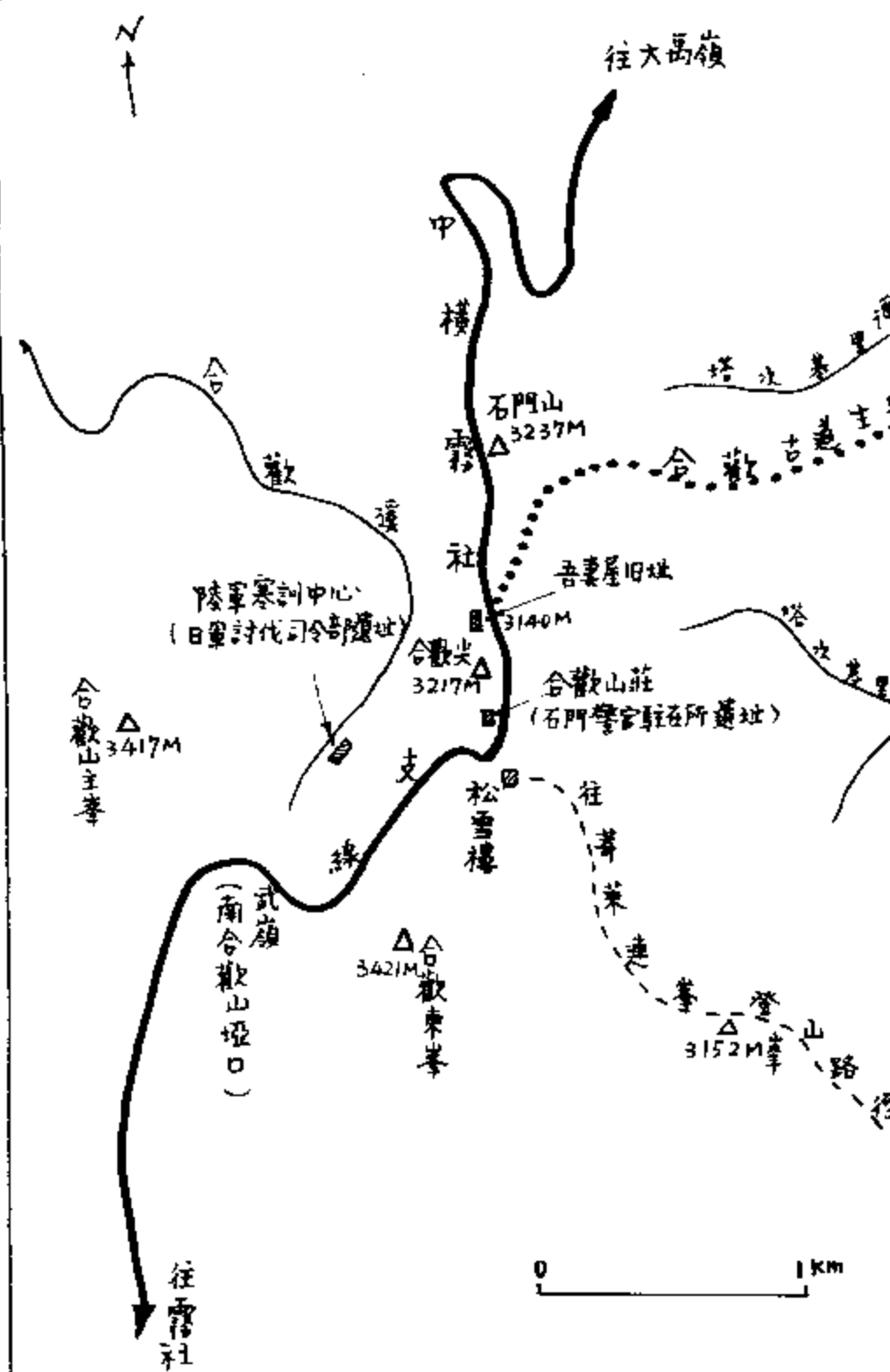
- 40.聯勤總司令部測量署『2萬5千分之一台灣地形圖』——1987年9月
 41.Douglass, Robert W. Forest Recreation, 1982 (3rd Edition)
 42.Hart, John Walking Softly in the Wilderness——Sierra Club Guide to Backpacking, 1977

(附錄六) 報告內引用文獻之里程換算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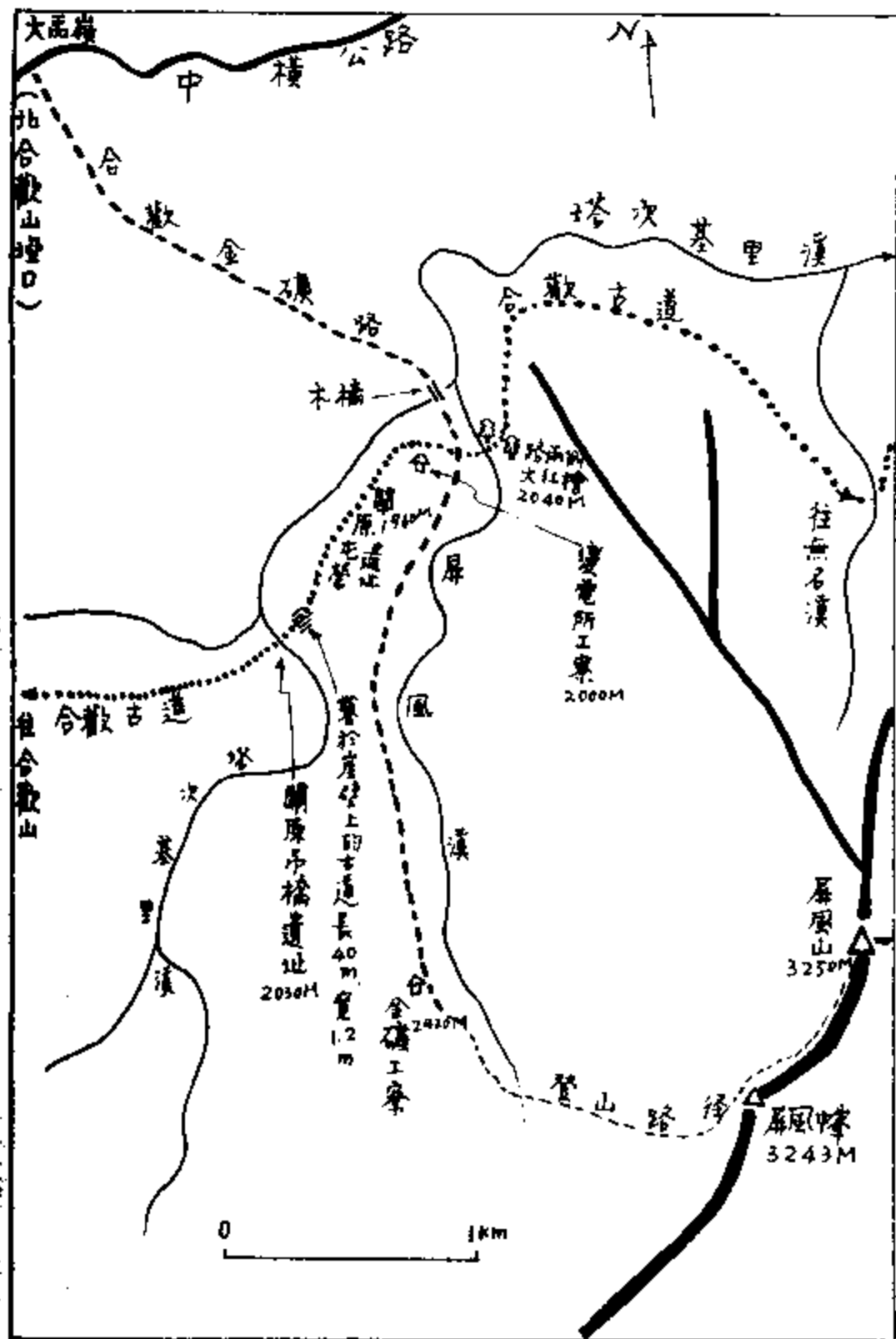
公 里	公 尺	華 里	日 里	日 町	日 間
1	1000	1.736	0.255	9.167	550.03
0.001	1	1.736×10^{-3}	0.000255	0.0092	0.55
0.576	576	1	0.147	5.28	316.8
3.927	3927	6.818	1	36	2160
0.109	109.09	0.189	0.0278	1	60
1.818×10^{-3}	1.818	0.003	0.00046	0.0167	1
華制：1 里=180 丈=1,800 尺 日制：1 里=36 町=2,160 間=12,960 尺 1 台尺=1 日尺=0.30303 公尺 1 華尺=0.32 公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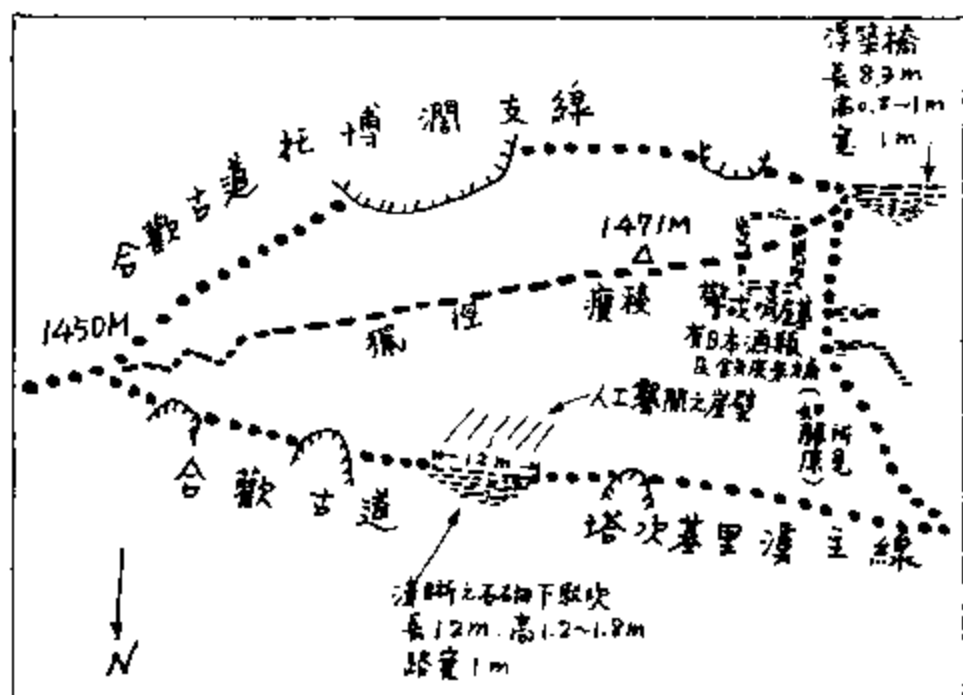


調查範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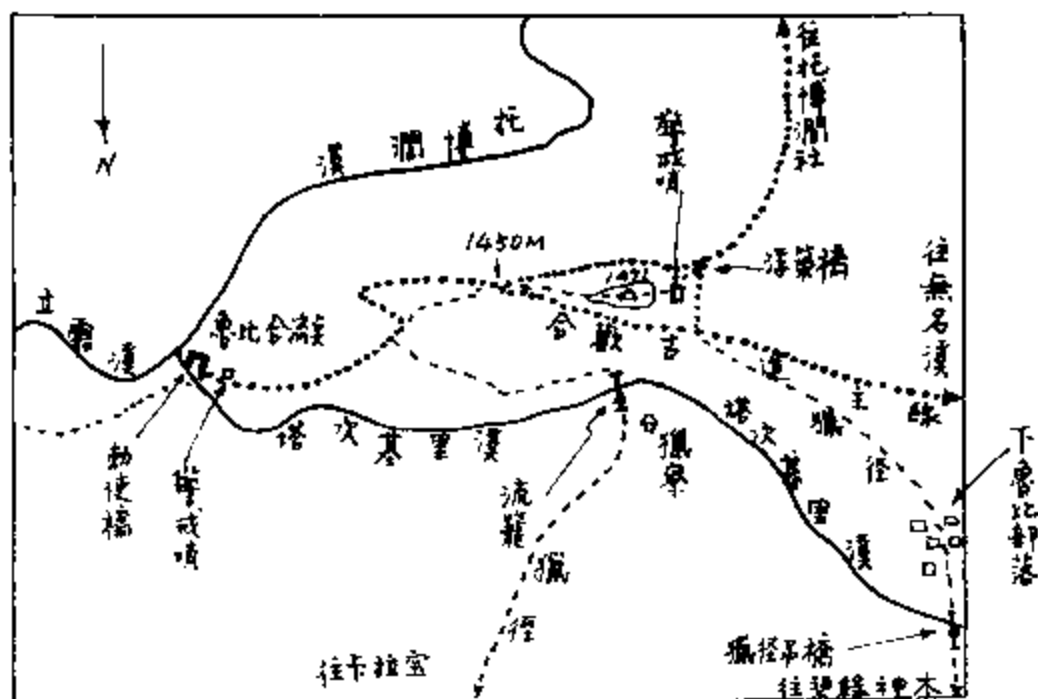


合歡古道塔次基里漢主線西端步道口位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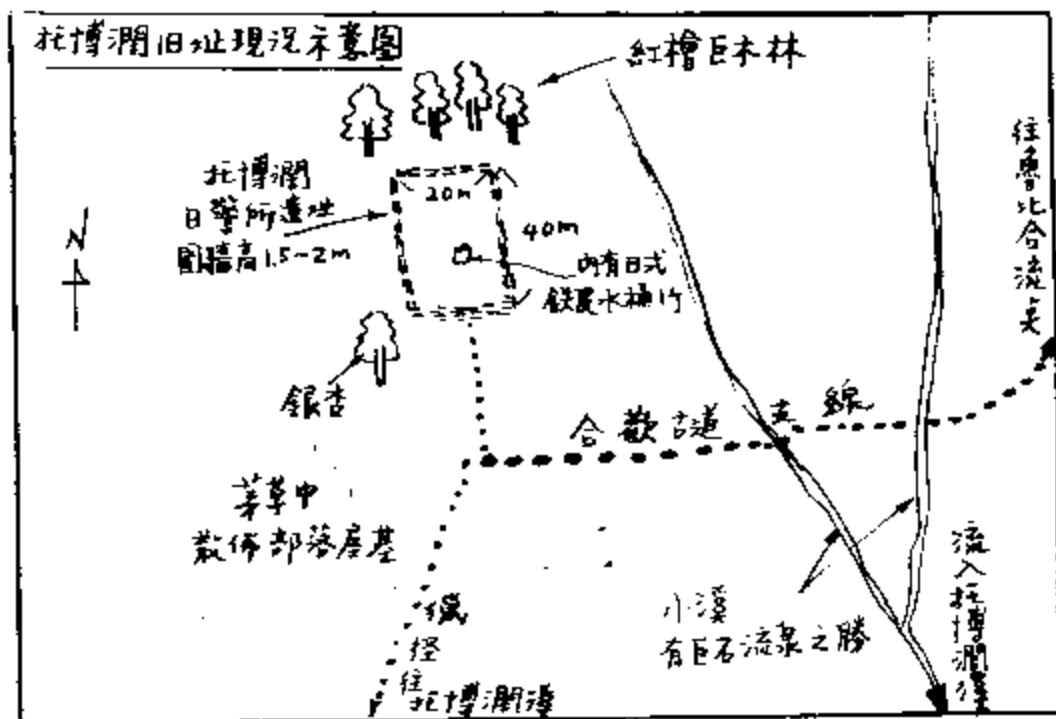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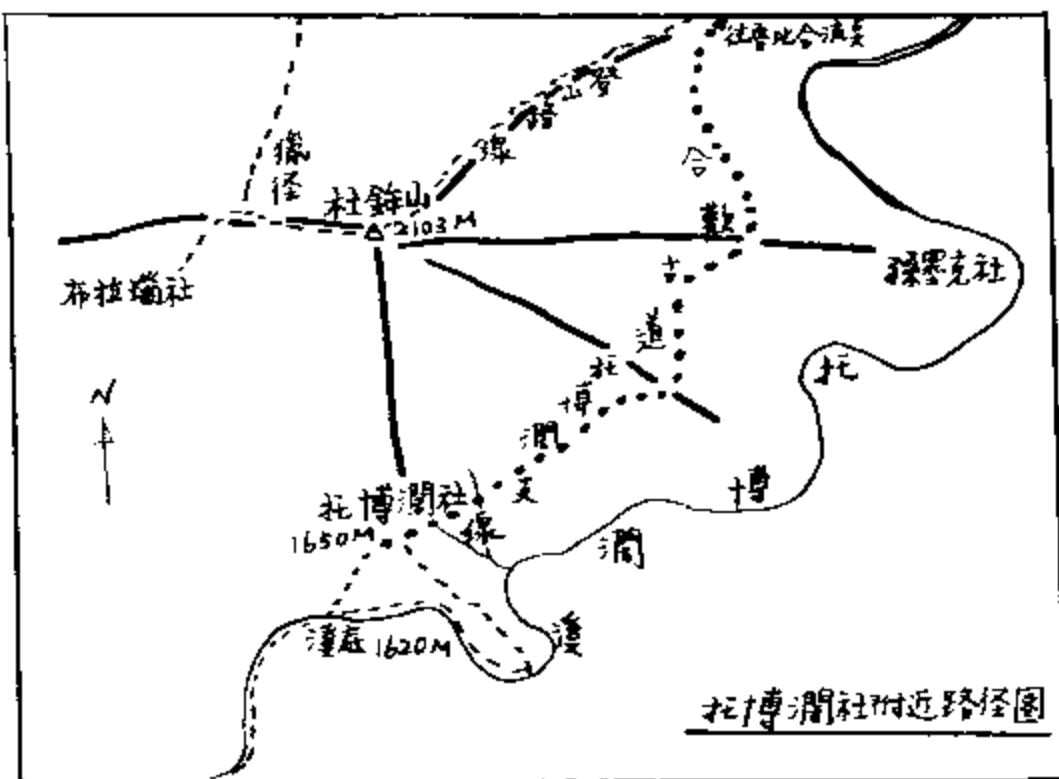




合歡古道塔次基里漢主線與托博河支線相關位置圖



魯比合流點附近合歡古道主線、支線與獵徑之相關位置圖



木士錚山
(托博湖山)

西
↑

庫圖山東麓

無名溪

雷北社

托博湖

勒使橋

王素城

開晉附近遙眺
合歡古道所經之地
王素城餘